藍妮妮

東方客著

藍妮妮

東方客著

星月書系3

藍妮妮

東方客

星光出版社

藍妮妮

東方客著

星月書系

星光出版

藍妮

東方客著

星月書系③號
星光出版社印行

澳門第五號街法國協隆醫院，頭等病房裡躺着一個面色慘白，形容憔悴的女人。

她是被擊傷左脅，一槍由左乳上方打進，後肩背出，未中要害，在醫院裡將近醫治了三個月，總算一條命從閻王殿裡又拉了囘來。

她是香港黑社會裡大名鼎鼎地女大亨藍妮妮，她躺在牀上，盡力囘憶，她是怎樣會到澳門來的，當時她被曹拐子一槍打中後，早已昏迷過去，究竟是誰把她救了出來，救她的人從來沒有露面，她自己當然是模糊不清了。

門被推開，進來一個熟悉的面孔，護士小姐王英，手裡拿着一枝量溫器，習慣地搭着她的腕脈，笑盈盈地對藍妮妮，說：「太太，我向妳報喜啦！韋大夫已關照下來，妳明天可以出院了。」

「是眞的？」藍妮妮興奮地問。

「拿大夫已把妳的病歷表歸檔了，我特來向妳報喜的。」

藍妮妮心裡一陣喜悅，望着王英楞了一下，說：「這幾個月謝謝妳的照應，我想問妳一件事，妳能夠同我說嗎？」

「祗要我知道的，我都會告訴妳。」

「我到妳們醫院裡來，是誰把我送來的？妳不是說醫藥費全部已付清了嗎？皮包裡還替我放了錢，又是誰來辦這件事的？」藍妮妮帶着期望地眼神，看着王英。

「這些我不知道，我們的職務是侍候病人。」王英搖着頭說。

「院長總會知道的吧？」

王英沒有答復，已把量溫器放在她的口內，然後，在紀錄單上塡着：

「脈搏正常，無熱度。」

然後，向藍妮妮一擺手，走了出去。

她迷惘地看着王英背影，心中暗忖：

「這個人眞奇怪，救了我的命，竟不露面，難道他有不能見我的隱衷嗎？」

她這次死裡逃生，但她沒有灰心，她準備出院以後，還要回到香港去，重振她的基業。

她穿着一襲淺藍色睡衣，坐在鏡下端詳自己的容貌，看來已經是弱不禁風，但她那一對閃爍有神的眸子，仍然在發出閃閃的亮光，她略敷脂粉，仍然是風情萬種，多彩多姿，比她沒有被槍打傷以前，毫無遜色。

這就說明藍妮妮還有一番作爲，她還要憑藉她的姿色去掀動一個巨大的風浪。

她過去是個聰明絕世，奇狠無匹的女人，她不甘寂寞，更不甘願沒沒無聞，她在走出醫院第一天晚上，在澳門街市上兜了一個圈子，毫不考慮地就踏進中央飯店的大門。

澳門是有名的「東方蒙哥卡羅」，中央飯店又是澳門一個最大最豪華的賭窟，五層大樓，每層樓上俱是各色各樣的賭台，賭客雲集，一片么五喝六之聲。

她踏上電梯，停留在小樓上面，一眼看見單雙台上尙有空位，她猶如見了故人一般，脚步一滑，人已坐了下去。

她今天打扮得相當俏麗，穿了一身藍底紅花旗袍，外罩一件紫色短外氅，十足是一派貴婦人的作風。

「小姐，要買籌碼嗎？」賭場裡領班滿臉堆笑地問。

藍妮妮眼神在寶盒上，手裡皮包已經打開，五千葡幣已交在那領班手上。

她剛剛下了兩注，已發現坐在她左側下首有一個中年紳士打扮的人，雙眼目不轉睛的盯着她在打量。

藍妮妮是何等人物，不但是閱歷豐富，見多識廣，而且又是情場老手，她一面押注，一面不經意地向那人輕輕一笑。

她笑得非常沉靜，決不含有絲毫輕佻之意，令人高深莫測。

就在她的笑意未收，賭客全神集中在寶盒上面之時，一個紙條裡包着幾個籌碼，輕飄飄地滑了過來。

她沒有感到驚奇，她認爲對方看走了眼，她心中在暗笑，兩眼凝視在寶盒上面，手指却輕輕地將那張紙條撥開。

祗見那紙條上面用鉛筆寫了幾個字，而那幾個字竟使她大吃一驚。

她不期然地側面向那人看去，對方是一個四十幾歲的中年人，濃眉，鼻直，唇上蓄短髭着，一個容易被女人吸引的面孔，舉手投足之間，不像是個黑社會裡人物。

「咦！」她心裡極其驚愕，又在紙條上看了一遍，「祝妳健康出院。」這六個字把她弄得迷糊不清了。

「他會是醫院裡的人？」她喃喃地說了一句。

說實在的，她這次進院出院，除了醫院裡的人以外，委實沒有人知道。

她善意地向那人點點頭，表示謝意之外，又準備在押注了。

那個人却沒有放鬆她，已然繞在她的背後，俯身在她耳邊低低地說：「藍小姐，可以等一下賭嗎？我想請妳到休息室去談談！」

這種煩擾，要換在平時，她會憤怒地回頭罵他兩句，今天她沒有這樣做，她很爽氣地答應了一個「好！」字，她把籌碼往皮包裡一放，身子已隨着站了起來。

她在休息室裡靜靜地端詳着那個人，沒有出聲，這是她一貫的作風，她在沒有摸清對方底子以前，沉着應變。

「抱歉得很！打擾妳的賭興！」那人很禮貌地說。

「沒有什麼，我是興之所至，來消遣玩玩的。」

「是今天出院的麼？」

「是！」

「打算在澳門再住幾天？」

這種問話，在藍妮妮想，已超出他的範圍，所以她不想回答，於是，她從皮包裡拿出一枝烟，燃着了火，慢然地吸着，眼珠子在打轉，似乎在另外想着心事。

「今天的賭運不佳吧？我擔心妳皮包裡的錢會不夠用的。」那人打着哈哈說。

藍妮妮不禁凜然，她意識到面前這個人有點不尋常，頓時把臉一沉，說：「這是我的事，希望你放尊重些，假如你請我來沒有話可說，恕我不奉陪了。」

她拿着皮包，身子已準備起立。

那人見她態度倨傲，微微一笑，也燃起一支烟，口裡喃喃地，說：「香港那面，危機四伏，還是在澳門居住一些時爲妙，如果一萬元不敷用的話，錢是沒有問題的。」

「你說什麼？」藍妮妮驚愕地問。

「我是在關心妳。」

她此時已無法再緘默，她要打開她這次到澳門來的謎，於是，她用極機警地眼光向那人看着，終於把頭低了下去，說：

「謝謝你的厚意，這一萬元，我到香港後會加倍奉還的。」

「妳還打算回香港去嗎？」

「自然要回去……」

「恐怕有問題吧！」

「我不知道有可怕的事！」

「三個月前，妳把曹拐子打死了，轟動整個香港，而妳又恰好在那個時候負傷到澳門就醫，妳要一回去，香港警署就就會立刻逮捕妳的。」

「他們找到我的證據？」

「有人證。」

「是誰？」

「妳那個保鏢阿許已被逮捕了。」

藍妮妮聽了一驚，雖然她對於阿許被捕，沒有放在心上，雖然她在香港警署方面有充份的人事關係，但她顯然已把回香港的念頭動搖了。

她此刻已知道救她來澳門的人，就在眼前，她委實想不出他何以會被他救出的原因

。一個在黑社會混過的人，自然懂得江湖上的恩怨，於是，她在略作思考之後，淺淺一笑，道：「這樣說來，閣下知道我的事情太淸楚了，請問閣下貴姓，何以會對我藍妮妮特別垂靑？希望你能坦誠相告！」

「我是華雲龍，過去我這個虛名妳也會聽說過吧？藍小姐，我們總算有緣，那天我爲了一批貨色在香港辦得不順手，去找曹拐子，一進門，見妳們兩人躺在血泊中，曹拐子已斷了氣，而妳的彈口幷未打中要害，我當時以爲妳們倶是被仇家謀殺，天下那有見死不救的道理，所以我未加考慮就把妳帶到澳門來了！」

華雲龍這個名字，使他聽了大爲震駭，他是澳門龍社的老大，在澳門是個風雲人物，眞是耳聞不如目見，不想竟是個這樣斯文的人，她不禁油然起了敬佩之心，不談自己的命是人家救的，就憑華雲龍三個字，也值得同他攀個交情。

藍妮妮這時已到了山窮水盡之時，難得遇到這樣一個「亨」字號的人，於是，腦子很快的打了一個轉，她用借重他了，忽然奇峯突起地提高了一個調門，說：「華大哥，我眞是要謝謝你，不但救了我的命，還在爲我打算，那麼，我祇有暫時呆在澳門避避風頭了。」

「這是唯一的辦法。」華雲龍瞟了她一眼。

「那不是太打攪了你嗎？」

華雲龍滿臉慷慨之色，說：「不算什麼，祇要你不嫌委曲，就在中央飯店住一些時，我會派人照料妳的。」

華雲龍在澳門的確是個炙手可熱的大亨，「龍社」也是澳門勢力最大的黑社會組織，他的爪牙遍佈在每個角落裡，中央飯店就是「龍社」的大本營。

他是擺水菓攤起家的，憑藉他的硬派作風，在澳門打出天下，把澳門所有的黨派一網打盡，沒有給他們抬頭的機會。

他這個人仗義勇爲，喜打不平，十年前他爲了同一個僅有的敵黨硬碰，小腹下面被人用匕首劃了兩刀，把他生命最可貴的地方割去了一半，從此他就不能人道了。

這就是他闖江湖，打天下的結果，他愈是有這樣的缺陷，心理上愈是反常，他要找的對象，選擇更爲苛刻，而近於殘酷了。

他對於藍妮妮這樣的女人，有着極濃厚的味口，至於，他把她得到了手，女人的痛苦，他就管不着了。

他同老么是拜把換貼的弟兄，老么死在方傑手裡，是盡人皆知的事，在老么死後不久，他要去找方傑算這筆賬，後來因爲澳門的事分不開身，又因强龍不壓地頭蛇，一直就延着沒有到香港去，可是，這口氣，遲早總是要去的。

藍妮妮祇知道他是個英雄人物，又救了她一條命，她在感激之餘，心裡上巳對他發生一種不可抵抗的力量，何况她本身又是個絕代的尤物，是個極不甘願寂寞的女人。

她在歡場中是受人歡迎的，她有絕大的本錢，那就是胸部奇大，腰圍又細得出奇，這是她的特色，任何男人見到她都會眼熱，耳紅，極希望一親芳澤。

她是離開不掉男人的，否則，做什麼事也沒有心思，她如果穿的是一襲緊身的衣服，那付嬌軀上，幾乎會冒出火來。

她有一種特殊的風韻，那是在她胴體之外的一種無形、而又似有形的東西，這種風韻，具有最大的吸引力，華雲龍看到她自然也不能例外。

她是一個過慣夜生活的女人，這兩天可把她悶苦了，華雲龍既沒有露面，她祇有躲在房裡，偶爾也在單雙上押上兩注，她的賭術是從方傑那裡得來的祕訣，每押必中，但是她祇在押贏了兩注之後，隨手將贏的錢賞給送錢來的僕歐一部分，就不再繼續賭了。

她知道這家賭場是華雲龍開的，她不能暢所欲爲地去贏他的錢，這就是藍妮妮聰明的地方。

這兩天她在等華雲龍，自己刻意的打扮，想博取他的歡心，她在等不到華雲龍的時候，有時亦黯然神傷，她懷疑自己過去太浪漫，被他輕視而不來親近她。

這天，她穿着一襲長可及膝的睡衣，裡面精光光的地沒有內褲，她要顯出她豐滿的胴體，所以儘量要求暴露，這是她一向的習慣，祇要她高興，就是房裡有陌生的人，她也是照樣不避諱的。

她是個喜歡盡情享受的人，過去她同方傑，有一個時期，在閨房中的精神與肉體上的享受，確實是多彩多姿而又夠絢爛的。

後來的一般男人，她不過是隨便玩玩，等到滿足她的要求之後，她就棄之如敝屣了。

她對於華雲龍有着極大的期望，她現在巳在魚鈎上面下了食餌，祇要他游到自己面前，就不怕他不上鈎了。

她正在焦灼不耐的當口，房門啓處，使她眼睛一亮，華雲龍緩緩地踱了進來，一面

連聲地向她道歉說：「這兩天實在太忙，沒有來陪妳，請藍小姐多多原諒！」

她的兩隻亮眼珠子向他一瞟，說：「我都想走了，眞太膩死人的，香港那邊我實在丢不開，不要說別的，就拿熟人來說，也過得熱鬧些。」

「我不是來陪妳了嗎？」

「喲！那敢勞你的大駕，祇想你派個把懂事的人來，我也好同他談談，解解悶呀！」

她的語意雙關，顯出極嬌媚的神色。

華雲龍陡然向她渾身上下打量，猛覺一陣心跳，她的胴體是健美的，皮膚潔白，兩條大腿上有如上了一層滑油，肌膚冰清，如果不是那件紫紅色的睡衣遮着，什麼都露出來了。

華雲龍是個久經戰場的人，在他手上玩的女人也太多了，竟然沒有看見過這般大胆作風，不覺心馳神往，正想走近一步，下意識地一想，連忙縮住了脚，嘻嘻一笑，說：「藍小姐，妳確是個爽快明朗的人，我就喜歡妳這副神態，假如妳能常久住在這裡，我一定盡心竭力為妳效勞。」

一陣吃吃的笑聲過後，她拿着一支烟，柳腰一擺，走了過來，把烟送在華雲龍嘴上亮着打火機替他把烟燃着，用手指在他臉上輕輕一抹，說：「你眞害人，要我住在這裡，又不見面，是吊我的味口，把人都急死了。」

藍妮妮把他看作情人一樣，舉止談話之間，輕佻得毫無顧忌。

她手裡在動，口裡又不停地在說：「華老板，華大爺，你說的話可不要打折扣呀！」

她瞇着兩隻媚眼，在等華雲龍答話。

「嗯！哦！哦！妳藍小姐有事，我一定照辦，我……我一定效勞！」

他彷彿神智已經昏迷，又彷彿是在思索一件事，身子不經意地向後一退，倚在一張沙發上面。

藍妮妮却沒有放鬆他，人已跟了過去，一隻玉臂搭在他的肩上，一陣晚風，把她週身的香味透進他的鼻中，使得他情不自禁，早已忘記自己地缺點——無能為力，終於，他的兩手指兜着她的玉臀，把她摟抱在懷中。

藍妮妮服貼得像一隻小貓，蜷伏在他的胸前，盡情的享受他的溫暖，她已經三個月

沒有同男人親近了，她渴望着在他身上找到發洩！

她們此時已移到一張席夢思牀上，華雲龍如一隻餓虎伏在她的身上，把她壓得透不過氣來。

這正是藍妮妮所需要的對象，她心裡在安慰，她閉着眼，任他擺佈。

當她在沉迷中，忽然發出異樣的叫聲：「死鬼，是怎麼搞的，不行……不行……」

粉紅色的臥室中，有一件最不足爲外人道的事，使她呼呼發出嬌喘，當她沒有得到肉體上滿足時，她狠狠地咬了對方一口。

她兩手用力一推，翻身下床，在冰櫃裡取出一瓶冰水，飲了半瓶，她猶如大夢方醒，氣呼呼地大聲叫着：「華雲龍，你欺負人，好！我要回香港去，我不能同你這種沒有人味的人在一起混。」

她急得兩足亂跳，伏在椅子上痛哭起來。

「藍小姐：是我不好，唉！我不該……」

他尷尬地整了整衣領，從身上掏出兩大疊鈔禁，放在牀頭几上，說：「不要這樣，妳受了委曲，我會補償妳的！」

「補償，什麼補償，這種事能補償的嗎？」

華雲龍尷尬地一笑，沒有再說什麼，砰地一聲，房門帶上，他已走出了房。

從這天起，藍妮妮如同一隻金絲雀一樣，被關在中央飯店三樓房間裡，不能越出房門一步。

她一生玩弄男人於掌握之中，不想這次竟被華雲龍玩弄了，而且玩弄得不尷不尬，她彷彿做了一場惡夢，越想越覺得不是滋味！

她已知澳門不能立足，她想到華雲龍說的話，全是一派謊言，她不信香港方面會對她不利，從她經驗中體會出，她回到香港是不會發生問題的。

「你替我把華雲龍找來，混賬！難道我走出去看看都不能嗎？」她對站在她的房外一個大漢說。

「是！藍小姐，請妳原諒嘍，我們華大爺沒有吩咐，我不敢遵命！」

「他不准我出去，要叫我死在這裡嗎？」

「我們華大爺會來的，藍小姐，妳再委曲兩天，讓小的好有個交代！」

她想撞了出去，那大漢的一隻粗壯有力的手臂已把她攔住，她急得在身上亂摸，如

果有武器，她會毫不猶豫地將那大漢打死。

她祇有退了回去，她焦急萬狀，在房裡團團亂轉，一聲敲門的聲音，聽得她慌了手脚，她想華雲龍來替她解決問題，但她又怕見華雲龍的面，她怕他再來糾纏她，無法使她安靜。

她還沒有來得及考慮，猛一抬頭，進來的人就是華雲龍。

「藍小姐，妳在找我嗎？」華雲龍嘻嘻地笑着。

「嗯！不錯，我找你！」

「我知道妳的心，可是……妳那個心事是白白的用了。」

「華雲龍，你不要仗勢欺人，你打聽打聽，我藍妮妮是好惹的嗎？」

華雲龍一陣哈哈大笑，說：「藍妮妮，我早已打聽過了，麗都夜總會的老板，香港黑社會的女首領，還有一個靠賭場裡混混起家的方傑的棄婦……」

「你可把我挖苦得夠了吧，華雲龍，我不同你說這些，我現在祇請你把我放回去！」

「妳眞的要走嗎？」

「走就是走，而且走定了，請你不要再明知故問吧！」

華雲龍矜持了一下，說：「藍小姐，澳門不是香港，我華雲龍在澳門這一點份量，大概妳還沒有摸淸呢！」

「有什麼大不了的，關着門欺人，哼！你不放我回香港，我藍妮妮總有一天槍口會對着妳！」

「藍小姐，妳耐耐心吧！」華雲龍轉變語氣，溫和地，說：「我們的關係倒底不平凡啊！我這點缺陷不能滿足妳，就當眞的拿我當做仇人嗎？話又說回來啦，我們這馬子事，能對外人說嗎？妳怨，我怨，誰也不能怨誰！」

「橋歸橋，路歸路我們把那擋子事擱在一邊，歸結一句話，我現在不想在澳門呆下去，再說，香港那邊我還有未完的事，如果妳華大爺講交情的，就請你不要留住我，咱們後會有期。」

「嘿！嘿！說來說去，妳還是要走。」華雲龍把口中的烟噴了出去，說：「照說，在我手裡玩過的女人，要想飛出籠中，那是不可想像的事，妳！總算是個例外，好！在我沒有發出命令放妳離開澳門以前，我要妳答應一件事，我們以後還可以繼續合作。」

藍妮妮是個爽氣的女人，媚眼一轉，說：「華大爺，你吩咐吧，祇要我能回去香港

，就是上刀山，我也要去滾呀！」

華雲龍又是嘿！嘿！一笑，說：「其實！這件事妳也是願意做的，不過，妳現在的力量不夠，一時恐不容易得手，祇要妳點頭與我合作，妳在香港那份基業就不難恢復了。」

藍妮妮看他在兜圈子，當然她知道華雲龍眼前的力量，心想：「祇要能利用他，等我到了香港，還怕不是我的天下嗎？」

「華大爺，什麼事，你說吧！難得瞧得起我藍妮妮，我願意同你合作到底。」

華雲龍忽然雙眉一蹙，面露殺機，說：「妳到了香港，第一件事就是先把方傑幹掉。」

「幹掉方傑！」使她大爲吃驚，他同方傑有什麼過節，出乎她意料之外。

她一提到方傑，仇和恨湧上心頭，但是，方傑豈是個容易對付的，她在沒有到澳門之前，爲了這件事，用盡心機，沒有絲毫結果，如今，自已的力量已削弱得無能爲力，這趟回到香港，又拿什麼去同方傑硬碰呢！」

華雲龍已看出她面有難色，沉着臉，說：「我既然要妳去做，就不會難爲妳，不過

，妳不要口是心非，說了不做，那我華雲龍刀口子就會轉向的。」

「請你把辦法拿出來。」

「妳先回去，三天之內，我派人到香港去找妳！」

藍妮妮是個眼動眉毛眨的女人，她的雄心萬丈，這趟回香港，正愁沒有着落，她也不問華雲龍與方傑究竟有什麼仇恨，此時，她希望先回到香港，料定華雲龍對她必有幫助，於是，她輕輕一笑，說：「華大爺，那麼我們就此一言爲定，請妳發出命令，把防線撤掉，我該走啦！」

華雲龍笑了，他似已把剛才的事忘得一干二淨，他的變態心裡又在心裡發酵，他把身子移了過去，湊着藍妮妮耳邊低低地說了兩句，臉上頓時又顯出得意之色。

「死鬼，你把人都害死了，那天我一夜都沒有好睡，不……不……怎麼說，我也不能依你……」

「就是這一次，妮妮，我……我會……」

「不要胡說啦！除非你轉世投胎，我不再上你的當了。」

她把臉讓了過去，其實，她已經心神飄蕩，假如華雲龍是個正常的人，她會馴服得

如一條綿羊似的，倒在他的懷內。

華雲龍就是這個調調兒，他有他的一套，妳越不肯，他越會要妳難熬，他就是喜歡看女人得不到滿足的那股子勁，說得恰當些，這就是他心理變態的虐待狂。

藍妮妮又是個秉賦特異的女人，她不願受這個折磨，她又跟一般女人心理不一樣，她平時作風大胆，敢作敢為，一切都順着自己的個性發揮，她怕華雲龍虎頭蛇尾，但她又不願放棄對方惡狠狠地那個勁，矛盾在她腦子裡打了一個轉，終於，被華雲龍拉到床上去了。

經過一番死纏活纏之後，當然仍是「外甥打燈籠」（照舊之意）這次藍妮妮却沒有像上回一樣的失望，彷彿得到了相當的滿足，其中究竟什麼道理，除了她們兩人身歷其境之外，自然沒有人知道了。

她蓬亂着散髮，嗲聲嗲氣地，說：「這該滿意了吧？我的華大爺，明天一早我要走啦，還有什麼事交代嗎？」

華雲龍得意地一笑，說：「妮妮，眞有妳的，要照今天這樣，我眞不想妳走呢！」

「不要胡說，好吧！天都快亮了，你再不發命令，我就掀你的底牌。」

「好！好！我即刻叫他們撤除監視網，妳到了香港以後，可不要忘記我這塊廢料呀！」

「得了，我的華大爺，我會照你的話去辦的，我會時時刻刻想你的。」

果然，藍妮妮在天剛曙明之時，梳理完畢，手裡提着一隻沉重的皮箱，走上了來往港澳之間的第一班定時輪船。

這個神通廣大，心狠手辣的女人，這次回到香港，有如猛虎歸山，在黑社會裡又將掀起無邊風浪了。

2

方傑放下顧媚打來的電話筒，心裡有一種說不出的喜悅，這是他多年來的夢想，他爲了林岫雲，吃盡苦頭，在赤柱監獄裡挨了三年，今天終於達到了他的願望。

儘管林岫雲已不是當年那樣的完整，她已嫁過了老么，但是，那不是她自願的，他認爲她的一顆心，仍然是純潔無疵，而是屬於自己的。

他諒解她，所以他一定要得到她，他立在電話機旁，略作思考，正要舉步的時候，發覺身旁站了一個人，那是黑寡婦，他顯得極度慌張，漫不經意地向黑寡婦發出一聲苦笑，說：「眞麻煩，剛才香港方面來電話，有緊要的事，找我商量，不去吧，對不住朋友，其實，却是瞎扯淡的事，我正想歇歇呢！」

他說得有點詞不達意，滿臉不自然的神情。

「倒底是誰嗎？要這樣緊張。」

方傑楞了一下，說：「是一個老弟兄，在那邊擺台子，還不是因爲我有點牌頭，要

叫我到一到，論理嗎，這是我們圈子裡的規矩，總得給他們一個面子的。」

「要是不去呢？」

「那人家會說我不受抬舉的。」

「我就不要你去。」黑寡婦一沉臉，說：「我們有的是錢，要人家抬舉什麼？」

「我的太太，我要這樣做，我還能在這圈子裡混嗎？」方傑已是焦灼不安。

「成天就是圈子圈子的，我早同你說過，不要幹這行，那般人我看得太不順眼，你打個電話去把它回了，我今天脚步子發癢，你陪我到麗池跳舞去。」

這一來，把方傑的脚絆住了，他一向是不敢違背她意思的，可是，今天這件事，非同小可，假如不去，那會把事情弄糟的，假如去了，又關係着他同黑寡婦的問題，一個槽上拴不住兩個叫驢，他躊躇起來了。

「太太，我去香港照個面就回來陪妳，好吧？現在天色還早，跳舞還不是時候，我向妳請兩小時的假，說實在的，惱了那般人，我以後的話就說不響了。」方傑低聲下氣地說。

「好吧！超過兩小時，回來我同你算賬。」

方傑如釋重負，趕緊換了一身西裝，向黑寡婦臉上親了一下，說：「我一定在兩小時內趕回來，太太，妳等我好了。」

就這樣已被她躭擱了一小時，方傑一看錶，已經七點，他匆匆過海，攔住一部「的士」，直朝跑馬地飛馳而去。

天空晴朗，月明如洗，方傑坐在車上，心裡直在打鼓，他想，這一次會見林岫雲，不會再給她跑掉了，他雖然爲她吃了苦，可是，她也爲他受過罪，他要好好地安慰她，使她盡情躺在自己的懷抱之中。

他按照顧媚給他的地址，吩咐司機，說：「跑馬地一四四七號下車。」汽車進入跑馬地，他心情緊張萬分，人伏在前座靠背上，兩眼直視，希望即刻到達目的地。

汽車繞了兩個彎，忽然被前面的一個警探揮手止住：「停車，不要再往前面開進了。」

司機猛一剎車，方傑探頭向前進方面看去，祇見兩部紅色警車在距十丈以外地方停着，警探林立，交通已被封鎖。

方傑祇好下車，被阻止在交通封鎖線以外，正當他徬徨不耐之時，一部警笛車飛馳

來。

「周幫辦，是這裡出了命案？」方傑看見中環警署華人幫辦周大成，急迫地問。

周大成一看是方傑，點點頭說：「是兩條命案，早半小時才發生的。」

「我可以進去看看嗎？因爲我有兩個朋友住在這封鎖線裡面。」

周大成稍一遲疑，說：「他們住在那座房子裡？」

「一四四七號樓下。」

周大成「哦」了一聲，說：「命案就發生在那座房子裡，好吧！我帶你進去看看。」

方傑聽了異常驚慌，隨着周大成走到了現場。

祇見現場一片混亂，房子裡面躺着兩具屍體，一男一女，男屍頭中一彈，腦漿迸裂，面目全非，死狀極慘。

那具女屍彈穿胸膛，血流如注，仰面躺在男屍身邊，令人目不忍睹，慘絕人寰。

有一個警探正在爲現場拍照，屋內傢俱東倒西歪，似乎在凶殺前經過一場格鬥。

方傑看得心驚胆怯，他仔細觀察女屍的面貌，似是顧媚，那男屍已被槍彈打得血肉

模糊，根本看不出是誰。

周大成是刑事幫辦，對於凶殺案件，經驗相當豐富，他在偵察現場以後，對方傑說：「這兩名屍體，你認識是誰嗎？」

方傑指着顧媚的屍體，說：「這是唐川的太太，我曾經見過，那男屍我不認識。」

「你是應誰的約會來的？」

「是唐太太！」

「她約你來做什麼？」

「我是來看林岫雲的。」

「林岫雲？」周大成愕然地問：「你的確知道她也在這座房子裡面嗎？」

「據唐太太打電話給我，林岫雲是在這裡等我的。」

「那麼這件案子有線索了，祇有找到林岫雲，就知道誰是凶手。」周大成略作考慮又說：「難道會是林岫雲幹的嗎？」

周大成兩眼盯在方傑臉上，繼續又問：「你接到電話距離現在有多久？」

「大約有一個半小時。」

「你是從九龍來的？」

「是的！」

「方老板，這是一件謀財害命的凶殺案子，報案的是個男人沒有露面，林岫雲當然也是主嫌，好！請你先回去，我們還要繼續偵查。」

方傑對於這件撲朔迷離的凶殺案子，也感到奇特，他當然不會相信是林岫雲做的，但是，林岫雲呢？她既沒有報案，她在現場，如果不與凶手同謀，她會倖免嗎？

假如林岫雲又再度被人擄走，那這個凶手是誰呢？至於周大成所說的是謀財凶殺一節，似是可信，因為顧媚用計騙走藍妮妮的巨額款項，是盡人皆知的事，難道是藍妮妮派人報復的嗎？

這些問題，一時俱找不到答案，他已無再留在現場的必要，於是，他向周大成告別，無精打彩地走回九龍去了。

他剛剛一走進九三俱樂部，他手下的爪牙小葉已向他報告，曹拐子同藍妮妮火併，藍妮妮在受傷後，已被人救走，警署正在偵查這件案子的消息。

「這就奇怪了。」方傑喃喃地說：「她自己同曹拐子火併，而且也不找個對手，論

份量，曹拐子是個什麽東西，她犯得着這樣做嗎？」

方傑在思索着顧媚這回事，如果是藍妮妮派人幹的，她自己反而避重就輕，去和曹拐子火併，除了她，又有誰會對顧媚有這種仇恨，除了她，更沒有人去在林岫雲身上動腦筋了。

「香港這個圈子裡越來越神奇了。」方傑對小葉說：「你去打聽打聽藍妮妮的行踪，我要去找她，也許是她故佈疑陣，她派人去報復顧媚，又把林岫雲刼走，她想逃避警署的視線，哼！我方傑非找她要人！」

「你認爲她同曹拐子火併這回事，不是眞的嗎？」小葉說。

「嗯！八成是她在故弄玄虛，除了她，還有誰會同我過不去！」

「老板，聽說她已經離開香港了。」

「她眞的跑了嗎？她把林岫雲也帶走了？」

「不會的，我聽說她確實受了傷，是被澳門華雲龍，華老大救走的。」

「糟！糟！」方傑一連說了兩個糟字，華雲龍是他的對頭，他無法猜出華老大何以會同藍妮妮搭上線，這兩個人如果合作上了，林岫雲的事丢在一邊不說，自己這塊地盤

就不保險了。

「你的情報可靠嗎？」

「當然可靠。」

「是從那方面得來的？」

「是華老大的弟兄傳出來的。」

「唉！我這條命很危險了，她們兩條毒蛇會來纏死我的。」

方傑彷彿已知道這條命要送在她們手裡，他對付一個藍妮妮已是精疲力盡，再加上華雲龍，他顯然已有招架不住之感。

他想到自己的實力，想到顧媚的凶殺案件，又想到藍妮妮挾着華雲龍的力量，捲土重來，不禁機伶伶打了一個寒噤。

港澳的輪船上，藍妮妮悠閒地捧着一本電影畫報，臉上放出誘人的光彩，她的美麗，妖艷，船上的人都被她吸引住了。

看她那副消閒自在的模樣，如果不知道她的人，決想不到她是一個比蛇蠍還要毒，而且是個殺人不眨眼的女人。

她這次回來，雖然消瘦點，但是比以前更覺俏美，她在安閑中顯出得意的神情，她得到華雲龍的支持，再不需要向任何人低頭，而有恃無恐了。

她的那隻沉重的箱子內，究竟裝些什麽，沒有人知道，就憑她這箱子內的東西，已足夠她重整基業，她在華雲龍身上已得到相當的報酬，不虛此行呢。

她在走上香港碼頭的時候，祗向檢查人員點了點頭，就很順利的上了岸。

那知她剛一跨動脚步，就有個人跟了上來，在她耳邊低低地說：

「小姐是到香港大酒店麽？」

她猛然一驚，回頭向那人看了一眼，只見一個二十上下的小伙子，很機靈地瞪着大眼看着她。

「你是什麽人？」藍妮妮高傲地問。

「華大爺叫我來侍候藍小姐的。」

「哦！你是澳門『龍社』派來的。」

「是的。」

「你叫什麽名字？」

「小的叫華福。」

「你同華大爺什麽關係？」

「小的是華大爺收山門的老么，『龍社』的弟兄！」

「啊！那太好了，我正需要你這樣的人！」

她又向華福盯視了一眼，說：「你替我叫一部街車，我們即刻到香港大酒店！」

她原來是香港大酒店的常客，茶房見了她來，笑臉相迎，把她引到二樓貴賓的房間內，這是一個三間的套房，富麗堂皇，她坐在外間會客室裡，笑着對華福，說：「你們華大爺辦事眞週到，他是什麽時候派你來的？」

「我也是和藍小姐同乘一隻船呀！不過我坐的是三等艙，船一攏岸，我就先下來侍候妳啦！」

「你就是這項任務嗎？」

華福臉一紅，說：「華大爺命令我常川在這裡爲藍小姐服務，我這次來香港的任務，是代表華大爺全權處理這邊的事，藍小姐有困難，辦不通的，儘管對我說，我會代妳解決的。」

藍妮妮看着這個滿臉稚氣的小伙子，長得倒也英俊結實，從外面上看來，顯然還沒有在社會上混過三年五載的樣子，她不知道，華雲龍爲什麼會對這個小脚色，如此器重。

藍妮妮在腦子略略轉動之間，絕對沒有把華福放在心上，她是個有野心的女人，在她的想法，華雲龍也不過是一個暫時可以利用的傀儡，等到自己羽毛稍豐，進一步，她就不認得人了。

「我現在已回到香港，要辦的事太多，你能代我完全解决嗎？」藍妮妮帶着譏諷地說。

「藍小姐，妳頭一件事是準備幹什麼？」華福反問她。

「頭一件，當然是辦華大爺交辦的事啦。」藍妮妮一手支着下頦，斜睨着華福說。

「事不宜遲，還是趁緊的去辦呀！」

藍妮妮格格一笑，說：「沒有那麼簡單，我還要等你們華大爺的人來呢！」

「啊！華大爺怎麼說的？」

「他說三天之內派人來同我聯絡。」

「那就不用等了，小的就是派來與藍小姐聯絡的，我們商量着辦吧！」

他這一說，大出藍妮妮意想之外，當眞這個小脚色是個特出人物？在她心目中，怎樣也估計不出來，她這時連帶想到華雲龍做事如同兒戲，也許華雲龍根本手邊沒有人，辦這種事，豈是個乳臭未乾的小子所能擔當得了的嗎？

她索性假戲眞唱，拿華福開個玩笑，說：「方傑這個人你可認識？」

「我沒有見過！」

「你知道他是個什麼角色？」

「是藍小姐妳提拔出來的狠人！」

「你既然說他狠，他狠到什麼程度，你可知道？」

「我聽說過，他在殺人之後，面不改色，若無其事一般！」

「這不是他狠的地方，你還沒有說到他的癢處。」

「妳是說他會吃人的血？」

「他不但會吃人的血，還是個吃人不吐骨頭的傢伙，假如你被他知道是澳門『龍社』那邊派來的，稍一不愼，你就死無葬身之地了。」

在她想來，她這幾句話，足可以把華福威嚇住了，那知華福面上絲毫沒有露出驚異神色，冷靜得如止水一般，從他這種鎮定功夫上看來，他這個人就不能以等閒視之了。

現在吃驚的倒不是華福，而是藍妮妮，她彷彿感覺到完全把對方估計錯了，她從他言談舉止間看來，比方傑毫無遜色。

她在想，以華福這種人去對付方傑，眞可說是棋逢敵手，她這時才佩服華雲龍，當然她對華福另作一番打算了。

「妳過去因爲把方傑抬得太高了，所以才處處屈居下風，那是妳的精明有餘，狠毒不夠。我們澳門來的人，從來是不怕狠的，像方傑這樣的脚色，不是我華福說句大話，從頭到尾，我沒有把他看做是個勁敵。」

「我佩服你的胆量，華福，有了你，我的胆子也壯了，我們計劃計劃，趕緊把方傑幹掉，明天你就先去九龍踩他的線，你不認識他，我會派人協助你辦的。」

藍妮妮行裝甫卸，極待休息，她把話說完，按鈴把茶房叫了起來，要他在三樓開一個單人房間，給華福住，然後，她緊閉房門，打開她攜來的那隻行李箱子，發出一個極愉快的笑聲。

電話鈴響了，她拿起電話筒，接線生對她說：「二〇一號，有位姓周的請妳接電話！」

隨即聽到一個熟悉的聲音：「是藍老板嗎？我是周大成，今天剛從澳門回來？我來拜訪妳，歡迎嗎？」

「啊！周幫辦，久違啦！我現在想休息休息，請你明天來，好嗎？」

「我現在已在樓下啦，就擱妳幾分鐘時間，老朋友啦！好意思擋駕嗎？」

「那麼請你在五分鐘後上來，我已經換了睡衣啦！」

她把電話筒放下，用極快的動作，將那隻行李箱子收好，整了整衣箱，打開房門，安靜地坐在外間會客室沙發上，燃着一枝香烟，看着吐出的烟霧出神。

一陣脚步聲，把周大成帶了進來，他們原是極熟的朋友，藍妮妮祇微微向他一笑，仍舊坐在沙發上，說：「周幫事，你們的情報眞快，連我休息的時間，都被你佔去了。」

「抱歉！抱歉！」周大成打着哈哈說：「誰教妳是香港的名女人呢？妳看，是我的情報快，還是新聞消息靈通！」說着，把手上一份當天晚報遞給藍妮妮。

藍妮妮果然在報上的一角看到自己由澳門回香港的一則新聞，還好，新聞上幷沒有描寫什麽，但已使得她坐立不安了。

「想不到我這種人還值得人家注意！」她輕描淡寫地掩飾自己不安的神色說。

「藍老板，妳是黑社會裡聞人啊！何況，妳這次離開香港又是那麽神祕，我來打擾妳，希望妳答覆我幾個問題，願意同我合作嗎？」

藍妮妮陡然憶起華雲龍同她說的話，她在暗想：「難道阿許眞的被警署逮捕了麽？那個混賬東西，他要把我出賣了，怎麽辦？」

她已料定周大成今天來找她，必然是凶多吉少，事到臨頭，她是有一套鎮定功夫的，於是，她緩緩地吸着烟，黛眉輕蹙，淡淡一笑，說：「周幫事，眞菩薩面前不燒假香，你來找我，乾脆，有什麽，說什麽，還有一點，人家的事，請你不要套在我的頭上，你還不知道我姓藍的底子嗎？」

周大成聳聳肩，說：「藍老板，妳是漂亮人，我不想同妳亂兜圈子，我祇問妳，曹拐子被人謀殺在寢室裡，是不是妳幹的？」

藍妮妮格格一聲冷笑，說：「周幫辦，人家同你說正經的，你在開玩笑，曹拐子的

事與我何關，香港政府的法律，是要證據，我不想多說，也不用解釋，請你拿出證據來，否則，周幫辦，你這個誣告罪名是坐定了的。」

「有人親眼目睹那天妳去找曹拐子，根據現場勘察結果，曹拐子在中彈後，手上仍然持着左輪手槍一隻，子彈五粒，一粒已經射出，在離開他牀下十步左右留有血跡，證明那個凶手已在受傷後被人救走，同時，妳已失踪而離開香港了。」

「這就證明曹拐子是我謀殺的嗎？」

「妳有嚴重的嫌疑！」

「這就是你偵查我的理由？」

「當然我們有偵查妳的必要，我們辦案的人是無孔不入的，藍老板，請妳原諒！」

藍老板見他沒有說出阿許被捕的事，早已鬆了一口氣，她打量了周大成一眼，理直氣壯的，說：「請你明白我的身份，我是一個女人，曹拐子不過是我曾經雇用過的一個賭場裡的經理，我同他的份量，相差懸殊，他被我解雇以後，聽說是潦倒不堪，像這樣一個不值一顧的人，我會去找他嗎？再說，即如我憎恨他，我儘可派兩名爛仔把他擺平，也不值得我親自去同他拚命呀！」

周大成微微一笑，說：「妳是說這件事與妳毫無牽連？」

「捉賊拿贓，殺人要有證據，周幫辦，你是鼎鼎大名的辦案老手，這回事，你可找錯了對象啦！」

「那麼妳到澳門去做什麼？而且又走得那樣突然！」

「那是我的私事，你管不着！」

「這是什麼話？」

「我沒有犯法，難道我的行動都不能自由嗎？」藍妮妮臉上顯出怒意。

周大成被她頂撞得啞口無言，他知道藍妮妮神通廣大，如果不用高壓力量，在她頭上絕對不要逼出口供，於是，神色一整，用不客氣地語氣，說：「這件案子，上面追的很緊，根據我們在各方面所得的資料，以妳的嫌疑最重，說得不禮貌點，也可能妳是兇手，妳不對我說出實話，警司會簽發拘票，拘捕妳的。」

藍妮妮聽說要拘捕她，發出一聲冷笑，說：「一切聽便，祇要你們脚步子站得穩，沒有說話，我在香港大酒店，恭候台駕。」她略一停頓，又說：「可是你要記住，假如你們是枉法的，假如我受了寃曲，周幫辦，我藍妮妮今後的名譽損失，說不得就要拿駕

你擔代了。」

周大成對於她的話，沒有答覆，他在考慮採取三個步驟，第一個步驟是將藍妮妮即刻逮捕，他身上已帶着警司簽發的拘票，他現在有權拘捕她；第二個步驟是派人監視她今後的行動，直到這件案子破案爲止；第三個是放她一馬，落得做個順手人情！

他知道藍妮妮是個惹不起的女人，她有她的實力背景，萬一拿不住她的眞憑實據，自己的前程說不定會斷送在她的手中。

「藍老板，我們換個題目談談好嗎？」周大成故意把她引到另一個問題上去，說：「這幾個月來香港已成了無法無天的世界，謀殺案層出不窮，我想把妳的事，暫時擱在一邊，我們現在正動員全部力量，追查另一件兇殺命案，如果在最短期間把兇手拿獲，或許對妳是有所收穫的。」

「我不想過問這些事。」

「但是被殺者是與妳有密切關係的人！」

「是誰？」藍妮妮驚訝地發問。

「是妳的情人小葉，還有妳的經理人谷梅小姐。」

藍妮妮聽了凜然心驚，這件案子在發生時，她已受傷，人事不知，她當然不會知道，最近她也沒有聽人說過，這簡直是一件匪夷所思的事，因此聽了之後，大驚失色。

她不相信自己的耳朵，她以爲周大成在故弄玄虛，小葉，谷梅這兩個人的來歷不明，她受了他們的愚弄，假如他們眞的被人謀殺，也可說是替自己出了一口怨氣，而他們是死有餘辜的了。

「你不會疑心我又是殺人的兇手嗎？」藍妮妮在等待周大成的答覆。

「這件案子與妳毫無關係，不過，案子發生得太離奇，一個有力的證人，也可能是兇手，至今沒有查獲，至今變成一個懸案呢！」

藍妮妮對於小葉和谷梅被人謀殺，似乎有極大的興趣，她輕鬆的一笑，問道：「你們認爲的兇手，不見得就靠得住吧！」

周大成肯定的說：「那是唯一在現場的一個人，她既沒有報案，案發後她的人已經逃得無影無踪了。」

「你們怎樣證明她是在現場的唯一證人？」

「那是從另一個證人口供得來的，那個證人也在急切地協助我破案呢！」

「啊！你能夠給我知道那個證人是誰嗎？」

「我們要爲他保密的，恕我不能奉告！」

他們談話到此，表面上看起來，已經結束，其實，事情還在方興未艾階段，周大成抖了抖身上的烟灰，從沙發上站起身子，抬步就欲向裡間臥室中走去。

藍妮妮動作奇快地伸手將他攔住，沉着臉，說：「周幫辦，你懂得規矩嗎？裡面是我的臥室，沒有得到我的允許，請你止步。」

這是性命交關的關鍵，周大成祇要一闖進這道關，那麼藍妮妮縱不是一個殺人的疑犯，而立刻也會變成一個現行犯了。

然而，周大成幷沒有硬行闖關，他身爲刑事幫辦，當然知道這種過節，他祇微微地「哼」了一聲，說：「藍老板，何必這樣緊張，其實，我要眞的進去，妳是無法攔得住的！」

藍妮妮退了兩步，擋住臥房門前，用手一伸，說：「拿來！」

「什麼？」

「搜索證！」

「好！藍老板，眞有你的，我向妳告辭！」

藍妮妮凝視着他的面色，看着他的背影，知道今天晚上無法安枕，她在房裡打了一個轉，自言自語地，說：「周大成，你可惜遲了一步，哼！你想同我藍妮妮鬥法，那不是在作夢嗎？！」

3

她極快地已同華福聯絡上了，在很短的時間內，她已將犯罪的贓物移置到另一個安全地方，她預料着周大成會請下搜索證來找她麻煩的，於是，她在安排妥當之後，倚靠在沙發上，闔上眼皮，儘力思索小葉和谷梅那件謀殺案情。

警方已疑心到小丁（林岫雲）身上，因爲她是唯一在現場而未報案的人，周大成所說的另一個證人，當然是方傑，如果推想兇手是林岫雲，何以方傑會不知情？假如與林岫雲無關，那麼林岫雲又被什麼人刼走了呢？

如果說是一件謀財兇殺案件，那林岫雲既在現場，兇手不可能放棄這個活口，已足證明這件案子內情複雜，牽涉到私人恩怨頭上。

不過，最使藍妮妮痛快的，就是別人幫她報了仇，而林岫雲又沒有投入方傑懷抱之中，她此時并不想警方迅即破案，同時，她知道林岫雲即使不死，在黑社會裡也起不了多大作用。

她倚在沙發上推測這件離奇的兇殺案子，其實，她是在等周大成，正當她等得焦心的時候，電話鈴響了，那邊是周大成打來的電話！

「藍老板還沒有休息嗎？」

「我在等你呢，周幫辦！」

「我沒有同妳約定呀！」

「嗯！我想你是不會來的，那麼，你在深夜裡打電話來，有什麼指教麼？」

「我怕你沒有準備好，可以先打一個電話來通知妳，藍老板，我周大成還不夠朋友嗎？」

藍妮妮拿着電話筒，楞了一下，說：「別廢話啦！要用錢，改一天請過來，我們自己人還不好商量嗎？」

電話掛斷了，藍妮妮打了一次勝仗，精神抖擻地上了四樓，她停留在華福房門口，輕輕地扣了兩下，人已走了進去。

她穿了一襲蘋果色的睡衣，精神煥發，一進門，就朝華福床上坐下，一雙眸子閃閃發亮，她沒有等華福開口，向房內四週掃了一眼，問：「貨色送到地頭了嗎？」

「是畢老四親自點收的。」華福拿着一張數字可觀的支票遞給她，說：「那邊說，這次貨色不太地道，扣了一個尾數，畢老四這個傢伙眞夠厲害的，藍小姐，假如妳認爲不對勁，我明天非去把那個零數找回來，要不，妳還以爲我在中間吃了呢！」

藍妮妮微微一笑，說：「就這樣吧，要不是周大成逼得緊，我能叫你深更半夜的去跑嗎？有了錢，就好辦事，華福，你說該先辦華大爺交辦的事，還是緩一步，讓我鬆口氣，在香港找一兩處地盤，弄得像個樣子，再找方傑算賬？」

她現在錢已到手，在打自己的算盤，她一面說話，一面留意華福的臉色，在她的想法，自然要先站穩自己的脚步，將來方傑的事，可以完全交給華福去辦，把方傑打垮了，她可不勞而獲，否則，犧牲個把華福，與她毫無損害。

她在注意華福的神情，以爲華福必然會考慮她的意見，以她過去玩弄男人的手法，連華雲龍都被她玩弄於掌握之中，一個初出道的華福，她簡直沒有把他放在心上。

「藍小姐，妳是在徵求我的意見？」華福毫無表情地說。

「因爲你是華大爺派來的，假如我不先問問你，華大爺還說我過河拆橋呢，華福，你年紀還靑，再說，香港這邊不比澳門那樣簡單，方傑是出了名的狠人，我怕你拚不過

他，所以我不想在這個時候同他去拚命呢！」

華福這個人年紀青，決不浮躁，藍妮妮根本不知道他是華雲龍打出的一張王牌，這個人不但胸有成府，手條子又毒辣得驚人，他一直凝視着藍妮妮沒有吭氣，藍妮妮還當他是個容易對付的人，所以想拿方傑的「狠」來嚇阻他。

「藍小姐，妳是說方傑厲害，怕我鬥不過他？」

「不管怎樣，我不願那樣做，華福，我今天的局面，是沒有基礎的，虛有其表，不過是個在高空搭的架子，經不起絲毫風浪，而且現在一切還在依靠華大爺支持，不錯，我曾經答應華大爺辦這件事，但是，總要等我喘一口氣呀！」

華福沉靜地看着藍妮妮，看她態度嚴肅，知道她沒有決心去對付方傑，他更知道華雲龍失足下了無底船，現在貨色已代她脫手，支票捏在她的手上，憑着自己一個人的力量，委實無法打開這個僵局。

「那麼明天我回澳門去了！」華福冷冷地說。

「我們要辦的事還多呢，華福，你這一走，不是拆我臺嗎？」

「我的任務就是協助妳辦一件事，妳現在自食前言，我當然要回去向華大爺報告，

或許華大爺會諒解妳，也或許他另有指示，那就不關我的事了。」

「你打算怎樣回復華大爺？」

「非常簡單，我對華大爺說，妳否決了在澳門答應他的話，同時，也不讓我去對付方傑！」

藍妮妮嗤笑起來，「你不是在搬弄是非嗎？難道你這樣說，華雲龍就會把我殺了？」

華福的手槍已露了出來，左手大拇指一豎，說：「違背我們華大爺的命令，不論是誰，就是觸犯我們『龍社』的幫規，立殺不赦，但是，妳是個例外，我不希望妳再同我多費唇舌！」

藍妮妮無動於中，反而嘉許他，說：「好！華福，你不愧是『龍社』的弟兄，是條硬漢，我推翻我同你說的話，我正需要你這種人，從明天起，我們設計去幹掉方傑。」

跑馬地謀殺案，經過警方幾個月的偵查，距離破案相差太遠，一般關心該案的人，包括方傑在內，都疑神疑鬼，但究竟追尋不到一絲線索。

這件案子做得乾淨利落，主使這件謀殺案的主角，當初也沒有料到會鬧出兩條人命

，在她的原意，目標是對準林岫雲一個人下手的，後來居然變了質，不但槍殺了小葉和谷梅，抑且把幾十萬港紙也順帶刼走，變成了一件謀財害命的案件。

這是大出主使人意料之外的事，等到案子發生之後，主使人等於吃了一記悶棍，啞子吃黃連有苦說不出，這就是兇手欺負外行的看家本領，假如是圈子裡的人主謀的，小業和谷梅就不會寃寃枉枉，白送掉兩條性命了。

主使人是黑寡婦，她在聽到林岫雲的消息以後，爲了使方傑死了找她的念頭，買動兩個黑社會的爛仔，想把林岫雲綁架，離開香港。

她的原意祇想方傑和林岫雲斷了關係。不想，拿了黑寡婦錢的職業兇手，竟臨時見財起意，造成了兩條命案。

黑寡婦是香港有名的富孀，不是黑道中人物，案子發生後，當然不會疑心到她的身上，她除了內疚不安之外，還在受兇手的挾制。

船底不漏針，警方在找尋這件案子的線索，方傑更要搜索林岫雲的踪跡，經過他細密的思慮，把港九兩地可以列爲疑兇的人，在抽絲剝繭的查考之下，終於疑心到黑寡婦身上。

這一晚，他從九龍城轉回九三俱樂部，在賭臺上打了一個轉，正想去找黑寡婦的當口，只見一個身着黑衣短衫的人，由黑寡婦房裡鑽了出來，人影一晃，一個急轉彎，準備從後面扶梯下樓。

「慢着，臭虫！」方傑脚步一緊，向樓梯口追去。

臭虫是個靠賭場混飯吃的人，也是個無惡不做的小人，祇要看到錢，什麼壞事都可以做出來，他能到黑寡婦房裡走動，不問可知，是個不尋常的事。

臭虫一聽到方傑的聲音，魂都出了竅，兩腿一軟，大張着口，露出一排比墨還要黑的牙齒：「是方老大，有事吩咐嗎？」

方傑腦子一轉，不想難爲他，用手一拍他的肩頭，說：「臭虫，你近來混得體面了，又在誰身上吸到新血，咱們老弟兄，找個地方談談。」

臭虫的確是個見血就吃的人，他同方傑隔着道，論地位，講排頭，還差着一大截，今天方傑同他稱兄呼弟，使得他渾身發麻，頭皮發炸，滿臉不自在的神情，像是比人罵他更難受。

「老大，我還有事，改天再陪你談個痛快，怎樣？」臭虫尷尬地說。

「今天難得見到你，臭虫，改日不如當日，你不給我小兄弟一個面子嗎？」方傑依照江湖上的稱呼，同他拉關係。

「老大，我知道你是個忙人，再說，你還不知道我的事嗎？想找幾個，趕去過癮呢！」

「呃！」方傑在他肩上重重地拍了一下，把臭虫的身軀拍得連晃了兩晃，說：「要過癮，還要找幾個，走！到我房裡去敍敍，昨天我剛覓到幾兩雲土，怕不地道，請你這個老烟虫去評評味道，我還有事想同你商量呢！」

臭虫的一隻手臂已被方傑拉着，身不由主地隨着方傑轉上了三樓。

這是方傑一間祕密休息室，也是他抽烟的地方，房內佈置得簡單雅潔，一張紅木大炕，黃銅盤子擺着雪亮的烟燈，一隻上等象牙烟槍，旁邊放着一小缸黃澄澄的雲土膏子，臭虫那裡見過這種場面，早已垂涎欲滴，一伸懶腰，人已横了上去。

方傑看在眼裡，似乎沒有理會他那一套，他側身上炕，只管自燒自吹，從他口裡噴出的烟霧，香味撲鼻，把個臭虫癮得眼淚鼻涕交流。

「老大，這個烟確是上品，發得泡，有後勁，聞到這個味，就知道是地頭貨！」

「嗯！我還嫌它不夠勁呢！」方傑噴着烟霧說。

臭虫的烟虫已在肚裡發酵，實在熬不住，他看到方傑一口接一口地抽個不停，黑牙一露，帶着諂笑，說：「老大，讓我來兩口試試怎樣？」

方傑忽地白眼一翻，說：「臭虫，眞人面前不說假話，我問你，剛才你在我們那位富婆身上找到了多少？」

臭虫陡的一震，原來他身上已在打哆嗦，那是烟虫作祟，現在聽方傑一說，全身的冷汗透在脊骨上面，他到底是個老江湖，沒有即刻現出原形，一隻手已伸了過去，說：「老大，你在開我的玩笑，叫我說話，也得先讓我抽兩口呀！」

方傑看他額上已冒出豆大的汗珠，這才把烟槍遞了過去，說：「臭虫，你先抽兩口要說實話，要是來假的，那就不怪我們我們弟兄傷了和氣。」

方傑在黑社會裡是怎樣起家的，臭虫瞭如指掌，他這時根本沒有顧忌什麼前因後果，拿着烟槍往口裡送，在他意念間，就是天塌下來，也要等他過了癮再說。

他一連抽了十來筒，總算把流出的眼淚鼻涕止住了，一口熱水送在嘴裡，眼皮一翻，說：「老大，讓我掉個邊，好嗎？」

方傑是過來人，沒有說話，從炕上坐起，讓他側了過來，又看他在上首呼了幾口，露出滿嘴的黑牙，嘻嘻一笑，連說：「好土！好土！我今天總算口福不淺！」

「是怎麼啦！臭虫，光棍面前不打哈哈，我問什麼，你說什麼！假如是前言不對後語的，同我兜圈子，那就不好看了。」

「沒有說的，老大，暫時把頭寄在你的身上，我今天還有事，少陪！」

他眞是來得乾脆，吃了烟，從烟炕上爬起，一拍屁股，就想告別。

方傑現在已是混出頭的人，當然不會毛手毛脚的，他這種舉動，在方傑看來，無異是自討沒趣，其實，他的人已到了老虎穴裡，祇要他一動脚步，虎爪子就會把他的身體撕得稀爛。

「臭虫，你再考慮考慮。」方傑穩如泰山地，說：「假如你自認可以走出我的房門，假如你不想再活下去，那麼你就請便！」

方傑的話說得旣切實又沉重，饒他臭虫是在江湖上混了幾十年，他的脚步竟然沒有敢移動半步。

「老大，你同我有什麼過不去的？俗語說：『赤脚的不怕同穿鞋子的門。』人急造

反，狗急跳牆，我捨着這條命，同你拚了，你划算划算，犯得着嗎？」

「我祇問你同我們那位有什麼瓜葛？祇要你照實說，臭虫，我們還是朋友，短錢花，躺烟舖，都是我的事，我姓方的說話算數，決不含糊。」

「老大，你算是混囘頭啦！」臭虫嘻嘻一笑，說：「我同你那位有什麼好拉的，難道你還疑心我會……」

「臭虫，你不要亂扯！」方傑止住他，說：「你再不說，我……」

他的話還沒有說下去，「呀」的一聲，房門被人推開，黑寡婦婀娜而來，她一眼看臭虫裂着牙，滿臉不是人樣，她劈頭劈臉地指着他大聲罵道：「不要臉的混賬東西，想騙我的錢騙不到手，又在騙我們方老板的烟吃，你再不替我滾，我要槍斃了你！」

臭虫正在不好下臺階，被她一罵，比兎子還要快地跑了出去。

黑寡婦轉頭對方傑說：「你這個人整天放着正經事不辦，同這種不值一文的賭場裡老鼠在一起混，我眞不懂，有什麼好打交道的！」

方傑無可奈何地向她看了一眼，陪着笑臉，說：「我的太太，我是怕他欺負妳，剛才他從妳房裡出來，被我撞見，我正在拷問他呢！」

黑寡婦見被他點穿了，索性將錯就錯的，說：「我會被人家欺負嗎？那個吃人不見血的臭虫，想在我身上找一張港紙，我也不會給他呀！那像你這樣好說話，還把他請上樓來，哼！他也不秤秤骨頭有多重，在這裡同你談斤較兩的，要被下面的人看見，那不是太笑話了。」

黑寡婦這一手，方傑吃下去了，他當時沒有發作，然而，他沒有放棄這條線索，他不相信她的這套下馬威是由衷而發的。

他在黑寡婦離開以後，把金震找了上來，說：「你去踩臭虫的線，看他近來在什麼地方打竄，我看他行動鬼祟，跑馬地那件案子，八成有他的份，林岫雲假如糟在他們手裡，我還對得住人嗎？」

金震是方傑的死黨，當然言聽計從，可是他今天沒有把這件事接下，他低低地在方傑耳邊，說：「老大，我看把這件緩一步，臭虫那般人是好對付的，如果跑馬地的事果眞是他們幹的，祇要老大你一句話，舉手之勞，我會把他們一網打盡的！」

「還有什麼事比跑馬地的事更重要？」方傑問。

「聽說對海那個女的又回來啦！」

「你在說誰？」方傑有點恍惚。

「還不是那個姓藍的女人，她這次回來，澳門那邊有華雲龍撐她的腰，還帶了一個年青小伙子是華雲龍收山門的徒弟，老大，我們要防她一着才對呢！」

藍妮妮這個名字，在方傑聽來就頭痛，她的一手，方傑已領教過了，再加上華雲龍三個字，難怪金震認爲是一件重大的事。

「她敢回來？曹拐子的事她脫不了干係，警方能放過她嗎？」方傑問。

「有什麼說的，她不承認，警方又抓不到證據，周大成放他一馬，這兩天她又在活動找房子，找地盤，再下去，就該要找到老大你的頭上了。」

「嗯！這個女人回來，倒是一件扎手的事，她怎麼會同華雲龍搭上線的？」

「有人說，她還同華雲龍有一腿呢！」

方傑聽得酸溜溜地，他和藍妮妮雖然早已分手，但是，他祇要聽到藍妮妮同另外男人在打交道，無形之中，他會有一種强烈反應使得他醋火中燒。

金震却顯得大方，他同藍妮妮在麗都夜總會也有過一番往還，他知道藍妮妮是一個浪漫成性的女人，所以他無動於中。

他看見方傑臉色發青，解釋着說：「這有什麼生氣的，華雲龍那個人早就完了，他被人把『本錢』都打斷了，也祇有藍妮妮那個賤女人會被他玩弄，說得實在點，她是在利用他，要不，她這次回到香港，就不會神氣活現的啦！」

方傑此時已是內憂外迫，他疑心黑寡婦對他不忠，林岫雲始終沒有投到自己懷內，藍妮妮捲土重來，這幾件事已夠他焦灼不安的了。

於是，他在權衡輕重之間，決定先對付藍妮妮這股外來的侵襲，藍妮妮是個毒辣而不露形跡的人，同時，華雲龍同她攜手進攻自己，如不及早籌謀對策，那這場火併是輸定了的。

「小金，你去打聽打聽，同她來的那個年青小伙子是怎樣一個人物，我們先下手爲强，趁着她沒有站穩脚步，祇兩個人把她做了，給她來個措手不及！」

「老大，我已打聽清楚啦，那個人叫華福，年紀雖青，在澳門黑道中却是個人人見了害怕的傢伙，華雲龍極看得重他，現在他每天跟着藍妮妮，要想下她的手，還得費一點事呢！」

「好吧！大敵當前，小金，我們把臭虫的事擱在一邊，你帶兩個人去香港，見機行

事，你的『照會』藍妮妮是認識的，祇要她們沒有先動手的意思，我就可以從容在這邊佈置，記住，你不要露面，她們看房子，開賭場，儘管讓他們去做吧！」

「老大，你放心，我會把任務做得妥貼的，假如有特別的消息，我隨時打電話與你聯絡！」

在黃大仙一所木屋裡，一張木板床上，中間擱着烟具，一左一右蜷着兩個人，木屋的窗門緊閉，裡面黑漆漆地烏烟瘴氣，兩個人在對吹着烟筒，那左首的人先開口說：「老蕭，今天好險呀，我在九三俱樂部，差一點下不了樓，你說巧不巧，正當我從那娘們房裡鑽出來，就遇見對頭，方傑那小子，明在請我抽烟，實際是想套我的話，如果不是黑寡婦撞進來，你想，他會把我放了嗎？」

說話的人是臭虫，對方是他的同伙蕭游龍，也就是跑馬地謀殺案的主兇，臭虫在談話之間，猶有餘悸。

「臭虫，我說你貪得無厭，這三個多月，你說花了多少？像那樣好油水，你我一生之中，也難得遇到第二筆，現在你又去找人家勒索，錢化光了，認啦？」

臭虫露出滿嘴黑齒，說：「她有的是錢，人在我們手裡，捏着她的把柄，她能不花

嗎？」

「今天又拿了多少？」蕭游龍提到錢眼都紅了，想分他一半。

「還要說呢，他媽的，差點我同她鬧翻了。」臭虫瞪着眼說。

「不見得吧！多少總得拿幾個，你怕我分你的肥？」

「那娘們現在也變得精了，起先是一千兩千的，最近兩次減到五十，一百的啦，我拿撕票來吓唬她，她怕事情鬧大了，又加了兩百，才算下地！」

「那麼今天這筆烟賬又該你會了？」蕭游龍說。

「老蕭，你就是不夠意思，我這幾個錢是拿性命去換的，你的那筆整數放在人家手裡生利息，你說，這幾個月來吃的，喝的，那一件不是我臭虫掏腰包，現在錢花光了，逼得我去向人家伸手，還說我貪得無厭，老蕭，你摸摸良心，對得住人麼？」

蕭游龍臉色一沉，說：「臭虫，你少在胡說，我姓蕭的全花你的錢，好說不好聽，從明天起，我們拆夥。」

「拆夥？好！說話算數，龜孫子才想同你合作呢！」

「那筆『票』呢？」蕭游龍還想在林岫雲身上撈一筆。

「『票』？你有種接下來嗎？」臭虫翻臉無情地說：「除非你把那筆整數攤出來二一添作五，先分了，否則，你要想在『票』上打主意，我臭虫先同你拚了。」

「你可知道，這些日子，我在『票』上化了多少錢？」

「活該！我管不着。」

蕭游龍老奸巨滑，他考慮在此刻與臭虫翻臉，得不償失，當初，這筆買賣是臭虫接下來的，黑寡婦那邊他沒有照過面，自己縱然把「票」接下來，也無法與黑寡婦聯繫，臭虫是個有勇無謀的人，不如先攏着，說不定還會在「票」上撈上一筆。

會得撑帆的，就會收蓬，於是，他又轉變語氣，哈哈一笑，說：「臭虫，我們老弟兄啦，俗語說：『家和萬事興！』這種事好鬧內鬨的，我同你說兩句玩話，你就沉不住氣，好！今天烟賬算我的，等會我去叫兩樣菜，痛飲幾杯，消消氣，怎樣？」

臭虫把他拿定了，準有這着，「票」在自己手裡，諒他也狠不起來。

「老蕭，說眞格的，你打算在『票』上撈多少，說個數目，咱們商量商量。」

蕭游龍財迷心竅，稍微想了一下，說：「同對方要個十萬，撕票，要人，聽她的便，由你包辦就是！」

「又是十萬？」臭虫嗤地笑道：「假如黑寡婦不管了，怎麼辦？」

「你不會要挾她：不管，她是兇殺案的主謀，叫她上絞臺。」

「我們不是陪綁了嗎？」

「唉！你這個人眞傻，黑寡婦爲了十萬塊就願意上絞臺？那不過是一句話，你去試試，包管沒錯。」

「我不去，我怕碰到方傑！」

「她媽的！臭虫，有了錢，總比成天躺在烟舖上乾等得發急好吧？你不去，這筆買賣不是漂了嗎？」

臭虫眉頭一皺，說：「同方傑打個照面沒有？」

蕭游龍不知他的用意，隨口答道：「他是後輩，我出道的時候，他還在娘胎裡呢，後來他混好了，眼睛長在頭頂上，我能去向他低頭嗎？所以我一直沒有和他照個面。」

「那就對了，你這副生面孔去辦這件事最合適，即如被方傑看見，他也不會疑心到那件案子頭上，老蕭，我寫個字條給你帶去，有錢的人，是怕事的，黑寡婦見了你面，她不買賬，才怪呢！」

蕭游龍怔了一怔，他覺得臭虫的話尙有道理，其實，他是怕臭虫去辦這件事，以多報少，黑吃黑，吃掉了他的鈔票，他根本不知道方傑的厲害。

「臭虫，對！你想得週到，明天我去碰碰運氣。」蕭游龍高興的說。

「那麼該你請客啦！」臭虫揚起脖子，一隻手已伸了過去。

蕭游龍毫無吝嗇之狀，在身上掏出兩張港紙，說：「我出錢，你去買酒叫菜，今晚痛快地陪你吃兩杯，明天好辦事。」

他們在飲酒的時候，蕭游龍還鄭重地向臭虫說：「這是最後一次進賬了，臭虫，你拿了五萬元，要珍惜點用，賭場裡錢是難賺的，最好到新界去開爿小店，將本求利，我我也從此改行，不在江湖上混了。」

「老蕭，我從小就好吃懶做慣了的，老實說，我這個人是報廢了，叫我做生意，成天坐冷板凳，比殺了我的頭還難過。」

「你把錢化光了，難道還想去找黑寡婦伸手嗎？」

「君子有通財之道，老蕭，截長補短的，以後還少不了找你幫忙呢！」

蕭游龍腦袋連搖了幾搖說「：朋友祗能救急，窮是沒有辦法幫忙的，再說，你那根

沒有底的槍（烟槍）是無底的洞，誰塡得滿呢！」

蕭游龍老謀深算，他預留自己的脚步，生怕臭虫以後找他的麻煩，借着幾分酒意，索性將借錢的路子堵死了，給臭虫死了這條心。

他們兩人各人懷着鬼胎，臭虫心裡早有打算，錢用完了，把柄還是抓在我的手上，怕你姓蕭的不掏腰包。

第二天傍晚時分，臭虫在一張信紙上劃了幾個字，蕭游龍藏在內衣袋裡，由黃大仙出發，逕向九三俱樂部方向走去。

蕭游龍是穿慣了短裝的，這天他穿了一身簇新黑香雲紗短衫褲，手裡拿着一柄摺扇，一眼望去，就知道他是一個黑社會裡的人物。

臭虫早已同他說明，叫他從九三俱樂部後面扶梯上去，所以他在上樓的時侯，沒有受到絲毫阻撓，等他轉到二樓，一看樓上有四五個房間，就轉了向，他停住了脚，正在猶豫，忽然見到一個穿短衫的人，迎面走了過來。

「喂！朋友，你在找誰？」那穿短裝的人問。

看蕭游龍一見那人兩手插在袋內，不像是個上等人模樣，打量着來人，以爲是賭場

裡的跑腿小角色，又不想把找黑寡婦的事對他說，脖子一揚，口裡含糊不清的答了句：

「我找你們的老板！」

那人向他上下看了一眼，說：「你認識他？」

蕭游龍兩眼一瞪，說：「混小子，我不認識他就來找他麼？」

那人見他出言不遜，也沒有生氣，又補充地問了一句，「你找他有什麼事嗎？」

「你管不着！」

「對不起，我們老板不見客，請你下樓。」

「那麼你們女老板在什麼地方？」

那人又重新向他上下打量一眼，微微一笑，說：「朋友，是香港來的？」

「你問這些做什麼？」

「這是我們的規矩！」

「小子，點子放亮些，不要說你啦，就是你們老板見了我也不敢盤問這些的！」

那人退後兩步，極快地在蕭游龍腰間掃了一眼，打量着對方沒有武器，胆子一壯，說：「我姓方，大概朋友不認識我吧？」

蕭游龍猛的一驚，他決沒有想到對方就是方傑，矮小的身軀，清癯的面孔，渾身上下沒有一處足以令人吃驚的地方。

「啊！你姓方，與你們老板同姓，那正好，請你帶個口信給他，我晚上再來找他！」

他已軋出苗頭，怕眞的遇到方傑，身子往後一縮，準備向原路退去。

「站住！想走嗎？我還有兩句話沒有交代你呢！」

蕭游龍也是在刀尖子上，舐血的朋友，年輕的時候，身上也挨過幾刀，現在被方傑一喊，隨即站住了脚，說：「你想怎樣？」

方傑脚尖向前一點，動作奇速，五指已撩到蕭游龍的臉上，「拍」的一記，把蕭游龍打得眼中火花直冒，身子也連晃了兩晃。

「好小子，你動手打人！」蕭游龍的話未歇音，揮拳已向方傑擊去。

蕭游龍也是個行家，他這一拳是由下而上，照準對方下顎打去，揮動力量奇疾，準備一下把方傑打倒。

方傑向左一側，一隻手已扣住蕭游龍的臂肘，借力往回一帶，蕭游龍用力太猛，身

子失去重心，人如水牛一般向前俯衝，栽倒地上。

方傑很輕巧的往前一縱，一隻脚踏在蕭游龍背脊之上：「你他媽的眞混蛋，找人打架也不睜眼，不打聽打聽我姓方的是幹什麼的，你說，你是不是香港那面派來的？」

蕭游龍已跌得昏天黑地，頭青臉腫，背心被方傑一隻脚踏住，有如千斤重石，毫無掙扎之力，他此時才知道遇上了對頭，伏在地上，悶哼了一聲，說：「姓方的，是你先動手的，你把着門框欺人，算條好漢嗎？」

「哼！」方傑的一隻脚用力向下一壓，說：「你回去帶個口信給她，總有一天，我要照樣把她打攤在地上，今天饒了你，滾回去吧！」

他的脚一鬆，蕭游龍掙扎着從地上爬起，這時賭場裡的打手已圍了上來，衆口一詞地，說：「不要把他放了，老板，把他交給我們，送到大海裡餵魚吃去！」

他們亂哄哄地在嚷着，在等待方傑的命令。

方傑平時御下極嚴，他不說話，別人是不敢動手的。

「便宜了他吧！叫他回去同姓藍的說，有種的，約個地方，咱們明打明的做一次決鬥，我姓方的等着她，決不含糊！」

蕭游龍站在打手核心裡，抬頭四顧，但是一些如狼似虎的壯漢，此時此地，祗要稍稍强橫一下，這條命就保不住了。

「還不替我快滾，要在這裡等死嗎？」方傑大聲斥着。

蕭游龍如同獲了大赦一般，低頭向後面扶梯方向竄去。

4

臭虫是個不知天高地厚，貪心不足的小人，這次他原想自己去找黑寡婦談條條的，自打前天遇到了方傑，已吓破胆，否則，這筆油水打破了頭，他也不會假手給蕭游龍去辦的。

他怕蕭游龍從中吃了他，所以他在給黑寡婦的條字上寫得明明白白，叫她付了多少，在原條上批個數字。

在他的想法，蕭游龍是個能說會道，哄嚇詐騙全有一套的人，黑寡婦見了他，不給也得給，在黑寡婦眼裡，十萬塊，等於九牛一毛，所以他在篤定的等着分這筆錢了。

他又恨蕭游龍做事太絕，上次分了錢，猶太得一錢如命，拿着錢去放息，把自己的錢花完了，向他伸手，要看他的面孔。

這次他準備要多分幾個，但是有方傑夾在當中，他不會再去找黑寡婦，他也不敢再去，當眞這條路是斷了。

不過，有了五萬塊，也夠化一個時期，以後呢？他自己問自己？以後再說吧，我臭虫這一輩子還不是每天過年三十，這樣混過來的。

他躺在木屋裡一張板子床上，一面抽烟，一面在胡思亂想，總之，他今天是有錢了，他又可以到石塘咀去找老相好的，又是有半個月沒有上門了，他想翠花眞好，年紀青，長得又不算錯，成天守着他，不接外客，這種女人上天也無法找到呀！

「我這次一定送兩萬塊給她！」臭虫天良發現，自言自語地說：「不！她不會亂花的，我替她立個摺子存在銀號裡，另外也得打扮打扮她，買幾件上等衣料給她呀！」

他想到翠花，精神又活了起來，她不嫌我牙齒黑，「假如我多有個五萬，加上一倍，我就依了蕭游龍的話，把翠花帶到新界去，開一個小店，舒舒服服的過日子！」他又在得意地笑着。

他忽發奇想，牙關一咬：「老蕭這個傢伙，他也不在乎這五萬塊錢，十萬塊分開了，兩個人都派不了用場，給我臭虫，不是成全了我嗎？」

「哼！」他在鼻孔裡哼了一聲，喃喃地又說：「我同老蕭商量商量看，這回事完全是我一個人的功勞，就憑他老蕭，能辦得了事嗎？兩槍都是我打準的，他見了人躺下，

就打哆嗦，照理，我是要多分一點的！」

老蕭是個猶太鬼，假如他不鬆扣，一不做，二不休，我連他也宰了，那十萬塊還怕不上我的腰包嗎？

這個吸血的臭虫，準備要吸蕭游龍的血了，爲了錢，上刀山，他都會幹的，他把一柄吃飯的傢伙「勃郎寧手槍」拿出來看看，又收回在枕蓆邊下，靜靜地抽了兩口，在等蕭游龍。

他一看手錶，快十點啦，蕭游龍的人影子也沒有見着，他着了慌，他沒有料想到蕭游龍會出事，他以爲蕭游龍拿了錢不照面，黑吃黑，把他吃了。

「她媽的，黑吃黑，吃到我臭虫頭上來了。」他急得在房裡團團亂轉，錢被人吃掉了，比要他的命還厲害，他一邊駡着，一邊在枕蓆下取出那隻勃郎寧手槍，子彈上了膛，向腰間一插，狠狠地說：「除非他跑到天邊上去，老子非追去幹掉他！」

他剛要起步，大門「咚」！地一響，一個水牛似地的東西，畢直的撞了進來。

「是老蕭，媽的，酒吃多了，把我臭虫等得好苦呀！」他大着眼睛在蕭游龍面上一看，不禁吃了一驚，祗見蕭游龍滿臉烏紫，左眼腫得像個胡桃似的，口嘴滲出了一絲鮮

血。

「老蕭！老蕭！」臭虫在喊他，「你怎麼被人打了？錢呢？」

他翻着蕭游龍口袋，不要說錢，連個毛沒有，他急得直跺脚，「喂！老蕭，你被誰打了，錢拿到手了麼？」

蕭游龍躺在地上，連聲呼痛，兩眼翻動，嘴唇顫抖了兩下，又把眼闔上了。

「你這個酒鬼，拿到錢，這該回來呀！」臭虫疑心病最大，仍怕蕭游龍裝蒜，搖動他的身子，說：「你把錢放在什麼地方，快說呀，我還等着錢去辦事呢！」

蕭游龍用手在門外一指，嘴唇又動了兩下，終於沒有說出話來。

臭虫當眞照他的手指之處，搶步出了木屋大門，四下環顧，連個鬼的影子也沒有發現。

過了一歇，蕭游龍要了一杯水喝下，始發出一聲長嘆，輕輕說道：「臭虫，你把我害苦了，你叫我去找黑寡婦，不是等於叫我去鑽熱油鍋嗎？」

「你沒有見着她？」臭虫仍在疑慮的問。

「我要見着她就沒有事了。」蕭游龍有氣無力地，說：「我一上樓，就見到一個混

小子，那裡曉得……」

「曉得什麼？」

「我看他長得人小矮瘦，那裡曉得他竟是方傑！」

「呃！你就該提起飛毛腿，跑呀！」

「可不是嗎？我還沒有跑得及，就被他打了。」

臭虫這時才知道錢落了空，心中一急，狠狠地在蕭游龍腰上補了一脚，蕭游龍全身是傷，被他踢得「哎喲」！叫了起來。

「你眞是窩囊傢伙，你早說辦不了事，我不會自己去嗎？這一下可糟了，誤了我的大事。」臭虫埋怨得直在發躁。

蕭游龍被方傑踩了兩脚，壓傷內腑，現在又遭臭虫在腰眼上一踢，眼淚都被他踢出來了，他咬緊牙關，狠聲說道：「臭虫！你好狠呀，乘人之危，我蕭游龍的傷養好了，不報你一脚之仇才怪呢！」

「見你媽的活鬼！」臭虫毫無憐惜之情，說：「我跟着你轉，命都被你轉掉了，我不踢死你，才有鬼呢？」

蕭游龍知道他是個心狠手辣的人，怕他眞的在此時下了毒手，於是，緩緩地說：「臭虫，錢拿不到，人還在呀！要不，你去碰碰，這筆錢反正不會落空的。」

臭虫迫不及待，他要去找翠花，蕭游龍去找黑寡婦被打成這副模樣，他不能再踏蕭游龍的覆轍，他想來想去，想出一條下策，那就是要在蕭游龍的身上打主意了。

「無毒不丈夫，他媽的，逼得我臭虫這樣做！」這是他心裡在說。

「老蕭，我不能跟你再轉了，飽漢不知餓漢飢，今天錢拿不到，怎麼說，我等着米下鍋呢！」

「有什麼說的，臭虫，先在我這裡拿個一百二百的對付着，我能要你忍飢挨餓嗎？」

「老蕭，你不要裝蒜啦，一百二百的只夠我塞牙縫，乾脆，你把錢先拿出來，算做放利息，寄在我的頭上，等黑寡婦那筆錢拿到手，算你的，你看怎樣？」

蕭游龍聽了一驚，暗想：「當眞的他要趁着我負傷的時候來要挾我嗎？」

他掙扎着爬上了床，沒有理會臭虫的話，拿着烟槍，往口裡送。

「老蕭，能通融嗎？」臭虫緊逼着問。

「錢在人家手裡，要拿，也得緩兩天再說呀！」

臭虫知道不來狠的，就是死的說成活的，蕭游龍的錢也拿不到手，他在蕭游龍燒烟的時候，冷不防，一柄勃郎寧手槍已對準蕭游龍，露出猙獰的面目，說：「少說廢話，拿來！」

蕭游龍一看他滿臉凶殺之氣，已知事態嚴重，把一口烟抽完，反而沉靜着說：「臭虫，我們是老兄弟啦，患難朋友，用不着來這一手，你要錢用，我那箱子底下還有兩千，先拿去化，一下子要動我的棺材本，你忍心那樣做嗎？」

臭虫已亮出傢伙，決無反悔之理，時機不再，他冷冷一笑，說：「老蕭，談錢的時候，不談交情，光棍眼裡不揉沙子，我臭虫認錢不認人，爽氣點，把條子交出來，我送你到醫院去養傷，以後我們還是朋友！」

「條子！什麼條子？」蕭游龍驚訝地問。

「你又在裝孫子啦，老蕭，你當眞的要我動手流血嗎？」

蕭游龍一軋苗頭，看見臭虫手上拿着烏亮亮地一柄手槍，槍口對準自己，看情形，祇要他手指一扣，當場眞會演出流血的慘劇，自已在江湖上混了這麼多年，兩手空空，

好容易才抓住這個機會，剩下十萬塊錢，不想臭虫人面獸心，竟在這賣命的錢上打了主意。

他這是面臨着兩條路，不給錢，就得送命，他在思考，終於選擇給錢的一條道，希望留着命，再去換錢。

「好！我給你。」他狠狠地凝視着臭虫，說：「臭虫，總算我瞎了眼，交了你這個朋友，錢是化得完的，存條在箱子夾層裡，你自己動手吧！」

他從褲腰帶上掏出一串鎖匙，往床下一扔，又說：「那家紙舖裡老板，是個老實人，希望你不要難爲他，你拿着存條去取款，他會照數付給你的。」

臭虫獰牙一笑，看着那串鎖匙，說：「老蕭，還得麻煩你自己動動手呀！」

蕭游龍意味到臭虫在轉的念頭，勉强一笑，說：「我現在已受了重傷，手上又沒有武器，我能對你反抗麼？」

「那是你的事。」臭虫沒有鬆氣，用槍口對着蕭游龍，逼他下床。

蕭游龍心中一狠，拿着鎖匙在箱子裡面取出一張久福紙行十萬元的存款條字，抖顫着遞給臭虫，人又向床上躺下，萬感交集，不覺流下淚來。

臭虫接過存條，仔細看了一看，往上衣口袋一塞，凝視着蕭游龍，說：「老兄弟，怎麼着，是善財難捨麼？」

「你不要挖苦我了，錢到了你的手，還不是你狠嗎？」

臭蟲又露出滿嘴的黑牙，陰森森地笑道：「老兄弟，我狠，我可要狠到底了。」

蕭游龍萬萬沒有想到臭虫在拿到錢後，會要自己的命，他抬眼向臭虫看去，祇見臭虫一柄槍平舉着，臉上顯露殺機。

「臭虫，你還不放鬆我嗎？殺人頭落地，我對你可算是情盡義至了。」蕭游龍近乎哀求地說。

「我怕你沒有錢，活着費事。」臭虫的身子已經後移，臉上的顏色也格外難看。

「臭虫，你就不念我們有十多年的交情麼？」

「老蕭，我想成全你，二十年後又是一條好漢，放爽氣一點呀！」

人在生死之間，千鈞一髮之時，本能的必然要做一番殊死爭鬥，蕭游龍身體雖然受了重傷，這時忽然力大無窮，他陡然從牀上躍起，抓住一隻長櫈，猛力向臭虫身上砸去

砰！地一聲，臭虫的槍對準蕭游龍射去，一隻長橙究竟抵不住臭虫的武器，臭虫在讓避長凳之時，槍已發射，蕭游龍胸部中彈，倒了下去。

「他媽的，怕你不死。」臭虫在發槍以後，口裡罵着。

黃大仙這座木屋，孤零零地建造在一處角落裡，深夜槍聲，居然沒有被人發覺，臭虫很消停地又躺在床上抽了幾口烟，他沒有即刻走開，他拿着蕭游龍的鎖匙，在兩隻皮箱裡搜出四五千元現鈔，燃着香烟，緩緩地走出了木屋大門。

這個吸血的臭虫，胆大包天，手狠心辣，他奪了一個共過患難的財物，又怕引起後患，蕭游龍想以財買命，結果終於被他殺害了。

他把蕭游龍的現款全部上了腰包，匆匆地跑到彌敦道一家規模甚大的久福紙行，他把蕭游龍的存款提了現，馬不停蹄由佐頓道碼頭過海，跑到石塘咀翠花家裡尋歡去了。

方傑在蕭游龍走後，在他的想法，除了藍妮妮可以派人來找事以外，一般黑道中的朋友，知道他的，決不敢在他頭上動腦筋，所以他認定蕭游龍是香港藍妮妮那邊派過來的。

他在打了蕭游龍之後，又把蕭游龍放了，這是他一慣的作風，他不想被人說是倚仗

人多勢衆欺人，如果當天蕭游龍是帶了兇器，那他就會以牙還牙的將蕭游龍給做掉了。

「老大，你把那個傢伙打傷，又把他放了，不是仇越結越深嗎？」一個打手領班小呂說。

「人家是赤手空拳來的，我把他打得也夠慘了，種仇，結怨，我們吃這行飯的，管得了那麼許多嗎？」方傑毫不在乎地說。

「老大，你以爲那個傢伙是香港那面派來的，投鼠忌器，所以才放他！」

「嗯！也有點這個意思，我不是怕藍妮妮，我要叫那傢伙送個信給她，我這九三俱樂部裡不是隨便可以來的。」

「假如那傢伙不是香港那邊派來的？」

「那我算打錯了人！」

另外一個爪牙似乎知道蕭游龍底細，插口說：「人是打錯得定了，那傢伙是同臭虫在一起的，賭場裡的混混，他來，恐怕另外有事找老大吧！」

那爪牙一說，勾起方傑的心思，臭虫那檔事，始終耿耿在心，那天臭虫被自己吓跑了，不敢再來，另外換一個生面孔來走動，這是極可能的事，於是，他斜掃了那爪牙一

眼，說：「小球，你不要胡說亂道的，說錯了話，當心我抽你的皮！」

小球是個機靈鬼，平常侍候方傑小心殷勤，他一吐舌頭，說：「我在老大面前敢隨便說話嗎？那傢伙的的確確是九龍跑賭場的。」

「他叫什麼？」

「蕭游龍！」

「啊！」方傑腦子裡有蕭游龍這名字的印象，就是沒有見過面，現在經小球一提，心裡彷彿是在懊悔，又似在想着另外一件事。

「蕭游龍在賭場裡一直沒有混出一個名堂來，他來找我，其中必有原因，可是他既是同臭虫混在一起，是專門不做好事的，小球，你去打聽打聽，把他們的線踩緊些，我要收拾他們。」方傑發號施令。

小球奉命走了，小呂身為打手領班，面上大失光彩，要想在方傑面前撈回面子，於是，他建議着，說：「老大，我看金震在對海那邊人手太少，恐怕要吃對方的虧，九龍這邊有老大你看守大營，足夠抵擋的了，再說，她們一時也不會發展到這邊來，我想在老大面前討個差事，替老大做點事，總比守在賭場裡強得多呢！」

方傑大眼一睜，說：「你想去搶金震的位子？」

「我想去協助他！」

「好吧！金震是個不能露面的角色，你能去幫他，我不反對。」

「小呂！」方傑在他要走的時候，把他叫住，又叮囑他：「香港那邊環境複雜，藍妮妮又是一個難惹的女人，一切要聽金震指揮，以靜待動，以逸待勞，現在還不到火拚的時候，如果不能控制全局，最低限度，亦要做到監視敵人行動，所謂知己知彼，百戰百勝，我這個局面能不能維持得住，甚至，我這條命可以不可以保全，完全操在你們手裡了。」

「是！老大，我會以全力把事情辦好的。」小呂恭敬地回

方傑在他們走後，若有所思，他在應付敵人之餘，心中念念不忘林岫雲，他不明白，港九兩地，名女人這樣多，那般歹人，為何獨獨看上林岫雲，一再把她刼走，不但警方無從破案，就連自己費盡心力，也找不到她一絲線索。

他迷惘着，不知不覺走到黑寡婦房裡。

「喲！小方，你成天到晚又在忙什麼？聽說你今天又打了人？你現在的身份不同啦

，要是每件事要你親自動手，那我們賭場裡養着那些打手，吃閒飯的，不是早該遣散了嗎？」黑寡婦說。

「唉！太太！這行飯我眞吃膩了。」方傑說：「今天幸虧是我自己動手，如果依着小呂他們的意思，就鬧了窮禍啦！」

「這有什麼大驚小怪的，你是我們賭場裡老板，有人來鬧關，不要說打他，就是把他活埋了，還有誰敢找你算帳。」

「照理說，我還會怕誰，不過，今天來的也是我們吃賭飯的窮朋友，知道的，說他來鬧關，要是被窩裡的朋友傳了出去，還以為我方傑仗勢欺人呢！」

「人已被你打了，你還在抱歉！」

方傑眉頭一蹙，說：「我疑心他別有所圖，他是同那個臭虫混在一起的，你說還會是個好人？」

黑寡婦是個經驗極豐的人，她焉有聽不出方傑話中有話的含意，這兩天她也在動腦筋，想把林岫雲的事解決，同時阻斷臭虫到九三俱樂部的來路。

蕭游龍來卽是臭虫的替身，幸虧方傑當時沒有抓着他逼供，但是，他們來九三俱樂

部，不問可知，是為了林岫雲的事來敲她一筆的。

她表面上顯得異常冷靜，方傑仍然對她有所顧忌，所以也沒有顯著的表露出來。

「小方，不是我在說你，靠賭場吃飯的包括你我在內，都不是好東西，成則為王，敗則為寇，但今天成功了，人在台上，自然沒有說的，臭虫他們不過是沒有混起來，站在同行立場來說，我們要同情他們才對，你一出手，就把人打傷了，不怕人家批評你嗎？還有誰捧你的場呢！」

黑寡婦說了一遍大道理，方傑根本沒有聽得進，同時，更增加了他對她的疑心，因為黑寡婦這個人，一向是對黑道中的朋友沒有好感的，今天她忽然代臭虫說好話，顯見其中必有原因。

「哼！幹那一行的都有好人壞人，我就不信臭虫會是個好東西，那天不是妳護他一着，我不把他砸扁了，才怪呢。」方傑話中已有因了。

黑寡婦在方傑面前一向是佔上風慣了的，她一聽方傑說她袒護臭虫，頓時把臉一沉，說：「誰袒護臭虫，小方，你把話說淸楚了，難道我做了什麼壞事，揑在臭虫手裡，我要袒護他，你最近越來越不對頭了，好！我不管你的事，我卽刻囘香港去！」

方傑的經濟大權是操在她手上的，她要一走，把事情鬧僵了，在眼前說，是方傑致命的打擊，何況，臭虫那天的事，是他一時疑心，并沒有抓着一絲把柄，他沉吟了一歇，終於向她低頭，微笑着，說：「太太，我是一句無心話，你何必動真氣呢！臭虫那般東西，上門來欺負人，他向妳敲索，那不等於找我的麻煩麼？我是說你的肚量大，太太，我對妳是百分信任的！」

「我不懂你這些，我總覺得你當老板的應該拿出老板的身份，出手打人，太不講理了。」黑寡婦餘怒未息。

「我的太太，妳還在生氣嗎？妳要回香港，我陪妳去，我們在半山中，葡萄架子下，輕鬆幾天，妳看可好？」方傑湊了過去。

「誰要你來這手！」黑寡婦一推他的肩頭，說：「你不聽話，我以後再也不過問你的事了。」

「太太！我聽妳的，走！我陪妳到九龍大飯店跳舞去。」

黑寡婦擰了方傑一下臉皮，面上露出了笑容。

藍妮妮這幾天在香港招兵買馬，她在香港北角看好一幢房子，這座大樓原來是個賭

場，她化了極大的代價把它搶了過來，她計劃着把二三樓做賭場，四樓是跳舞廳，樓下中西大菜，另外闢了兩間精室，是在三樓後面，做經理室，計劃得非常週到。

「華福！這兩天你太辛苦了，那邊大樓幾時可以修好？」藍妮妮坐在香港大飯店臥室裡，滿臉得意之色。

「大約還有一個星期就可以完工了。」華福說。

「你看定個什麼名字比較合適？」藍妮妮在徵求華福意見。

華福想了半天，提出幾個名字，藍妮妮沒有同意。

她在燃着烟，合上了眼皮，忽然說道：「藍天夜總會，這個名字太好了。」

她說完，又向華福解釋：「藍是我的姓，天是天空，天空上有雲，龍也是天上的，這不是包括華大爺的名字在內，不是代表我同華大爺合作的象徵嗎？」

華福點頭微笑，說：「很好！很好！我就等妳把名字決定，好叫包工的做招牌呢！」

「華福，你到香港來，這些時覺得有意思嗎？」藍妮妮睨着他說。

「藍小姐，我同妳在一起，感覺到非常新奇，嗯！有意思……」

藍妮妮格格大笑，黛眉一揚，說：「要不要輕鬆輕鬆，我陪你到淺水灣玩去！」

「我想把北角那邊房子修好了，還要和妳談華大爺交辦的事呢！」華福一本正經地說。

「傻瓜，工作累了，就應該去玩玩，華大爺的事，我們在淺水灣也可談的！」

她不等華福答話，拿起電話筒，對樓下的接線生，說：「妳給我們預備『的士』到淺水灣去，我們卽刻下樓。」

華福望她笑笑，她一挽華福的手臂，說：「你今天不要再拘束了，到淺水灣那邊全是外國人，不要被人家笑話，知道嗎？」

「別嘲笑我啦，我早已向妳投降了。」

她們坐在汽車裡，繞着山腰在轉，汽車開得特別快，在彎曲的山路上，左右擺動，藍妮妮索性把頭倚在華福肩上，合口眼，任它擺動。

華福自出道以來，跟着華雲龍，打架，動刀子，是他的拿手好戲，在人多勢衆的場合裡，他單槍匹馬去闖，連睫毛眨都不眨，空手入白刄，更是家常便飯，不拿它當回事。

對於女人，他就一竅不通了，最近跟着藍妮妮，雖然看到一些新鮮花樣，然他無動於衷，他在藍妮妮的頭搭在他的肩臂上，一陣陣香味觸到鼻孔裡的時候，心裡有說不出的盪漾，不知如何應付才好！

所幸在汽車裡的時間不大，汽車停了，藍妮妮還瞇着眼，沒有離開他的肩上，他把肩頭輕輕的一聳，說：「藍小姐，到啦！」

「哦！那麼我們下車吧！」

她懶散地扶着華福，向沙灘上走去。

淺水灣是香港的名勝之區，也是一般高等華人遊憩的地方，一到午後，中外人士雲集，游泳池裡碧綠的水，人頭鑽動，沙灘上撐着各色各樣的傘蓬，紅的，綠的，撩人心花神亂。

傘蓬下面放着極考究的桌椅，藍妮妮挽着華福的手，姍姍向一張傘蓬下面坐下。

僕歐極禮貌地過來，藍妮妮一揮手，說：「來兩瓶可口可樂，有好的點心送兩盤來，替我租一間換衣房」，說完，回頭對華福一笑，「等會我們下池子去玩一回，我好久沒有游泳了。」

「妳一個人下去吧！」華福尷尬地，說：「我是不會游水的。」

「傻子！」她指着游泳池的人說：「你看他們那個是會游水的，到這裡來，就得下池子去泡泡，我們來一個鴛鴦戲水，別有風味呢！」

藍妮妮在挑逗他，她這時已忘記自己的立場，她要滿足自己的慾望。

華福被她說得心神盪漾，抬眼向池子裡望去，祇見一對對的在水裡戲弄，有幾個外國人玩得忘了形，竟然互相擁抱，嘻笑之聲，亂成一片。

僕歐把點心送來，另外送上一把換衣房的鎖匙，鞠躬退下，藍妮妮拿着鎖匙，向華福媚笑着，說：「這裡的規矩，是要兩個人在一間房裡換衣服的，你同意嗎？」

華福是個初出茅廬的小伙子，從來沒有經過這種場面，臉上顯出不自然地微笑，他心裡在想，「我不能這樣做，我不能忘記我自己的任務！」

藍妮妮見他猶豫，把手裡一塊蛋糕往他嘴上送，說：「你是怕華大爺嗎？傻子，這是逢場作戲呀，我不是同你說過，叫你不要太拘束嗎？」

她送蛋糕的手剛剛鬆下來，華福還沒有答話，藍妮妮忽然臉色大變，令她驚駭得把頭偏了過去。

5

淺水灣是個高等遊樂的地方，藍妮妮今天興緻極高，帶着華福準備在游泳池裡盡情享受，這是她回到香港以後，第一次浪漫行動，她已過了好多天冷靜生活，她想把她的熱情，發洩到華福身上。

正在她同華福調情的當口，她的眼角一轉，在距離她有兩三丈遠的沙灘邊上，站着個身着灰色西服的人，四隻眼睛集中射到自己的身上。

她同華福調情的狀態，她用手親自餵蛋糕給華福吃，在淺水灣這種華洋雜處的地方，本來是件稀鬆平常的事，但是，看在那兩個人眼裡，情形就有點不一樣了。

藍妮妮眼角很快的移開，頭也偏了過去，她原來在想避開他們的視線，剛一偏頭，又覺得不對，她已經被他們看見了，這不是躲避的事，她一轉念頭，覺得情勢非常嚴重

。

她正在興緻極高的時候，忽然有如一盆冷水潑在她的頭上，於是，她坐立不安起來。

華福在情場中是個生手，對於眼前這個風騷美麗的女人，正感難以應付之時，陡的看到她神情有異，也知道這中間出了毛病。

「藍小姐！怎麼啦？是看見了熟人？」華福兩隻粗狀的胳膀向桌上一架，準備應變。

「我想這是偶然的遇合，他們不來找我麻煩，不要理會他們。」藍妮妮說。

「是誰！」

藍妮妮呑吐了一下，沒有即刻回答，因爲她看見的人，也是跟她過去有過密切關係，而又是極賞識過的人。

但是，現在那個人已同她背道而馳，而且，已處在敵對的地位。

她現在考慮要不要同華福說，她希望那兩個人即刻離去，在她心裡想，也許是極可能的事。

萬一她說出對方的底子，華福是個心浮氣躁的人，可能立刻會演變一個不可收拾的局面。

她的想法，終於沒有實現，那兩個人不但沒有離開，竟然在她們左近找了一張桌子坐下。

這就說明他們的來意不善了，在淺水灣這種場合，一旦鬧出事來，是很難脫得了身的。

她看了華福一眼，輕輕地說：「你看，那兩個傢伙，身上帶了武器沒有？」

華福機警的一側頭，朝那兩人掃了一下，武器是貼身收藏的東西，自然是無法看出，從兩人舉動上看去，決定他們是在江湖上跑動的人物。

「怎麼，他們同妳有過節麼？」華福問。

藍妮妮把頭點了兩下，說：「當心點，可能他們是踩着我們線來的。」

華福單臂上挑，再向他們看去，祇見兩人年紀俱在三十以下，寬肩厚背，看情形都是練過武把子的脚色。

這在華福眼內，是沒有份量的，他的個性，要打架，是專門找這種人打的。

「今天眞掃興。」藍妮妮輕嘆了一聲，說：「我們還是走吧！」

華福這幾天沒有打架，巳悶得發慌，他在澳門是靠打架過日子的，現在有兩個對象，兩隻手心癢癢地，豈肯輕易放過。

「走！妳是怕他們嗎？」

「我不想呆在這裡，我們另外找個地方玩玩。」

華福拿着那串鎖匙，說：「妳不是要游泳嗎？我陪妳下水去泡泡。」

剛才她逼他下水，他不答應，現在華福反而成了主動，要陪她游泳，藍妮妮狠狠地看了他一眼，說：「你是在成心？你可知道，我們巳被人家監視注了，再不走，就要被人家打了。」

「他們倒底是誰？妳這樣胆小。」

藍妮妮用手托在面頰上，擋住他們的視線，用另一隻手一比劃，說：「那個剃平頭的是我們死對頭，他叫金震，是九三俱樂部的頭號打手，現在人家來了，光棍不吃眼前虧，再說，這種場合也不是打架的地方，我能在這裡出洋相嗎？」

華福一聽是方傑那邊的打手，興趣更高了，他究竟與藍妮妮立場不同，他這次到香

港來，要找的就是這般人，今天狹路相逢，自然不願放過這個機會。

他今天雖然沒有配帶武器，可是，他是打硬戰出了名的，他毫不考慮對方有沒有槍，根本他也沒有把金震那兩個人放在心上。

「我不走！」華福堅決表示：「我要給他們一點顏色看看。」

「這樣不行的，華福，這種地方是不能打架的，你看看，人家那邊幾個人，眞打起來，我也不能動手，二對一，你不吃虧才怪呢？」

華福冷冷一笑，說：「兩個人有什麼稀奇，我在澳門一對三，也打過的，有一次，人家把槍抵在我後背上，以爲我一定可以屈服了，結果，妳猜怎樣，我的腰一挫，右臂上抬，把對方的槍打掉，一條命還是送在我的手裡，我在香港這些時候，呆得太膩了，難得遇到對手，今天這個機會，我不想放過它，要打一個痛快才過癮呢！」

藍妮妮是個老謀深算的人，她對金震幷沒有惡感，自然也不是一個對象，在這種大庭廣衆的地方，打架，幷不是一個出風頭的事，她極力阻止華福，同時，把頭偏側過去，看金震那面的動靜。

「小呂，我們今天也眞巧，趕上碰到這一對活寶，我這塊『照會』，她是看了不要

看的，想不露面也不行了。」金震說。

「媽的，爛污貨，眞不値價，我眞不懂當初老大怎麼會迷上她的。」小呂斜着眼說。

金震想到過去與藍妮妮也有一腿，一陣發熱，臉上火辣辣地，有一種說不出的感覺。

「有意栽花花不發！」金震掩飾着說：「我們想找這種鏡頭還找不到呢？」

「媽的，眞惡心，過去把她湊一頓，煞煞氣，她敢怎樣？」小呂氣憤地說。

「這種地方一動手，亂子就鬧大了。」金震回頭一歪嘴，說：「你看那邊站着的兩個傢伙，他們就是中央警署派來的便衣警探！」

「打了再說，管他的！」小呂躍躍欲試。

「看她們的樣子，還要下水，我們踩着她，還怕她們會飛！」

「對！機會難得，我們踩緊她，不要放鬆！」

他們兩人今天無意間遇到藍妮妮，想一下手將她解決，對於藍妮妮身邊帶來的華福，似乎還沒有摸清底細，似乎認爲是一件輕而易擧的事，所以他們兩人四隻目光，就沒

有移轉視線。

．藍妮妮是個什麼人物，他們這種情形，早已看在她的眼裡，她有她的打算，她不想同這兩個二三號的人正面衝突，所謂「勝之不武」，打贏了不見得光榮，還有方傑在後面，如果是拚輸了呢，那就太不划算了。

她滿肚子詭謀，暗自一笑，但她沒有同華福說，她嬌媚的瞟了華福一眼，輕輕地說：

「你不要我走，當眞的想陪我下水去玩玩嗎？」

華福楞頭楞腦的，被她一問，自己說出口的話，又不想收回去，在他的想法，只要能牽住她，不讓她走，時間一長，打架的機會總跑不掉的。

「嗯！我想下水去泡泡，破天荒，開一次洋葷，水裡是個什麼滋味，我還沒有嚐過呢！」

藍妮妮格格一笑，故意掉他的味口，說：「水裡嗎？太好玩了，冷冰冰地，又是熱熱地，的確別有味道，你嚐試一下，就知道啦！」

華福被她說得也出了神，他祇知道水裡是冷的，從來沒有聽說過會熱熱地，不禁好

奇的問：「水怎麼會是熱的？妳在騙人！」

「誰騙你，等你下水以後就會知道的。」藍妮妮彷彿在一本正經地說。

「我不相信，妳說得太神祕了，難道水裡出了妖怪？」華福瞪着大眼問。

「傻子！」藍妮妮又是盈盈一笑，說：「水，當然是冷地，有了我陪着你在水裡玩，你的心不是就熱了嗎？你不信，下了水，就會體會出來的。」

藍妮妮眞是個聰明絕頂的人，一下子，就把華福說得轉了向，他當眞的沒有嚐過這種滋味，他望了望她，想要說什麼，又把話嚥了回去。

她手裡拿着換衣房的鎖匙，故意提高嗓子，說：「我們該下水去了，游一會，我們在這裡吃晚餐。」

她把一件黑紗風衣向桌上一放，手裡拿着鎖匙，一挽華福的手臂，緩緩地向更衣室走去。

她這種舉動，令人看得不由不信她們是去更換衣服下水游泳，而且，她在離開坐位時，特別將一件黑紗風衣留在桌上，舉止，動作，證明她是不會有要走的表示。

換衣房是在飯店大廳左側後面，一排矮小的房子，進出的人很多，她挽着華福人擠

人的走了進去。

那知她一走進換衣房，臉上頓時顯出緊張神色，一拉華福的右臂，直向後側門走去，行色倉慌，口裡連聲地說：「快走！快走！」

華福也不知她看見了什麼，被她拉得往前直衝，她一走出換衣房後側門，打右轉，從飯店後身一條小道轉了出去。

華福一看，是一條出路，身子一停，說：「怎麼，妳要走麼？」

「現在不是談話的時候！」她仍然滿臉緊張神氣，說：「把我吓壞了，快找一部車子，回去慢慢再說！」

華福究竟是個閱歷不豐的人，看她神情，也不想多問，她們從小道跑出，攔着一部街車，揚長離開了淺水灣。」

游泳池旁，金震和小呂兩人，四道目光還在注視着那換衣房的出口，等了將近半小時，再也沒有看見藍妮妮的影子。

「糟！斷了線，被她們溜了。」小呂說。

金震看着那張桌上風衣出神，猛地一怔，說：「你說得對，她們溜了。」

「我們去追呀，小金，還坐在這裡做甚？」
「到那裡去追，唉！我們今天算是栽了，這件事，被老大知道，那不是笑話嗎？」

他們的話沒有說完，祗見一個僕歐由飯店內走出，到那張檯上將藍妮妮的風衣收取，收拾桌上的盤碟。」

「喂！」金震用手一抬，那僕歐走了過來，金震問：「那桌上的客人呢？」

那僕歐很禮貌的，說：「剛才有電話來，那位小姐不來了，要我們代她把風衣保存！」

金震一揮手，那僕歐一鞠躬退了下去。

「沒有說的，小呂，我們回去再打主意吧！」金震皺着眉頭。

「他媽的，成天打雁，被雁啄了眼，要依着我，老早把她砸扁了。」小呂不服氣在罵着。

「今天這回事，你知，我知，就算沒有碰着，若傳出去，太難聽了。」

「媽的，藍妮妮這個爛污貨，我再看見她，不把她撕爛了才有鬼呢！」

兩人付了賬，無可奈何地離開了淺水灣。

香港大酒店在藍妮妮的會客室裡，華福左腿架在右腿上，燃着烟，一肚子狐疑，他不懂藍妮妮剛才是碰見了誰，像吓破胆似的，把他拉了回來。

他在等她，要打破這個疑團，這個年青的儍子，滿腦子的胡想，游泳池裡熱的，冷的什麼滋味，他一點沒有嚐到，心裡仍在怦怦亂跳，拿着烟猛吸了一陣，始終看不見藍妮妮出來。

藍妮妮却消閒的躺在浴缸裡，閉着眼，在恢復一天的疲勞，把方才淺水灣的事忘記得一乾二淨。

她在浴缸裡泡了差不多有半小時，然後，她披着睡衣，坐在鏡子下面化裝，喉嚨裡在低低哼着外國流行歌曲，手裡拿着一枝畫筆，在兩道彎眉上畫了又畫，顯得非常得意。

她在鏡子裡看到華福在房門口走來蹺去，噗哧一笑，「華福，你沒有回房去休息呀！」她在叫着。

「我可以進來嘛？」華福已等待不耐煩了。

「好！進來！」

華福走到她的身後，她仍在畫她的眉毛。

「藍小姐！你方才像失了火的把我拉走，倒底是爲了什麼事呀？」

「唔！」藍妮妮彷彿沒有聽見他說什麼，在鼻子裡哼着。

華福見她沒有答腔，接着又說：「今天便宜了，那兩個雜種，哼……」

「還在想打人嗎？」藍妮妮有意無意地問。

「遇到打架的場合，不動手，我會三天睡不着的。」華福搓着兩隻手，格格作響。

「你是渾身發癢，要人家替你鬆鬆骨頭，是嗎？」藍妮妮發出笑聲。

「都像妳胆小如鼠，見了人家，好像耗子見了貓，跑得那樣快！」華福譏諷地說。

「你說我怕誰？華福！」

「怪不得妳不敢找方傑去，見了他的一個打手，已經慌得亂了手脚，藍小姐，妳說老實話，妳是不是看見那兩個傢伙吓得跑回來的？」

他拿不準她跑囘來的原因，他用投石問路的方式來試探她，想把她眞話逼過來。

那知藍妮妮是個老油條，她的弱點從來不會讓人知道的，她在慢理雲絲，從鏡子裡偷看華福的神情，不禁眉心一緊，媚態橫生，說：

「你還說呢，把人都嚇死了，當時那個情形眞可怕呀！」

她不等華福接口，又續繼說道：

「你猜猜我看見了誰？否則，我能吓得亂跑嗎？」

華福緊蹦着臉，說：

「我知道妳看見誰？大不了是兩個俱樂部裡的打手。」

「不要說啦，我想你是在胡猜，那兩個傢伙有什麼可怕的，我祗要歪歪嘴，站在沙灘上的便衣警探就會把他們擺平的，不是的啦，是……」

她故做驚嚇之狀，把舌頭伸了一伸。

「是銅金剛，鐵羅漢……」

藍妮妮向他斜了一眼，說：「是銅金剛，鐵羅漢，有你在我身邊，我也不怕呀！」

她越說越神奇，華福被她說得楞住了。

她喘了一口氣，說：「我一走進換衣房的門，拿着鎖匙，一看是十三號，我心理就有點犯忌，但是人巳經過去啦，十三號就十三號吧！」

她微頓了一下，又說：「我的頭剛剛抬起，祇見十三號房外有個人在用鎖匙開門，

我心裡正在懷疑，難道僕歐已把十三號的換衣房另外又租給人了。」

「正當我的狐疑未定之時，那個人的頭已抬起來了，我不看猶可，一看之下，把我的魂已吓得出了竅，你說，我不跑，去找誰呀！」

「嗯！看見狠人，當然要跑，」華福的意思，以爲她是看到了方傑，所以加重語氣說：

「不是被妳跑掉了嗎？」

「唉！爲人不做虧心事，半夜打門不吃驚，我就是心裡有虧，所以才看見他的。」

藍妮妮唉聲嘆氣。

華福也被她說得迷糊了，背着手，在她房裡來回走動，也不想再追問下去。

他不想追問，偏偏藍妮妮要往下說，她把手上畫毛眉的筆一扔，扭轉頭，道：

「華福，我這個人就是肚子裡藏不住貨的，有話不說，同你一樣，也會三天睡不着的，我不把事情說清楚了，第一你就不會諒解我，老是說些不三不四的話來氣我，將來傳到華大爺耳朵裡，是非不分，那會把我寃枉死了呢！」

「那妳就說吧，妳看見那個人是不是方傑！」華福終於沉不住氣，把方傑的名字說

了出來。

「怪不得你在疑心，原來你是疑心到方傑身上，哼！要真的是他，我才不會跑呢，我……」

「你會怎樣？」

「我會上去打他兩記耳光，煞煞他的威風！」

「不是他，是看見了鬼！」

「你說得一點不錯，華福，我看了鬼，我看見曹拐子在換衣房門口盯着我看，兩隻眼角上流着兩行鮮血，我吓得腿都軟了，他還是那付嚇像，滿臉烟容，好像沒有過癮似的！」

華福究竟年青，也被她說得毛骨悚然。

「當眞有這種事，白天見鬼，那該多駭人呀！」華福說。

「你不信，你來摸摸，我的心到現在還卜通通通地跳呢！」

藍妮妮手撫胸脯，兩隻乳峯聳起，迎着華福，「你來摸呀，你不摸不會相信的，還以爲我是騙你呢！」

華福被她弄得進退不得：「我相信妳就是了，我也是在想，除了活見鬼，妳不會跑得比兎子還要快的！」

藍妮妮睨着他，嗔聲道：「死鬼，你又在損人啦！你說說，白天見鬼，是不是發財的預兆？」

她眞是異想天開，一個人見了鬼，會發財，簡直是不可思議的事，她居然也說得出口，她是玩弄華福於掌握之中了。

「見了鬼，會發財？」華福驚訝地問。

「我也是這樣想呀！一個人見了鬼，多少帶點陰氣，怎樣會發財呢？」她從皮包裡拿出一枚金頭三九牌香烟，點着了火，說：「有一個懂得算命的術士，他曾經對我說過，在夜晚看見鬼，不但要倒霉，而且命在旦夕，要是在白天見着鬼，是稀有的奇事，一定鴻運高興，我當時認爲他是在說瞎話，那有白天會撞見鬼的，不想今天眞的看見了，華福，我這個運氣可不小呀。」

華福是個動武的人，講打架，他是一把好手，說這些事，他是一竅不通，他明知藍妮妮在信口開河，他也拿不出理由反駁她，也祇有向她尷尬地一笑，他的手脚却沒有伸

過去摸她的胸脯。

在江湖上跑的人，素重幫規，藍妮妮是他師父的禁臠，這道防線，是牢不可破的，他要同藍妮妮不乾不淨的，那就是欺師滅祖，犯了江湖上的大忌，儘管藍妮妮對他引誘挑逗，他總是矜持着不敢亂來。

藍妮妮却不是這樣想法，她對於男人見多識廣，祇要是她看中了的，在她需要的時候，她會不顧一切的去追尋，甚至連曹拐子那種人，她也會找到他一點長處，而去遷就他，華雲龍，更不用說了，她根本沒有當它一回事，在她腦子裡沒有留着一絲印象。

她沒有體會出華福的觀念，在她想來華雲龍就是華雲龍，與華福毫無關係，而且現在又不是在澳門，她們之間的事，祇要大家保守祕密，華雲龍是不可能知道的。

她胸脯挺着，等待華福去摸，華福沒有理會她，他在打另外一個主意。

「華福，我說了半天，你不答腔，你在想些什麼？」藍妮妮問。

「藍天夜總會的事，已辦得差不多了，我想到九龍去看看。」

「喲！你還沒有忘記剛才的事，日子還長呢，你要找他們，改一天我陪你去。」

「華大爺的限期快到了，再不去找方傑，我回澳門去要吃排頭的。」

「什麼限期？香港不比澳門，人家在九龍那份勢力，就憑華大爺自己親身前來，也不一定馬到成功，我要你安靜些，陪我好好玩幾天，不要你動手，我會派人把事情辦好，你這個人呀，有福不會享，坐下來，我們好好談談。」

她披着一襲粉紅色睡衣，從矮櫈上站了起來，右手食中兩指挾着香烟，深深吸了一口，走到華福面前，一口烟霧向華福臉上噴去，對他盈盈一笑，又說：

「傻傢伙，成天滿腦子的華大爺，你就不替我想想，假如你去九龍，有個三長兩短，那不是要我的命嗎？」

說完，兩隻水汪汪的眼睛，盯着華福，彷彿要把他吃下去的樣子。

華福是個未經事故的人，直挺挺站在那裡，一陣心神恍惚，不覺生出非非之想。

藍妮妮柳腰一擺，體態輕盈，走到酒櫃上面，拿起一瓶威士忌酒，兩隻高脚酒杯，向几上一放，斟滿了兩杯酒，招手叫華福坐在對面椅上，把酒送了過去，說：

「人家都說你澳門那邊有女人纏着你，難怪你要急着回去，你說實話，是不是那個女的有信來催你？」

「沒有那回事，藍小姐，我今年才二十二歲，我還沒有同女人打過交道呢！」華福

急着解釋。

「你在騙鬼，我不信你是那樣規矩的人！」

她把酒送到他的口邊，媚笑着，又說：

「要是你眞心對我，我把藍天夜總會經理讓給你做，那就不用回澳門去了。」

華福一張口，把酒飮下，心猿意馬，他被她浸入於不自覺的淫亂行爲之中…………

藍妮妮爲欲達到她的目的，故意放蕩而無所顧忌，索性把她的那襲睡衣胸扣解開，露出雪白的胸脯，滿臉顯現出一種放肆淫蕩的神情。

她一杯接一杯自斟自飮，兩頰如同火燒一般，她的美麗的面龐上白裡泛紅，有一種令人說不出的淫行媚態。

「華福，你怎麼不飮酒呀，我已經醉了，你把我扶上牀去，好嗎？」

她的頭靠在椅背上，兩隻手伸了過去，等待華福的反應。

這時的華福，已忘記了祖師爺的幫規，忘記了華大爺對他的付託，他在不知不覺之中，已被藍妮妮引導走上不道德的途徑上去了。

他從椅子上站起，用手臂去扶掖她，她乘勢往他懷裡一送，他輕快地將她抱起，送

到在棉軟的彈簧牀上。
她口裡發出聽不出的囈語，華福想要離開，腰已被她的兩隻脚勾住，於是，他的身子躺了下去。
夜深靜寂——
香港大酒店藍妮妮的深閨裡，綷帳低垂，再也聽不到人聲。
她的目的達到了，而華福也因此種下了殺身大禍。



藍天夜總會開幕的那天，賀客盈門，二三樓賭場，賭客雲集，四樓的舞廳，亦擠得滿滿一堂。
藍妮妮排場也眞不小，中央警署竟派了十多名警探到場維持秩序，周大成也夾在人羣裡面幫忙照呼。
來賓中最令人觸目的，是澳門來的「龍社」老大，華大爺—華雲龍，他被招待在經理室內，香港一般「亨」字號人物，久仰這位澳門華老大，俱都很恭敬地過來向他請安問好！
藍妮妮更是嬌艷如花，不離他的左右，侍候得異常週到。
「藍小姐，這邊的經理是誰？」華雲龍莊重地問。
「喲！我的華大爺，你到現在還不知道嘛？你老人家可光輝啦，我請華福擔任這邊的經理呢！」

「這怎麼可以？」華雲龍扳着面孔：「他年紀太青，不懂事，過兩天，我就要叫他回澳門去，妳叫他做經理，這不是害了他嗎？」

「喲！那有一個人生成就會的，華福年紀輕，可是，他很能幹呀，再說，他是你華大爺派來的，我抬舉他，還不是看在你華大爺的金面上，現在藍天剛剛開門，說實在的，也找不出合適的人擔當這個責任，他是華大爺你的耳目，他在我身邊，你還不放心嗎！」

「嗯！你說得有理，那麼就叫他做下去，叫他長久的侍候你，不要他回澳門去？」華雲龍說。

「大權在你，要他做不做，還不在你華大爺一句話嗎？」藍妮妮欲擒故縱地說。

「妳叫他來，我問問他。」華雲龍氣憤着說。

其實，華福早已站在門外偷聽，他預料華雲龍會有這着，他震懾華雲龍的威嚴，不敢輕舉脚步，站在門口外邊，已是六神無主了。

華雲龍平時對於「龍社」子弟，管教極嚴，不管任何大小的事，不經他的許可，輕則受罰，重則處死，決沒有討價還價餘地。

華福是知道這種厲害的，有一次，「龍社」有個弟兄，擅自在外邊接下一筆買賣，對方是華雲龍不對付的人，事後被華雲龍知道了，硬生生將那個弟兄綑綁處死，華福記憶猶新，想到這裡，令他不寒而慄。

他這次完全是受了藍妮妮的驅使，他才接下藍天夜總會經理職務，事前沒有向華雲龍請示，也是他被美色沖昏了頭，違背了師門的戒規，不過，藍妮妮曾拍着胸脯對他保證，決定代他向華雲龍說情，不讓他受絲毫委曲。

他一時疏忽，造成今天的嚴重局面，他知道華雲龍對於這件事，是不會放鬆的，萬一華雲龍一翻臉，他的後果就難以想像了。

他抖顫着不敢跨進經理室房門，他的命運在頃刻之間取決於華雲龍手上。

他現在唯一的希望，祇有藍妮妮可以代他扭轉乾坤，但是這個希望太微渺了，華雲龍爲了維持幫規，豈是藍妮妮可以從中幫忙得了的。

他聽到華雲龍的聲音，在傳喚他，他遲疑着，不禁兩條腿在打着哆嗦。

藍妮妮究竟是個有擔代的女人，她知道華福不能與華雲龍見面，眼珠一轉，施展出她的一套媚功，遞過一枚香烟，送到華雲龍口邊，又替他燃着了火，談談一笑，說：

「你要找他嗎？我的華大爺，今天這台戲全靠着他在唱啦，樓上樓下一千多人，他在挑大樑，我嗎，又不能離開你，你老遠的跑來，我能叫你冷清清的在這裡守着嘛！」

她又從華雲龍口邊，把一支香烟吸過了的烟接下，替他把烟灰撣在烟缸裡，人也倚在他的椅把上，說：

「這件事，都怪我不好，我不該請他擔任這個職務，他原是不肯的，但是，這個藍天夜總會，名譽上是我開的，實際，還不是你華大爺的大老板，我現在能說什麼，假如你現在把華福叫來，給他一個難看，不要說他下不了台，就連我也站不住脚，那以後的事，叫我怎樣辦呢？」

華雲龍見她說得有理，氣已消了一半，但是，這次放鬆了華福，以後對手下子弟無以立威，又關係整個幫規問題，他不得不謹愼的在做思考。

「照妳說，現在不要叫他上來！」華雲龍已不堅持自己叫華福上來的意見。

「今天是個大好的日子呀，我們還希望藍天夜總會，鴻運大展，日進斗金呢，這是你華大爺的基業，說什麼，你也得圖個吉利，華福的事，改天再談，你華大爺要出氣，**就請你處罰我吧！**」

這個女人眞會說話，死的說成活的，把一個華雲龍說得服服貼貼，總算解了華福的危，但她心裡又在懷疑，何以華雲龍會在今天突然而來，儘管藍天夜總會開張的帖子，早已寄去澳門，按照一般通常習慣來講，一個身負澳門黑社會重責的頭子，爲了這點小事，遠征異地，如果事先沒有安排佈置，來得總嫌有點突然！

藍妮妮是個善疑的人，她同華福這回事，雖然極端祕密，然而，紙裡包不住火，假如漏了風，給華雲龍知道，他雖然對自己無可奈何，可是，華福的命運已是無可挽救的了。

華雲龍這次遠征香港，的確引起一般黑社會裡的注目，他過去來香港的次數，也不止一次，但他俱是藏頭露尾，來去匆匆，沒有像這次正大光明的，高居在藍天夜總會，當衆要訓斥自己徒弟的情形。

他到香港之前，無可置疑的有過一番佈署，至於藍妮妮同華福的事，據他得到的情報，已有可疑，所以他才決定自己過來看看。

他這個人一生什麼都好商量，刀架在脖子上也不皺一皺眉頭，惟獨對於女人的事，他決不放鬆，凡是經過他染指的女人，決不准別人動她一動，換言之，如果有人去摸他

玩過的女人，他拚命也要找着對方，把那筆賬算淸了的。

他這次在澳門接到藍妮妮給他一份藍天夜總會開幕的請帖，他祇笑了一笑，原來沒有打算到香港來道賀，但他對藍妮妮到香港以後的事，已是在時刻留心，他除了派華福直接參與藍妮妮的事以外，還另外派了許多爪牙在暗中密佈，隨時有情報向他報告。

他對華福的工作，顯然已感到不滿，剛好這天他拿着藍天夜總會的請帖，有個爪牙剛由香港回澳門，在他耳邊說道：

「老大，華福這次出任藍天夜總會經理，事前居然沒有向老大請示，這小子目中已沒有老大了，再聽任他搞下去，老大的聲譽，難保不受他的影響呢！」

「嗯！你打聽得確實嗎？」華雲龍問。

「他成天同那個女人在一起混，有人還看見她們在淺水灣鴛鴦戲水呢！」那爪牙進讒言。

「胡說，我派華福的任務與你們不同，我素來信任他，這種事他不會幹的！」

「老大！祇怕她們弄出笑話來，丟老大的人，至於藍天夜總會的經理，已內定是他，小的已打聽確實了。」那爪牙想打垮華福。

「假如你所報不實呢？」

「我願受幫規懲戒！」

華雲龍的耳根子軟，喜聽讒言，但他一向是信任華福的，年紀青，有幹勁，對於他忠心耿耿，也曾替他賣過命，這是他信任華福的原因。

他是一個長於謀劃，兼籌幷顧的人，在他想來，派華福去監視藍妮妮，控制住她，使得她離開不了自己掌握之中，一面利用她爲自己在香港打天下，消滅自己敵人方傑！

在這種情況之下，華福的任務是艱巨的，他知道藍妮妮有如一頭野鳥，難以駕馭，不費一點時間，一時是難於任務達成的。

當然不能限制華福的行動，而且，華福的個性，他摸得最淸楚，最透澈，他在聽了那爪牙報告之後，略略沉吟，把頭點了兩點，又搖了兩搖，似乎還不能十分盡信的神情。

「老大，你如果不信，可以親自到香港走一趟，她們的行動，決不能逃過老大你的慧眼的。」那爪牙摸透他的性格，進一步說。

華雲龍聽了那爪牙的報告，想起藍妮妮那種千姣百媚的狀態，一身肌膚皙白，一副冶艷，嫵媚的蕩婦模樣，而自已不能滿足她，令她失望的神情……

假如華福代替了自己，她們有如乾柴烈火，如魚得水，他的腦海之中，似有觸景生情之感，於是，他把信任華福的念頭，一掃而空，是可忍，孰不可忍，華福的事，觸犯了他的忌諱，殺機頓起，眼中也充滿了血絲。

華雲龍是恨極了，他恨不能將那一對狗男女，碎屍萬段……

他不再猶豫，決定親身到香港去一趟，把藍妮妮和華福的事做個了斷。

「不用多說了！」華雲龍眉挑雙煞，說：「我明天一早，頭班船去香港，那邊的警戒事項由你去佈置，在北角一帶多派幾個弟兄，記着，我這趟出門，公開露面，還是第一次，一切要小心了。」

那爪牙見目的已達，領命而去。

這是華雲龍到香港來的動機，照說，他不會被藍妮妮三言兩語打斷了他的原來計劃，他決不是一個可以輕易說服的人。

可是，他在與藍妮妮談話之間，已看出藍妮妮的面色不正常了，她表面做得柔順和

婉，神情之間，已暗藏着惱怒之態，藍妮妮是個不好惹的女人，他早已聞名，心狠手辣是出了名的，再加上中央警署十來名警探，穿出穿進，萬一說得話不投機，藍妮妮一翻臉，事情會弄得不可收拾地步。

藍妮妮堅持不讓他與華福見面，明明在掩護華福，但是，捉奸捉雙，她們的事倒底不是自己親眼所見，他在略作思考之後，把一口氣忍下去了。

此時，恰巧周大成走了進來，藍妮妮故做親暱之狀，拉着周大成的手，替華雲龍介紹，說：

「這是澳門『龍社』當家的華老大，華雲龍，這次特地由澳門趕來捧我的場，周幫辦，請你多費神，多多關照！」

周大成今天穿着一身警服，胸前配帶港督頒賞的勛章，威風十足，握着華雲龍的手，哈哈大笑，說：

「久仰！久仰！華老板光臨敝地，榮幸得很！」

華雲龍是黑社會的人物，儘管他在澳門圈子裡兜得轉，見到警方的幫辦，又是兩樣神情，趕緊站起身子，哈着腰，口裡連說：

「豈敢！豈敢！周幫辦的大名，我在澳門早已聽說了，初到貴地，有不到之處，還請周幫辦指教！」

藍妮妮把周大成安置坐下，扶着他的肩頭，盈盈一笑，說：

「你替我陪華大爺談談，我上樓去轉一趟就回來！」

她抽身出了經理室，在三樓把華福找到，向他遞了個眼色，兩人走到一間休息室，華福神情緊張，低低地問：

「大爺還在生氣嗎？眞糟，他的脾氣我是知道的，等會他要找我的人，怎麼辦？」

「我現在已把他安定下來了，大約不會再找你，慌什麼，沉着氣呀！」

「躲過和尚躲不了寺，找不找我，還不是早遲的事。」華福極爲不安地說。

「不要理他。」藍妮妮狠狠地，說：「你卽刻離開這裡，有事我會擔代的。」

「那我以後就不要想再見他的面了。」

「傻瓜，你現在人在香港，不要買他那門子賬，以後，哼！同他一刀兩斷，不是結了嗎？」

「他不會饒我的，他的手段辣得驚人呢！」華福說話的聲音都變了。

「你眞窩囊，華雲龍又沒有長成三頭六臂，要嚇成這個樣子！」

「我怕逃不了他的掌心！」

藍妮妮一咬銀牙，說：「哼！他要敢動你華福一根毫毛，我叫他回不了澳門去！」

「那麼我現在走到那裡去？」華福已是神經失常，惶張萬分。

「你先到香港大酒店，呆在我的房間內，我會關照那邊的茶房，不准任何人進我房的。」

「樓下已佈滿了『龍社』弟兄，恐怕走不出去吧？」華福驚恐地說。

藍妮妮見他吓得直得哆嗦，心中也暗暗佩服華雲龍幫規森嚴，她眼珠一轉，說：「走！我送你由後樓出去，記住，你回到香港大酒店，不聽見我的聲音，不要開門。」

她把華福送走，又回到經理室，周大成一見她，就站了起來，她仍然不動聲色，笑容滿面，說：

「周幫辦，要走嗎，我送送你！」

「不用了，藍老板，我到樓上去看看！」

她一拉周大成的膀臂，左手心合上周大成的右手，把一張預備好的支票，很自然地

遞了過去，周大成會意，她趁勢一挽周大成手臂，緩緩踱到經理室門外，輕輕地說：

「那個姓華的來意不善，勞你駕，替我把他看住了。」

周大成聽了一怔，說：

「他不是來捧場的嗎？」

「哼！强龍不壓地頭蛇，他想上門欺負人，我姓藍可不是好惹的！」

「倒底是怎麼一回事？」

「你是明眼人，還看不出嗎？他要是眞心來捧我的場，就不會在下面埋伏那麼許多人了。」

周大成「哦」了一聲，說：「妳同他是什麼關係？」

「現在不要多問這些啦，我託你的事，你照辦，不是得了麼？」

「人家是客邊，我不問清楚，怎樣下手呢！」周大成頗感困惑。

「我也不是叫你逮捕他，像他這樣不穩人物，我不託你，你們幹警探的，也有責任看住他呀！」

周大成手心裡捏着他的支票，心裡雪亮，把頭連點了幾點，說：

「藍老板，我遵命照辦就是！」

她用手輕輕一拍周大成，抿着一笑，柔聲地說：「我的周幫辦，你多多幫忙吧！」

她這次回到經理室，臉色就不一樣了，忽然變得沉靜嚴肅，沉着臉，向沙發上一坐，兩手抱着膝蓋，連看也不向華雲龍看上一眼。

華雲龍同她久別重逢，原是想與她重溫舊夢，剛才他不堅持要找華福，當然也有這種成份在內，假如她能溫柔體貼，再給他一次發洩的機會，也就證明她同華福是沒有那回事，說不定，他會大事化小，不再追查她們這檔事的。

此刻，華雲龍的變態心理，正在發酵，他在等她，他想到她的另一種安慰。

他忽然看到藍妮妮沉着臉，不是滋味，以爲她是遇到不如意地事，決沒有想到她是擺給自己看的。

「怎麼啦，藍小姐，同誰在鬧彆扭，又不高興啦？」華雲龍裝做笑臉問。

「沒有什麼！」藍妮妮滿臉不是滋味。

「也難怪妳，今天也忙夠了，華福那裡是塊料，這天的場面，還不是靠妳一個人應付麼？」

藍妮妮又聽他提到華福，不由地火往上冒，但她終於忍下了，兩手一鬆膝蓋，說：

「眞氣人，誰都要欺負到我的頭上來了，我不是沒有見過世面的，以前我在麗都的時候，局面并不比這裡小呀，祗要我說一句話，誰敢說個『不』字，我這個人辦事，一向是講個爽快，什麼拖泥帶水的，我就不聽那一套！」

華雲龍聽得摸不着頭，也不知她在發誰的威，仍然拉着笑臉，說：「看誰在欺負妳嗎？妳同我說，我叫人把他打發了，何必生這大的氣呢？」

藍妮妮拿起一支烟，狂吸了兩口，一抬身子，瞪着兩隻大眼，說：「我的華大爺，你說得到輕鬆，這裡是香港，不是澳門，就憑你那一手，祗能在你澳門那個小場場上去擺威，香港這個地方你是吃不開的。」

她眞有一手，她在借題發揮，當眞的把華雲龍給說得楞住了。

華雲龍走過三山五嶽，是個老江湖了，藍妮妮話出有因，他焉有聽不出的道理，如果換在平時，如果是在澳門，像藍妮妮這樣一個被他玩過的女人，指桑罵槐，他會不動聲色，叫人拿出簇條鞭子，把她抽爛了的。

此時此地，他是藍天夜總會的客人，他聽得雖然不入耳，祗有把她話吃了，裝做沒

有聽見。

那知藍妮妮更難聽的話還在後面呢，她看見華雲龍裝聾做啞，似乎餘怒未息，將手上烟幕向地氈上一扔，冷冷地，說：「這是從那裡說起，一個大好的黃道吉日，一副大順子，碰見四個頭，鬧一肚子閑氣，不是碰見了鬼嗎？」

女人就是這樣的難弄，同你要好的時候，媚態百出，惹人生憐，看見了她，任憑是能征善戰的英雄，也會生出非非之想，要是她一翻臉，擺出一副母老虎的姿態，不但令人乏味，望之會生出一種厭惡的心理。

藍妮妮在柔順的時候，冶艷嬌媚，美麗可親，華雲龍是嘗過她的滋味，猶有餘念，現在看到她一副不還價的面孔，兩道眉毛，像一個倒八字，鼻子偃着，實在使人看之生畏。

華雲龍究竟是有涵養的人，抱着男人不同女門的心理，等她氣消了，還想同她親熱一番。

「我同他沒有什麼好說的，她的命是我救活了的，她會柔順地被我玩弄，她在床上像一隻綿羊那樣服貼，我能對她怎樣……」華雲龍默默地念着，他祗要一想起自己無

能爲力，而藍妮妮一種狼狽難受的樣子，很自然地他的心裡就會感覺抱歉。

「好啦！好啦！不要再生氣了。」華雲龍打着哈哈說。

「誰敢同你華大爺生氣，我們女人家生成就是弱者，被人家欺負上了門，也只有打碎了牙齒和血呑，不忍着有什麼辦法呢！」

華雲龍始終不理她那一套，站起身子，用一隻手搭在她肩上，哈哈笑道：「我知道妳是在對我發威，妮妮，我不怪妳，現在的時間已不早了，妳住在香港大酒店麼，我陪妳回去，妳看妳，氣成這個樣子，眞叫人難受。」

藍妮妮很快地用手向上一拂，將華雲龍的手由她肩上推下，滿臉怒容，說：「華大爺，我們不來這套，你要看得起我，請你放尊重些，我叫人在六國飯店替你開個房間，恕我不奉陪了。」

華雲龍被她刮了鬍子，大失所望，但他仍舊笑嘻嘻地說：「妳不是住在香港大酒店嗎？妳不要我去，難道……」

「你管得着嗎？那是我的自由！」

這一下，可把華雲龍的氣惹上來了，他的眉頭一揚，兩隻眼睛閃閃發光，狂吼一聲

，說：「藍妮妮，妳不要敬酒不吃，吃罰酒，我華雲龍的錢是可以隨便化的，妳叫華福上來，我問問他，那箱子貨是怎樣脫手的？」

「我不知道？」

「我是問那箱子貨色？」

「什麼？」

「妳在裝傻，妳這個藍天夜總會不是我那箱子東西，妳能開得成麼？」

「哼！虧你還敢提那箱子貨，我問問你，敢不敢承認那箱子貨是什麼東西！」

「妳翻臉無情，妳想抵賴，我斃了妳！」

「祇要你有胆量，你不妨試試！」

「呔！混賬的女人，不値價的爛汚貨，我今天不打妳，煞煞妳的威，妳大概也不知我華雲龍的厲害！」華雲龍無名火起，揚高手掌，欲作怒毆之狀。

門聲一響，周大成突然走了進來，這個老練的華人刑事幫辦，兩手插在衣袋裡，人已走到了藍妮妮的背面。

「什麼事，這種地方可以隨便胡來麼？」周大成大聲斥着。

華雲龍的手垂了下去，一副尷尬的臉色，難以形容。

藍妮妮穩穩坐在椅子上，火就大了，她指着華雲龍，說：「他想詐人，說他有一隻箱子裡面有貨，周幫辦，請你問問他，是什麼箱子，裡面又有什麼貨？」

「那是妳想存心吞沒，我不願意說。」華雲龍不甘受騙，狠狠地說。

周大成反顯出息事寧人的態度，他對華雲龍微微一笑：「華老板，你是有身價的人，又是來捧場的，鬧出笑話，明天報上花邊新聞裡登了出來，太不好看，香港這地方可不比澳門，有我們刑事警探在場，能讓你們打得成架嘛？」

他的話軟中帶硬，擺出一面孔不屑神氣。

華雲龍平生沒有栽過跟頭，這一次却栽定了，但他這口氣却想出在華福的身上，他對藍妮妮陰森地一笑，說：「好！妳有本領，這筆賬我們以後再算，東西我不要了，請妳把人交出來，由我把他帶走！」

「人！是誰？」藍妮妮故意現出驚愕之色。

「不要裝蒜了，姓藍的，他不是貨色，可以隨便吞沒的。」

「我不知道，我這裡沒有你的人。」

「華福不是你們藍天夜總會的經理麼？請妳把他交出來，我要帶他回去！」

「呸！你還好意思說，華福是你交給我的，我向你具過結，藍天夜總會經理就是我，你要找他，請便！」

華雲龍又吃了她一記悶棍，他恨不能一槍把她打死，他的手已向腰間移動。

「不許動，走！」周大成怒斥着。

「她太欺負人，我要搜查她藏匿我的子弟。」

「不要多說，走！」周大成再次發出斥聲。

「這是我們私人恩怨，請你原諒！」

周大成看他有抗拒不走之勢，他知道這種在黑社會裡有地位的人物，不是可以輕易就範的，他怕華雲龍亮出武器，那事情就感到扎手了。

他先發制人，很快地亮出一柄短槍，從藍妮妮身後繞了過去，華雲龍兩手高舉，怒聲大叫：「周幫辦，你想用武力來壓制我嗎？」

周大成根本不理會他，一伸手，在他腰間把槍抄出，然後，退了幾步，淡淡一笑，說：「華老板，這柄傢伙，暫時寄存在我這裡，我們負治安責任的人，看見這些東西就

犯醋！」

他把槍隨卽向腰間一插，以開玩笑的口吻對華雲龍，說：「華老板，今天眞冒犯了，要是在澳門，不要說一柄槍，就是你華老板全身掛滿了傢伙，也沒有人敢向你動一動呢！」

俗語說：「人在屋簷下，誰敢不低頭。」華雲龍人再狠些，到了此時，也祇好向周大成作了一個苦笑，站起身子，冷冷地說：「山不撞，路撞，周幫辦，今天承你栽培，我華雲龍心領了，我還得趕末班船回澳門，再會！」

他沒有再回頭，怒氣冲冲地走了。

祇聽藍天夜總會經理室內發出一男一女的笑聲，藍妮妮那張支票的魔力眞不小，「無功不受祿」周大成總算對她把事情解決了。

「周幫辦，謝謝你啦，你今天做得太狠了一點吧！」藍妮妮嗤地一笑說。

「我算是對他客氣地呢，他祇要一瞪眼，再呆下去，就不好看了。」周大成說。

「那麼我請你下樓去飲兩杯，可好？」藍妮妮又恢復本來面目，嬌艷如花。

「不用了，我還得派幾名警探到碼頭去照料他們！」周大成移動身子，向外面走。

周大成做事，當眞辦得澈底，在華雲龍上船的時候，果眞有幾名警探在澳門碼頭林立，華雲龍就這樣黯然失色的回去澳門了。

藍妮妮在周大成走後，稍事料理，回到香港大酒店，她一進門，就問僕歐：「這邊有人來找過我嗎？」

「有兩批人來過，我們都遵照藍老板的吩咐，把他們打發走了！」那僕歐恭身回答。

她從皮包裡拿出兩張大鈔，遞給僕歐，走到自己房間，那僕歐正想替她開門，她一擺手，在門上輕輕敲了兩下，嬌聲地道：「我回來啦，還沒有睡嗎？」

華福在裡面聽到她的聲音，把門打開，藍妮妮一看見他，用手指一抹他的下巴，笑盈盈地，說：「你等急了吧？」

「那個老傢伙呢？」華福緊張地問。

「被我打發走了。」藍妮妮形同無事一般。

「妳是說他回澳門去了？」

「還在發慌嗎？你放心好了，他以後大概不敢再來找麻煩了。」

「是怎麽走的？」華福半信半疑地問。

「今天總算給了半個面子，否則，哼……」

「他會向妳屈服嗎？」

「我的一手，是經常不肯一露。」藍妮妮帶着神祕的微笑，說：「大約你還不知道我的厲害呢，你平時祗看到我的弱點，以爲我胆小如鼠，不夠份量，其實，我用出來的手段，在江湖上是人見人怕的，要不，你師傅就會服服貼貼的跑走了嗎？」

她究竟用的什麽手段，沒有詳細說了出來，可是，華雲龍是被她嚇走了，那是事實，這就是她在華福面前運用微妙的手法，從此以後，她要華福俯首稱臣，對她另眼相看了。

「那麽以後我到藍天夜總會去，不是更危險了麽？」華福戰戰兢兢地說。

「傻瓜，有了我，你還怕誰？」藍妮妮輕輕一笑，說：「祗要你不離開香港，不離開我的身邊，華雲龍胆子飛了天，也不敢再來碰你的了。」

她的話說過了火，她的確沒有摸清華雲龍的底子，而華福也太迷信她，就這樣，把華福一條性命，寃寃枉枉送掉了。

她把話說完，小嘴一撅，送到華福臉上，親了一下，說：「好了，我替你把事情解決了，現在該你好好的來侍候我了吧！」

此刻，華福身心輕鬆，愉快地將她摟住，說：「我永遠侍候妳，我永遠不會離開妳的！」

藍妮妮一隻粉面的玉臂，鈎住他的頸項，嗲聲地說：「是眞的？」

「妮妮！我愛妳，我……」

她把帳幕一拉，把他拉到「席夢思」床上去了。

7

華雲龍回到澳門，又是一條生龍活虎，他在香港藍天夜總會鎩羽而歸的事，沒有向任何人談起，從他陰森冷靜的面上推測，一場腥風血雨的戰鬥，是不可能避免的了。

他這次沒有把華福帶回澳門，是他在幫規權力上一個考驗，他自然要扳回這個面子，他計劃着，先把藍妮妮幹掉，還是先處置華福？

他呆在中央飯店三樓，思考了好多天，終於，他把要做的事決定了，把報復藍天夜總會一場折辱，統統集中的華福一個人身上。

假如不是華福出賣他，藍妮妮就不會因袒護華福，唆使周大成下他的面子，華福是這件事的罪魁禍首，當然，他第一個箭頭就指向華福了。

「老大，不用再考慮了，我帶兩個人到香港去，把那對狗男女的頭提回來，不就得了嗎？」他手下弟兄李虎子自告奮勇說。

「不能那樣做！」華雲龍蹙着眉頭，說：「我們的家法要緊，要維護家法，華福欺

師滅祖，是該碎屍萬段的！」

「不是便宜了那個女人嗎？」

「留到她，以後有的是時間，再慢慢收拾她！」

李虎子在「龍社」弟兄當中是個不含糊的脚色，他同華福俱是被華雲龍看得起的，他討下這份差事，正合華雲龍的心意。

「虎子，你準備帶幾個人去？」華雲龍問。

「人多手雜，要幹，就幹得出色點，我不想帶人去！」李虎子說。

「華福是有幾手的，你能對付得下嗎？」

「老大，我有信心把這件事辦好，我不但要幹掉他，我要切下他頭帶回來。」李虎子揚着眉頭說。

「一切要小心，不要在人多的地方動手。」華雲龍叮囑他。

在李虎子走後，華雲龍又另外派了幾名爪牙，暗中協助李虎子，他始安心的在澳門等着消息。

香港藍天夜總會，生意鼎旺，賭場，舞廳，座無虛席，藍妮妮口裡衔着一隻長象牙

烟咀子，在賭場裡打了一個轉，走上四樓，她找了一張枱子坐着，忽然舞興大發，她抬手把僕歐叫了過來，說：「你替我到樓下請華經理上來，就說我找他！」

那僕歐應了一個「是！」老板的命令，如飛一般跑到樓下去找華福。

藍妮妮在舞場裡等了一歇，祇見那僕歐跑得額上汗珠直冒，說：「華經理被人請出去了，他已留下話，他一回來，就會上來的！」

藍妮妮聽了一怔，陡然間感到詫異，她匆忙地走到櫃上，拿起電話：「是劉總管嗎？華經理呢？」

那面的回答說：「華經理在五分鐘前，被人打電話約出去了。」

她雙眉緊蹙，又匆匆趕下了樓！

她在二樓賭場櫃枱上找着劉總管，仔細地盤問他，劉總管說：「華經理是在二樓接電話的，他把電話掛斷，拿着上衣，就出門去了。」

「他有沒有向你交代過什麼話？」藍妮妮問。

劉總管說：「他祇說有朋友約他去談話，就匆忙地走了。」

藍妮妮最近對於華福的行動，非常注意，她怕華雲龍來找他的麻煩，還特別關照他

，叫他謹愼，不要亂動。

她焦急得在藍天夜總會團團亂轉，把她跳舞的豪興也打消了。

華福今天這個約會也太巧了，只相差五分鐘，如果他上樓去陪藍妮妮，這個電話就接不到了。

他在看到藍妮妮轉身上樓的時候，賭場櫃台上就叫他去接電話，他略一遲疑，拿起電話筒，那邊是個極熟的聲音，說：

「是華福嗎？我是李虎子呀！」

「啊！李虎子你好嗎？」華福素重義氣，李虎子是他同參弟兄，他很親熱的說。

「唉！」李虎子在電話裡嘆了一聲，說：「我在澳門不能混啦，爲了你的事，老大把我趕出來啦！」李虎子故作驚人之語。

「什麼？因爲我，老大把你趕出來！」

「可不是嗎？華福，我來投奔你的，你那裡有辦法嗎？」

其實，要眞是李虎子來投奔他，藍天夜總會添個把人，確是個容易的事，但是，他顧慮着藍妮妮，因爲李虎子是澳門來的，是以他當時沒有答應李虎子，他更沒有考慮李

虎子的來因，於是，他在電話裡，說：

「我這邊環境太複雜，李虎子，等兩天再說，好嗎？」

「我是被老大趕出來的，腰無分文，我即刻來看你，怎樣？」

「你不要來。」他回頭看了看，低低地，說：「你在那裡，我送錢來給你用，就是！」

「好！我在筲箕灣美翠樓茶室等你！」

華福是個情感豐富的人，年紀青，講義氣，他聽說李虎子爲了他被華雲龍趕出來，一時情感衝動，沒有顧慮到前因後果，他在電話掛斷以後，一摸袋子，大約還有幾張大鈔，於是，他向櫃上交代了兩句，很快地就走出了夜總會大門。

北角離筲箕灣路程不遠，他心急如火，攔了一部街車，直向美翠樓茶室駛去。

他一跨進美翠樓，就見李虎子還是老樣子，向他作了個手式，他走了過去，親切的向李虎子一拉手，問道：

「你被老大趕出來啦，是眞的？」

「你我弟兄還說假話嗎？還不是爲你的事，我多了幾句嘴，老大說我也同你一樣靠

不住，他一連聲叫我三次『滾出去！』華福，你想，我能不走嗎？」

「你現在住在那裡？沒有錢化，我帶來啦！」華福誠懇地說。

「我住在七姊妹一間木屋裡，華福，我想託你替我辦一件事！」他故作神祕狀態，向左右檯子上瞥了一眼。

華福以爲是錢的事，從身上掏出五張大鈔，遞了過去，說：「這些，你先帶去化，不夠用，我會送給你的！」

李虎子把他的手一推，說：「錢先擱着，你把我託的事解決了，再說！」

「什麼事？」

李虎子輕聲說：「這趟出來，帶來兩包白的，（嗎啡）香港的路子我不熟，祗要你能幫這個忙，我有了錢，就不想麻煩你找工作了。」

華福腦子一轉，想起畢老四，猶豫了一下，說：「路子是有，我還有事，改天替你辦，怎樣？」

「不成！不成！」李虎子愁着眉，說：「我欠了滿身債，明天就過不去，我把貨交給你，夜裡好辦事！」

華福一看他滿面帶着央求的神情，心裡一軟，暗自忖道：「他爲我被老太趕出來，人家在困難中，說不得也要騰出時間來，替他跑一趟！」

「好吧！你把貨交給我，明天在原地方拿錢！」華福慷慨允諾。

「貨還不在身邊呢！」

「那怎麽辦？」

「你不是要回北角嗎，我們找部『的士』在七姊妹彎一趟，不會躭擱你時間的！」

華福點點頭，付了茶賬，李虎子一把拉着他的臂肘，打趣地說：「那個女人聽說是個尤物，華福，紅頭蒼蠅跌在糞缸裡，得其所哉了吧！」

「我們老兄弟啦，開什麽玩笑？」華福紅着臉說。

他們走出美翠樓，找了一部「的士」，駛向筲箕灣，在車子裡，兩人有說有笑，華福對他雖然稍有疑心，可是，絕未想到李虎子會來向自己動手，而且，李虎子又是一個人出面，縱然話不投機，李虎子也不是自己的對手。

車子停到筲箕灣一個黑巷子裡，李虎子吩咐司機剎住車，兩人跳了下車，李虎子引

路，轉了兩個彎，向另一個角度走去。

月色朦朧，沙灘上一片漆黑，華福停住脚，說：「前面全是海灘啦，你住的木屋在那裡？」

「華福，我能寃你嗎？」李虎子用手向前一指，說：「你看，那不是一間木屋嗎！」

華福抬頭向遠處看去，李虎子的槍口已抵住他的腰眼，陰森森地一笑，說：「華福，你可不能怨我呀，這是老大的命令，你違背幫規，理應處死，我李虎子是奉命行事，假如你有遺言給那個女的，我爲弟兄的友情，請你說出來，我代你轉達他，決不食言。」

華福腰眼一酸，兩手往上抬起，心念一動，知道上了大當，當下，他沉住了氣，說：「虎子，你太不夠意思了，老大的命令，祇要你傳達一聲，我能不遵命行事嘛？你做上圈套，誘我上環，你說，你對得住人嗎？」

李虎子臉上一紅，在月夜之下，自然也分辨不出，他此時已是殺氣騰騰，在等華福再說兩句，就準備扣動扳機了。

就在這千鈞一髮之時，華福猛然將腰一扭，左手向李虎子左腕掃去，右腿膝蓋已撞上李虎子小腹，只聽「噹」的一響，李虎子的那隻手槍，已被打出一丈開外。

槍隻落地，華福的胆子就壯了，兩個俱是好手，短兵相接，李虎子小腹上着了他一膝蓋，向後倒退了幾步，稍一定神，左拳已砸到他的右頰，右手一掌橫向他腰肋切去。

華福面上着了李虎子一記拳頭，被打得兩眼金星亂冒，踉蹌跌在沙灘地上。

李虎子趁勢一躍身，左腿壓在華福胸脯上面，雙手掄拳向他兩穴打去。

照華福過去的力道，遠在李虎子之上，可是，他近來被藍妮妮纏昏了頭，色厲內荏，已是外強中乾，他在下面奮力掙扎，一起腿，脚尖打在李虎子後腦上面，膝頭一鬆，被華福翻轉身子，把李虎子壓住。

兩人在沙灘上打得翻來覆去，可說是一場狠命的搏鬥，各人都負着重傷，衣服亦盡被撕得七零八落。

他們打了足足有二十分鐘，肉搏鏖戰，扯了一個平手，誰也沒有致倒誰的死命，但他們俱沒有想到，還有一件足可致命的武器，不過距離他們六七尺遠，橫放在沙灘之上

。

一個人到了生死關頭，除了自衛以外，還希望把敵人打倒，何況他們已是近身肉搏，兩方俱是拳擊名手，稍一失神，即有性命危險。

忽然間，華福看到那隻手槍，心意一動，抱着李虎子的身軀，向手槍方向翻滾而去。

他想先聲奪人，在翻滾的當口，把手槍取到手中，那麼這場架，是準贏不輸的了。

他看看手槍放在那邊，已然近在咫尺，猛的一翻身，一隻右手已伸了過去。

李虎子看他忽然伸手去取手槍，心中一急，狠命把他的右臂揪住，自己身子上游，也準備奪取那柄手槍。

現在的打鬥趨勢，已移轉目標，祇要誰奪到槍枝，誰就勝利，於是，由狠命的肉搏，變成奪槍的比鬥了。

月色淒涼，四處俱無人聲，華福的手已接近槍柄，不過尚差寸許，又被李虎子拉了回來。

此時，華福已是氣斷力竭，四隻在沙灘上的手，你來我去，始終沒有一個人得在手中。

那知華福的太陽穴，在打鬥之時，已被李虎子擊了一個小孔，早已滲出血液，在雙方拚命混戰之時，毫未感到絲毫痛楚，時間已久，血往外湧，不覺一陣頭眩，再也撐持不住，略一疏神，那柄致命的手槍，已經掌握在李虎子手中。

華福眼見槍隻被敵方得手，一時怒火憤起，也未去搶奪李虎子的槍隻，陡的一拳向李虎子天靈砸去，「砰！」的一聲，槍彈打進華福胸膛，而李虎子的天靈亦被華福拳頭擊裂，血漿外流，同歸於盡了。

藍妮妮在聽到華福外出以後，心驚肉跳，因為她知道華福在香港沒有朋友來往，此時突然被人約走，準知是凶多吉少，她向電話總機查出，當時華福與人通話的內容，當即帶了藍天夜總會兩名打手，一部汽車趕到美翠樓，已經遲了一步。

美翠樓一名茶房對她說：

「在半小時前，確有像華福那樣的人，與一個青年在飲茶，兩人似甚融洽，毫無敵對行為，在出門的時候，兩人并互相拉着手臂，狀至親熱，出門後雇了街車，向上環方

向駛去。」

「這就奇怪了。」藍妮妮喃喃地說：「他那裡有這樣的朋友呢？」

她去美翠樓撲了一個空，頹然返回藍天夜總會，極力思索華福可能去的地方，又打電話到香港大酒店，那邊回說：「沒有回來！」

藍妮妮坐在藍天夜總會經理室裡，猛吸着香烟，緊鎖着眉宇，兩隻眼睛在看壁上掛着的時鐘，已是午夜一時了。

桌上的電話鈴響了，她心裡一陣驚喜，她希望是華福打來的電話，一側身，拿起電話筒，她準備在電話裡申說他一頓，以消胸中惱恨！

「喂！我是藍妮妮呀！呃！你是周幫辦？是找我說話嗎？」

她聽到是周大成的聲音，頓覺一凜。

那邊是周大成，在對她說：

「剛才我們接到筲箕灣警署的報告，在七姊妹沙灘附近有兩個青年人互相毆鬥，其中一人，似是藍天夜總會的華經理，所以我特地打電話來向妳報信。」

藍妮妮一聽華福有了着落，來不及問鬥毆的情形，大聲的說：

「周幫辦，謝謝你，請你卽速派人送華經理回來，同他鬥毆的人，也請你從嚴懲辦！」

「啊！據偵查小組報告，那兩個青年，一個已被彈中胸膛，另一個似是硬傷，腦殼被對方打碎，兩人俱已氣絕死亡！」

「呃！你……你是說華福已經死了？」她驚得目瞪口呆，結結地說。

「是的！藍老板，他是你們藍天夜總會的經理，妳趕快派人到現場去照料吧！」

七姊妹沙灘上，華福躺臥在血泊之中，胸膛打了一個大洞，滿臉是血，一身西服已經被撕得零亂不堪，顯係在生前是經過一場殊死搏鬥的。

另外一個死者，前額打碎，七竅流血，污泥和血漿塗在他的臉上，已認不清本來面目，慘不忍睹。

藍妮妮仔細在那個屍體面上端詳了一陣，再察看他的身軀形狀，斷定他是澳門華雲龍派來的兇手，但，這是無憑無據的事，何況，兇手已經死了，死無對證，這件雙方毆鬥死亡案件，已無對象可資偵查！

她同華福在現場算是見了最後的一面，傷痛欲絕，藍妮妮這個女人，一向是面善心

狠，在她手下死的人，她從不一顧，毫無憐惜之情，今天她對華福的死，表現得特別哀泣，從內心裡發出一種難捨情狀。

現場被警方派人監視，據警探偵查結果，并無第三者滲雜其間，純係雙方互毆而致死亡，并在那個屍體身上抄出上千的美金，足以證明與財無關，完全是一種恩怨報復行爲。

藍妮妮雖力持偵查對方幕後主持人物，警方對於這類黑社會的互毆死亡事件，看得稀鬆平常，這時，周大成也趕來，藍妮妮傷痛地對他，說：

「華福死得太慘了，這明明是華雲龍的主使，周幫辦，希望你澈底地查辦這件案子，我會重重謝你的！」

她預料華雲龍再次一步動作，會臨到她的頭上，所以她特別提出華雲龍的名字，希望警方重視案情的嚴重。

周大成搖搖頭說：「我們現在還不能這樣武斷的判斷，藍老板，我尊重妳的意見，留待我們再作進一步偵查！」他說完，又安慰藍妮妮幾句，接着又說：「妳暫時把姓華的屍體領了回去，以後案情或有新的發展，我們警署偵查案件，是要有充分證據，才能

作最後決定，華雲龍不是個普通人物，他的根據地是在澳門，他有他的實力，他的門路，我們不能隨便去找他的。」

「這麼一說，華福的死，是寃沉海底啦！」藍妮妮哭喪着說。

「一命抵一命，他不是也把對方砸死了麼？」周大成彷彿華福的死已有了抵償。

藍妮妮沒有再說話，她帶着沉痛的心情回到藍天夜總會，照呼劉總管去辦理華福的後事，這是她再一次失掉了一個可意的男人。

李虎子的死，在香港沒有引起一般人的注意，可是，澳門方面却有着相反的情形，他死的消息，當天就傳到華雲龍耳裡，那是華雲龍派去協助李虎子的爪牙所給的報告。

澳門將軍副街轉角處一所寬大的樓房——「龍社」的大本營，華雲龍澈夜未眠，他咆哮着，對那幾名爪牙，說：

「我的計劃統盤失敗了，你們會這樣窩囊，讓李虎子去同華福硬碰，假如你們當時與李虎子聯手進攻，他會慘死在華福手上嗎？」

華雲龍在「龍社」，是有絕對權威的，他說的話，沒有任何人敢吭一下子氣。

「你們祇知道在澳門稱英雄論好漢，一到了外碼頭，就轉了向，華福，是個夠種的弟兄，他反了，能夠替我賣命的，就數李虎子，在短短時間裡，忽然損失兩個得力弟兄，以後香港方面的事，誰能替我擔代？」

華雲龍在發威的時候，照例是沒有人敢說話的，他歇了一下，兩隻銳厲的目光，向四週一掃，最後落在一個人的身上，那是華雲龍開山門的弟兄，獨眼康太，無疑地，他是希望康太出馬應陣，唯有康太始能擔當這項重要的任務。

康太在「龍社」裡地位很高，除了華雲龍，他佔着第一把交椅，他在華雲龍打天下的時候，賣過死力，他的一隻左眼也是被仇家刺瞎的，他現在掌管華雲龍一切事務，是個足智多謀的人。

華雲龍對康太存着幾分客氣，所以他沒有把自己的意思表達出來。

「老大，這件事還要從長計議！」獨眼康太終於發了話：「那個姓藍的女人，過去在香港已經有着絕大的力量，根深蒂固，老大你這次幫助她，那算是走了眼，不過，我們不是她一個對象，還有九龍的方傑，當初老大是想以毒攻毒，叫姓藍的去對付方傑，結果，實得其反，應了一句俗話：『賠了夫人又折兵！』老大，你的計劃澈頭澈尾的失

敗了！」

他在說話的時候，面容嚴肅，說得條條有理，「龍社」的弟兄，個個聽得啞口無言，靜待他再下說去。

華雲龍能夠在澳門混得到了今天局面，多半也是靠他協助起家的，他的話儘管聽在華雲龍耳裡不太入耳，在華雲龍臉色看來，顯然，沒有絲毫慍意。

康太一隻右眼向四圍一看，又接着說道：

「現在已到短兵相接的時候，你不打他，他會來打你的，藍妮妮這個女人，詭譎多變，萬一她同方傑聯手進攻，那事情就更扎手了。」

他鬆了一鬆領口，激昂地說：

「方傑在江湖道上是出名的狠人，凡在黑道中跑過的脚色，幾乎無人不知，老大既然決心要去掉他，我康太願意接受老大的命令，去同他碰碰！」

下面的一般小兄弟，聽他說要出馬應陣，個個磨拳擦掌，一片喝采之聲。

華雲龍微笑點頭，伸出一個大拇指，說：

「康太，有你的，希望你把當年血戰狄二虎的本領再度施展出來，有八個方傑，也

會被你打垮了的！」

康太一聽華雲龍提到當年狄二虎之事，心中一酸，腦子憶起那一場血戰經過……

那時康太年事方青，已露鋒芒，有一天，他喝幾杯酒，帶着幾分醉意，上衫搭在肩頭上，逕自向同昌街私娼窟走去。

那是一條花街，私娼館林立，一到晚飯過後，每家娼館門口兩條長凳上，坐滿了一些花枝招展的娼妓，五顏六色，互相爭艷。

其中有一家叫瀟香閣的娼館，在同昌街最具規模，娼妓也比別的娼館多出一倍，這裡邊有一個叫玉釵的姑娘，長得最是出色，是同昌街娼妓中四大金剛，佔據首席，她平時極少接待客人，不是熟客，根本看不到她的影子。

狄二虎是澳門的一隻老虎，黑社會裡老大，除了開了三家大賭場之外，還有幾家小押店，人生得精悍短小，手面闊，講排場，不對付他的人，祇要他擠擠眼皮，兩條腿就算是報廢了。

玉釵就是被他包下來的，他派有爪牙在同昌街各娼館私下收取規費，澳門警署總巡捕同他有交情，誰也不敢在他老虎頭上拔毛。

這天，合當有事，康太酒後閒逛花街，他耳聞玉釵的大名，走到瀟香閣，指名要玉釵出來陪他。

那時康太少年翩翩，還是一個不見經傳的人物，華雲龍在當時也不過是開了一家賭場，初露頭角，論地位，講勢力，與狄二虎相差了一大截呢！

像康太那種人，看在瀟湘館老鴇的眼裡，不過是一個小流氓，一見康太來勢洶洶，也怕惹事，就另外叫了一個花名叫小翠的姑娘陪他。

康太年青氣盛，一伸手就把小翠打得坐在地上，口裡罵道：

「媽的，看不起人，臭婊子，誰叫妳湊上來的？」

小翠被打得眼眶通紅，口裡在喊叫：「不得了啦，在打人啦！」

老鴇一看康太捲起袖子在賭狠，到也沉得住氣，仍舊陪着笑臉，說：

「你要找玉釵嗎？她不接客，請你過一家，改天再來賞光，我們這裡的姑娘，是照規納稅的，挨打還是第一次，朋友，青子亮點，兩個山字堆上，請出！」

開妓館，幹老鴇的，三教九流，龍、鬼、鼠、蛇、看的人多了，都是有兩手的，講着講着，臉上的顏色就不對了。

「怎麼着，老子不給錢？」康太仍在賭狠。

「我們姑娘好好出來陪你，你怎麼打人？」老鴇鐵青着臉問。

「我叫的是玉釵，誰要那個臭婊子，打了她，算是便宜了她！」

「朋友，你少在這裡放肆，這裡不是你賭狠的地方，要談打，也得摸摸清楚，打聽，打聽，我這瀟香館是誰當老板？」

「龜王八，我不用打聽，今天你不把玉釵叫出來，我掀翻了你的窩！」

那老鴇哈哈一笑，一理袖子，上前走了兩步，指着康太的臉，說：

「孫子！有種的，請過來試試！」

康太豈是省事的人，一看那老鴇捲着袖子，手已伸了過來，也未見他怎樣做式，一抬手，刮！刮！左右開弓，兩記耳光，又快，又辣，把那老鴇打得兩邊亂晃，臉同火燒一般！

「你打人，好小子，老娘同你拚了。」老鴇掄起拳頭一拳向康太當胸打去。

康太一側身，一手扣住他的臂肘，「蹦！」的一拳出手，那老鴇身子向後一仰，一吐鮮血，裹着兩個門牙，噴了出來。

妓館裡的打手，攻了上來，看到康太出手太狠，却沒有一個敢上前還擊。那老鴇一見情形不對，環瞪着兩眼，大聲叫道：「快找狄二爺去，不要叫這小子跑了！」

康太是賭場裡抱抬脚的朋友，狄二爺的名頭，他焉有不知之理，他一聽老鴇說要去找狄二虎，知道碰到了對頭。他心中默忖：「難道這間娼館是狄二虎開的，怪道他們倚勢欺人呢！」他在猶豫，他怕事情鬧大了。

那老鴇一說要找狄二虎，當下，已有幾名打手跑了出去。

「好孫子，夠種的，在這裡等着，要走，就不算人湊的！」

康太，確有進退不得之勢，假如他就這樣一走，那老鴇自然擋他不住，可是，華雲龍這個名字在澳門就沒有今天這樣叫得響了。

康太是個初生之犢，同時，又被那老鴇的兩句話拘住了，他把心一橫，冷冷笑道：「你想拿狄二虎來壓住我，哼！狄二虎是個什麼東西，我康太就是不買這門子賬！」

其實，他嘴說得硬，心裡也在打鼓，無論康太是怎樣蠻橫，此時此地，他同狄二虎的地位，是不能相提并論的。他的話剛剛說完，人還沒有落坐，門外一陣喧嘩之聲，康太抬頭望去，不禁臉上已變了顏色了。

8

祗見狄二虎穿着一身印白箐紡對襟短衫，歪帶着一頂草帽，口嘴刁了一枝呂宋烟，後面跟着十來名一色青衣短裝的壯漢，氣派甚是不凡。

狄二虎的脚步剛剛邁進大門，一斜眼，已向康太掃去，一臉不屑的神情，表露無遺。

他倒底是黑社會裡的老大，一派莊嚴神氣，擺在臉上，一眼看到康太，竟是個從來沒有看見過的毛頭小伙子，不覺鬆了一口氣，照理，他對康太這種人，是不屑一顧的。

「勝之不武！」他對康太打量了一陣，已準備不同康太動手，他想用另一種方式來對付康太，給康太吃點苦頭。

他這種打算在腦子裡一轉，人已跨進了廳門。

那老鴇手裡捧着兩隻血淋淋的門牙，一臉要哭的樣子，對着狄二虎打了一個扦，顫

聲道：

「二爺：你來啦，小的被人打傷了。」

狄二虎一見他的神情，不由怒火上沖，狠狠地向康太一瞥，說：

「小子，你是那個門下的？報個字號！」

他的口氣太大，康太就是看不慣這種神氣，同時，心裡在想主意，怎樣應付這個局面。

狄二虎的性子太急，見康太在猶豫，又緊逼一句，「快點說出來，我姓狄的是講交情的。」

「家師是華雲龍，『龍社』的老大，在下叫康太，今天多吃了兩杯……」

「不要說了。」狄二虎制住他，在鼻孔裡哼了一聲，說：「原來你是華雲龍的門下，你是仗着他的牌頭來的？」

康太原不想碰這個出了名的老虎，他想把師傅的名頭搬出來，以為狄二虎看在師傅情面上，賣個交情，同時，他也因為打了人，自知理屈，不想多惹是非，現在一聽狄二虎口氣不對，大有不能下台之勢。

「狄二爺：這裡是大家可以來得地方呀？」康太對狄二虎的稱呼仍很尊敬。

「誰說你不能來的，但有一點，那就是你不該出手打人！」

「難道狄二爺也在替他們護航？」

「胡說！」狄二虎揚眉申斥着說！「你不打聽打聽這是誰的地盤？」

康太是個走極端的人，說好聽的，他還買賬，如果想用力量壓服他，不要說是狄二虎，即如是天王老子，他也會去往上碰的。

「人是我打的，又待怎樣？」

「你想在太歲頭上動土？」

「我從來不知什麼是恫嚇！」

狄二虎冷冷一笑，此時，他把康太看成釜底游魚，祇要他一歪嘴，那門外站着的十來名壯漢，就會一擁而入的。

他又在細細的打量康太，長得結實，是一個經得起折磨的小伙子，他根本沒有顧慮華雲龍這號人物，可是，他不想在瀟香閣整康太，顯然，他是怕因此影響瀟香閣的營業。

「跟我走，小子，我帶你到一個地方講理去！」狄二虎說。

康太雖是個粗心浮躁的人，他知道此刻已面臨嚴重威脅，如果眞的跟他一走，自己的一條命，就算完蛋了。

「哼你叫誰走，我不吃你那一套！」康太的身形沒有移動。

「你當眞要在這裡出醜嗎？」

「是好漢的，一個對一個，仗着人多欺人，那不是老虎，簡直是一羣惡狗！」康太出言不遜了。

狄二虎已按捺不住，退後幾步，對着門外當頭立着的一個光頭壯漢，一揮手，說：

「禿子，你進來，把這小子擺平了。」

禿子是個練武把子的專家，光着上身，腰間紮了一條有三寸寬的板布帶，兩條胳膊上刺着兩條青龍，搖擺着走了進來。

顯然，狄二虎已被康太的話激動，沒有以多取勝的意思，在狄二虎腦子裡，單就禿子一個人，已足以應付妥貼了。

這間瀟香閣的客廳，確也寬敞，原來可以容納二三十名妓女，四週排着靠椅，中間

空出一塊三丈寬幅地方，禿子向客廳中央一站，雙手叉腰，兩腿微微弓曲，擺出一付打架的姿勢。

他挑起兩眉濃眉，說：

「姓康的，你眞是瞎了眼，這是什麼地方，你敢來撒野嘛？沒有說的，請過來，來領教我兩手！」

禿子的話未落音，康太的拳風已到，一記「黑虎掏心」已撞到禿子胸膛，出手之快，令對方措手不及。

禿子胸部一吸，左手橫格，右掌向康太肩上斜劈了過去，眨眼之間，他們拳來脚去，已打做一團。

狄二虎見禿子不能取勝，眉頭一皺，向門外使了個眼色，說：

「再上來兩個，把這混小子攢倒了。」

他已放棄一個打一個的政策，他怕時間拖長了，消息傳到華雲龍耳朵裡，問題就不簡單了。

康太正打得起勁，禿子被他打得已招架不住，忽然聽到再來兩個，口裡罵道：

「媽的！沒有種，什麼澳門的老虎，是他媽的狗熊！」上來了兩個大漢，加入戰團，打法就不一樣了，康太前胸後背，已被敵人打了幾記，眼見局勢已是不能樂觀。

他被圍在核心裡，有如一條蠻牛，東衝西擊，一抬腿，被他打倒了一個，另外一隻手，已緊緊扣住禿子的褲帶，趁勢胳肘向禿子胸腹一抵，祇聽禿子「啊哎唷」：一聲，摔了出去。

三個還剩下一個，康太的胆子就壯了，正當他威勢大發，舉手向對方面門劈下之時，後領已被一隻鐵爪揪住，頸項一痲，脖子後仰，身體已不平衡，兩隻脚已站立不穩了。

原來狄二虎看到自已看家的幾名打手，被康太打倒，心中一急，人已繞到康太後面。

他的兩隻鐵掌，聞名江湖，十指有如鷹爪，同他對手的人，祇要被他抓到，多數是凶多吉少。

他現在已是成了名的人物，是以極少與人動手，今天他看到康太，年青力大，打法

兇猛，心中略加思索，舉步向康太後面走去，一舉手，將康太後領揪住，同時，兩指戳抵康太後頸，往同一帶，人已失了平衡。

狄二虎是個摔交的老手，他在手指上扣之時，一條腿已彈了過去，康太冷不防有此一着，「咚」！的一響，摔倒地上。

「把刀子拿過來！」狄二虎騎在康太身上說。

康太力大如牛，自然不能躺在地上等死，在狄二虎接過一把鋒利尖刀的當口，他的兩手已扣住狄二虎的脚踝，雙方互相爭扭，狄二虎刀口已向他臉上插下。

「嚓」！的一聲，刀尖正劃在他的左眼之上，血流如注，康太一隻眼珠已被挖了出來。

在狄二虎的原意，這一刀下去，并不想致康太的死命，是以在他帶刀下落之時，略一偏手，恰巧劃在康太左眼上面，給康太一個致命的殘疾。

康太左眼中刀，一陣創痛，兩手扣在狄二虎的脚踝，狠命向前一帶，狄二虎仰面一翻，被他壓在底下。

康太在生死關頭，有如神來之力，咬緊牙關，一拳打向狄二虎的命門，接着兩手扼

住對方咽喉，往下一緊，狄二虎兩眼泛白，氣絕死亡。

經此以後，康太失了一隻左眼，而「龍社」的在黑社會裡的聲譽大振，華雲龍代替了狄二虎的地位！

這是那次一場硬戰的經過，華雲龍今天提起，康太的一隻手，不經意向左眼角上一抹，一種無比的慘痛，陡上心頭。

「老大：不要再提過去的事了，好漢不提當年勇，你老大吩咐下來，我領命前往九龍就是了。」獨眼康太沉重的說。

「兄弟：我還不知道你當年受了委屈，也可說是替我們『龍社』創下了光輝燦爛的歷史，所以我一直在對你抱歉，不想今天又用到了你，唉！……」

華雲龍深深嘆了一口氣，滿臉情感流露之色，又對着康太說：

「這一次是出於萬不得已，方傑這筆賬，早遲是要了的，康太，你再考慮考慮，假如你能找到一個合適的人代替你，我不想……」

華雲龍的話說不下去，他環顧左右，委實沒有一個人可以代替康太，而能與方傑對抗的。

華雲龍稍頓了一下，緊皺眉頭，又說道：

「香港方面那個女人的事，我不想擠在一起辦，分散我們的力量，假如能在你手裡把方傑這件事做個了當，也算替我們那位么老大報仇雪恨，下一步，我要好好的來收拾她，我現在才曉得，對付像藍妮妮這樣的女人，不是單憑力量可以解決了她的！」

「老大，李虎子是我們『龍社』的弟兄，他這回是爲了替老大賣了這條命，他的屍體，我們總得想法把它運回澳門來才對。」康太建議着。

「嗯！我會派人去料理的。」華雲龍愁着眉，沉吟着，說：「現在香港警方正在追查這件案子，藍妮妮主控是我的主謀，我正在躊躇着怎樣去處理呢！」

「不管怎樣，我們不能讓『龍社』弟兄的屍骨，抛在香港，我們弟兄替老大賣命，那是義不容辭的，如果讓他的屍體被抛在山野荒地，那就說不過去了。」獨眼康太義正辭嚴地說。

華雲龍激動地說：「好！我自己去料理這件事，康太，我們分頭去做，你到九龍，我去香港，我不但要把李虎子屍體運回來，我還得去找藍妮妮算賬，叫她償還這筆血債！」

臭虫腰裡有了錢，得意洋洋地離開了九龍，他對於黃大仙那個木屋的老窩，一點沒有留戀，蕭游龍被他打得躺在地上，等了好多天，才被警方發覺，屍體已經腐壞，又無苦主向警方指控，這件謀殺案子，以後就沒有下文了。

這個心恨手毒的臭虫，他拿了蕭游龍的錢，并沒有好好去做點正事，他一脚就走到石塘咀翠花家裡，去實現他的黃粱大夢。

翠花這個女人可眞有一套，她平常看見臭虫，一股髒相，她都愛理不理的，一向沒有把好臉色給他看過，不是嫌他牙齒黑，就是站得遠遠的，說他身上有難聞的臭氣。

今天她一見臭虫滿臉得意之色，喜氣洋洋地，手裡還拿着兩個大包，她的態度也變了，她露着一副雪白的牙齒，微微地笑着，那靈活的眼睛，向着臭虫一瞟，有一種令人看到說不出的嗲勁。

「喲！臭虫，你怎麼想到的，是那陣風把你飄來的，好久沒有看到你啦！」翠花一雙烏溜溜的眼珠子，直盯着臭虫手上那兩個大包。

臭虫今天也顯得特別神氣，彷彿是新理過髮，頭上烏亮亮地，裂牙一笑，露出他的一付黑齒，把兩個大包向翠花手上一送，抬着兩肩，說：

「這一點東西，是特地帶來孝敬妳的，打開看看，合適不合適？」

「這是做什麼，要你破鈔！」翠花口裡說着，手裡已在顚那兩包東西的份量。

臭虫牽了牽嘴角說：

「翠花，不要客氣了，上樓去，我有要緊地事同妳商量呢！」

翠花又向他袋子裡瞄了一眼，笑盈盈地，把他引上樓去。

「把烟燈擺上！」臭虫等着過癮。

要是換在往常，翠花會向他翻白眼的，今天她特別來得殷勤，她把櫃子門打開，從大缸裡挑了一小盅烟膏，又把烟盤子整理了一下，趕着又去泡茶，侍候得特別體貼。

臭虫也眞不含糊，自袋子裡掏出一大疊鈔票，往烟盤上一扔，說：

「替我叫幾樣海鮮，來一瓶原裝酒，我們今天好好吃一頓！」

「臭虫，你發了財啦？」翠花數着鈔票，眼睛都看花了。

臭虫抽了幾口，又嘸了一口熱茶，始把烟霧吐了出來，不覺精神一振，瞇着兩隻色眼，說：翠花，妳今年二十幾啦？」

翠花被他問迷惑了，她們吃這行飯的，每年都是十八的，自己的年齡，除了自己知

道以外，從來就沒有對人說過實話。

她故意把頭一低，說：「你問這些做什麼？你嫌我老，隔壁有年青的，你不會去找嗎？」

「不是！不是！妳不要誤會，我問妳的歲數，是另有打算的！」

「有什麼打算，我又不會嫁給你！」

她這句話，戳到臭虫心窩裡去，他怕把話說僵了，拿起烟槍，一連呼了幾口，合上了眼，在動腦筋。

翠花這時始把他帶來的兩隻大包打開，祗見裡面花花綠綠的幾件衣料，還有玻璃絲襪，三角褲子，另外還有胭脂，口紅，把她看得喜笑顏開。

「臭虫，想不到你人到馬馬虎虎地，心會這麼細，你當眞的是買來送給我的？」

她說着，人已向臭虫的脚邊坐了下去。

臭虫趁勢一摟，裂牙笑道：

「這不算什麼，小意思，我早就要打扮打扮妳啦，改天我帶妳到龍子行去，挑兩件最新式的大衣，還要買一支鑽石戒子，以後人家瞧着妳，就不寒酸了。」

翠花今天可沒有嫌他牙齒黑，塗着滿臉粉脂的兩頰上，被臭虫親個不住，她格格的笑着，揉在臭虫懷裡，嗔聲說道：

「我又不是貪你這些東西，才同你來往的，有錢不會慢慢的化，買那些東西，穿給誰看？」

她的這幾句米湯，把臭虫灌迷糊了，心裡暗想：「她確是眞心地對我，假如我把她接回去，省吃節用，再開一爿店，下半輩子就不用躭心了。」

「翠花，妳太好了，妳越是爲我着想，我越不能虧待妳，鑽石戒子可以不買，大衣總得要有兩件呀！妳不要躭心我的錢，老實同妳說，我腰裡裝着的大鈔，夠我們吃一輩子的呢！」

他用手在渾身袋子拍着，滿臉得意之色。

「臭虫，你當眞的發了財啦？拿出來給我瞧瞧。」

「財不露白！」臭虫哈哈一笑，「還沒有到時候，錢在我袋子裡，決不會是假的！」

翠花看他一臉深不可測的表情，也沒有再逼他，從他懷裡掙扎着，說：

「你不是要吃酒嗎？請你把手鬆下來！讓我下樓去代你準備呀！」

她坐了起來，理了下頭髮，向臭虫嬌笑着，轉身下樓。

「這個女人眞會迷人！」臭虫自言自語地說：「她全替我打算，再看她兩天，要是她眞心對我，我就帶她到新界去看房子，我這口烟也把它戒了吧！」

臭虫打了一生光棍，不要說女人的心思他沒有想上，過去，他是成天在過年三十，窮得漏了鍋底，上次撈了一筆，也被他糊裡糊塗地化光了。

他現在幡然悔悟，要想成家了，可是，又找錯了對象，俗語說：「婊子無情！」一個當妓女的，她眼睛裡看的是錢，像臭虫這種人，旣無長相，年齡已將近五十，就是他把嘴皮說出血來，翠花也不會嫁他的。

「要是翠花跟了我，我該多麼舒服，她年紀靑，長得美，人家看起來，也會抬高我的身價，想不到我臭虫下半輩還有這樣的奇遇！」臭虫在飄飄然的夢想着。

他癡心望月地躺在烟舖上等翠花，「咦！」他不覺叫了一聲，「怎麼去了兩個小時，還不見人囘來？」

他的烟癮過足，肚子也餓了，從烟舖上下來，在房裡來囘轉着，等得已不耐煩。

樓梯下有脚步的聲音，翠花倉惶的上了樓，剛才他看到她臉上的脂粉，已去了一半，兩手空空的，什麼也沒有買囘來。

臭虫原來已蹩着氣，現在看見翠花的神情，心裡有數，一股酸勁，不由地從心崁裡冒了出來。

「呔！妳到什麼地方去的，我臭虫是什麼人，拿我塡空子，我不打死妳才怪呢！」

愛之深，怨之切，他怕翠花偷着去出條子，是以他醋火中燒，眼睛也氣得發直了。

「喲！幹嘛生這大的氣，他不來，我也正打算出去的，就是少向你打一句招呼，就得罪你啦？」翠花臉色已不好看。

「妳看看現在是什麼時侯了？出去有事也得有個譜呀，妳說實話，妳倒底陪誰去啦？」

他今天仗着腰包裡有錢，擺出一副盛氣凌人的姿態。

「我陪誰，是我的事，你管得着嗎？」翠花紅着臉說：「我眞看錯了人，人家有事

來遲了一步，你就拿我們不當人，算了，我從今天起，這行飯不吃了，不是就不會惹你臭虫生氣了嗎？」

臭虫見她一發威，早軟了一半，又聽她說是有事出去，敢情是錯怪了她，再看她一對黑溜溜地眼珠子，直在打轉，眼眶紅潤，似乎是受了很大的委曲。

他怕把事情鬧僵了，自己的計劃，豈不通盤失敗，於是，他嘴角向上一牽，陪着笑臉，說：

「翠花，我那裡會怪妳，祇是我的肚子不爭氣，打你走了以後，直在咕嚕咕嚕地亂叫呢！」

「你沒有長腿呀？不會自己下樓去買着吃嗎？」翠花越發理直氣壯了。

臭虫是個賤坯子，他被翠花一罵，骨頭也鬆了，黑牙一露，說：「翠花，妳不知道我的脾氣嗎，妳離開，我就會失魂落魄的，妳偏偏不來陪我，現在妳回來了，我的氣也消了，妳去買酒來，好好陪我吃兩杯！」

「我的臭虫大爺，酒早已買好啦，在樓下溫着呢！」翠花抿嘴一笑。

臭虫一面吃酒，一面盯着翠花望着，越看越愛，他怕這塊肉，被人搶走了，把方才

再要看她幾天的計劃打消了，於是，把袋子裡的大鈔，一疊一疊地掏了出來，說：「妳不是要看嗎？翠花，這些錢夠不夠我們過一輩子的？」

翠花從出娘胎，也沒有看過這麼多的鈔票，她看着那些千元票面一張的大鈔，心裡好像是發了慌，又像是在羨慕，恨不能伸手過去拿它幾張。

「臭虫，你當眞的發了財啦，起初，我不相信，這多的錢，把我的心看得都要跳出來呢！」翠花撫摸着一疊鈔票，愛不釋手。

「這算什麼，過些時，我再賺一筆，比這些數字還要多呢！」臭虫大言不慚地說。

「啊！臭虫，你這個人眞好，我早就說啦，你不像是個倒霉的人，早遲會發大財的，被我的話說靈了吧？」翠花格格地大笑。

臭虫半信半疑的問？

「妳幾時說過這樣話的？」

「我說過不止一次啦，臭虫，你是貴人多忘事，再說，你是成天忙財的人，那裡會把我們女人家的話放在心上呢！」

「翠花，你倒底憑良心說，我這副樣子，那一樣不如人家？」臭虫得意忘形，指着自己的鼻子說。

翠花朝着他的臉上覷窺了一下，心裡打了一個戰，一對鼠眼，兩道掃帚眉倒豎着，鷹勾鼻子，薄薄的兩片嘴唇，唇不蓋齒，永遠露出滿嘴的大黑牙，實在令人作嘔。

她想再捧他兩句，又實在對不住自己的良心，但是，她們當妓女的，眼睛裡看的就是錢，現在大量的鈔票放在桌子上，眼見就有一批要弄到手，反正，哄死人是不償命的，不說幾句好聽的，也不成呀！

「臭虫，你還要問呢，我不說……」她故意扭過頭去。

「妳說呀！我就愛聽妳的話，別人說我，我不相信，話說在妳口裡聽在我耳上，好的，壞的，妳照直說，可千萬不要奉承啊！」

「你呀！你……」她的話沒有說完，已先格格地大笑起來。

臭虫戰戰兢兢，在想聽她說兩句好話，他一生坎坷不平，從來沒有過着一天好日子，壞話是聽夠了，好話是難得聽到的。

他見翠花祇說了半句話，忽然大笑起來，心裡就是一個結，別人說壞話不打緊，可

以拿它當耳邊風，自己反正是壞定了，翠花的話，關係太大了，她的一句話，關係他們前途，於是，他鄭重其事的整了整衣領，一本正經的問道：

「我怎麼樣？是不好麼！」

「你呀！你是個貴相，嗯！貴得還不小呢！」翠花忍住笑說。

臭虫聽得眉飛色舞，脖子挺得畢直地，兩隻手簡直沒有放處，一雙鼠眼四處亂瞟。

「你在找什麼呀？」翠花問。

「妳找個鏡子給我看看，究竟貴在那裡？」

「不用找鏡子啦，我同你說，不是一樣嗎？」翠花打趣的說。

「那麼請妳再說下去吧，我是什麼地方生得大富大貴。」

翠花用手一指他的鼻尖，說：

「就貴在你這個鼻子上，一看你這個鼻子，就與衆不同，鼻尖彎彎的，已經貴得出奇了。」

臭虫一抹自己的鼻尖，不禁默默地點點頭，似笑不笑地，暗忖着：「我在剛剛出道

的時候，就有個看相先生同我說過，說我這副鼻長得不錯，將來交上鼻運，妻財兩旺，現在果然應了他的話了。」

想到這裡，大指揑着中指，算了算自已歲數，口裡念念有詞，也不知他說些什麼？

忽然間，他用手一拍頭頂，說：

「這就對了，翠花，妳說的話確有道理，完全正確，嘿！哈……哈……哈……」

拍馬屁要拍得恰到好處，翠花知道自已的幾句奉承話，發生了作用，看他一副動作神情，又覺好笑，一抬眼，向他甜蜜地一笑，說：

「我從來不會說瞎話的，你不要看不起我們吃這行飯的，生就了兩隻會看人的眼睛，我要不是看準了你會發財，哼！早就……」

「不要說啦！翠花，」臭虫制住她的話，說：「自古道，慧眼識英雄，我既然被妳看中了，我們就談談正經的，妳的年紀也不小了，老是在風塵中打滾，葉落歸根，總有一天要嫁人的，我臭虫以前不敢向妳提，現在有了錢，胆子也就壯了，假如妳不反對，我們做個長久打算，準保妳不會吃虧的！」

翠花聽得一凜，她原是想奉承他幾句，挖他幾個錢上自己腰包，做夢也想不到他會轉這個糊塗念頭，心中暗自一笑，心裡說：你也不拿面鏡子照照，就憑你臭虫這副長相，鈔票堆成山，我翠花瞎了眼睛，也不會跟你的。」

但是，她此刻看在錢的份上，自然不能一口囘絕，滿桌子堆得花花綠綠的鈔票，把她的心也打動了。

她低着頭，用手在搓衣角，羞答答地，似乎在想心思。

「妳怎麼不說話呀！」臭虫看到她這副表情，以爲她難以啓齒，緊逼她道：「妳不要看我年紀大了點，我臭虫這個人良心可不錯呢！」

他一提到良心，自已也不禁汗毛一凜，看着桌上的錢，尷尬地露出一嘴黑齒。

翠花扭捏了半天，又把眼角向臭虫斜瞟了一下，羞澀地說：

「說眞格的，像你這種人不嫁，我還要嫁誰呢？年紀大一點，才是理想的對象，如今的社會，年青小伙子，那一個靠得住，這些，我看的太多了，還要你說嗎？」

臭虫好容易聽到她這幾句體已的話，一身骨頭都輕了，燃着香烟，張大了口，恨不得把她吞了下去。

翠花停頓了一下，忽然愁着眉，又說：「你是知道的，我現在的身子是屬於人家的，我總然肯了，答應嫁給你，又有什麼用？」

她故做嘆息一聲，說：「吃我們這行飯的，苦在肚裡，心裡看中的人，眼巴巴地祇有望着，臭虫，你不要胡思亂想吧，空口說白話，是沒有結果的。」

臭虫瞪着一雙鼠眼，用手在桌上一擯，說：「大不了是錢啦，妳把妳的老板叫來，我同他當面開盤子，他要一萬，我不會給他八千，可是，他要拿我當空子，獅子大開口，叫他打聽打聽我臭虫，哼！一毛不拔，把妳帶走，他能對我怎樣？」

「這不是賭狠的事，臭虫，你不用找他，他要的數字，在我心裡祇怕你出不起呢！」翠花苦着臉說。

「有價錢就好辦，翠花，妳說出來讓我斟酌斟酌，總之，妳的事，我已下了決心，我祇就心妳不肯，現在妳答應了，我們商量商量，今天就辦事，給他來個人、錢兩淸，妳看怎麼樣？」

那知翠花肚裡另外在打着算盤。

9

臭虫自以爲是個好漢，在他的一生中，確確實實沒有做過一件好事，他是個名符其實的吸血臭虫，見血就吮，至於被他吸血人的身上，經不經得起，他是從來不會去考慮的。

他現在這些錢，是不惜以多年患難與共的蕭游龍身上榨取出來的，結果，又把蕭游龍幹掉，他的心是夠黑的，手段又狠得令人難以想像了。

可是，祇要錢到他的手上，再不會想到錢的來源，他藉着這些喪心病狂得來的錢，打着如意算盤，竟在一個靠賣肉體吃飯的翠花身上想入非非，要拿錢替她贖身，所謂悖入悖出，這已經注定她要澈頭澈尾的失敗了。

當局者迷，臭虫現在還在翠花身上打空頭主意，他見翠花低頭不語，以爲她本身已

經首肯，所以考慮的就剩下老鴇那邊的贖身費問題，在他想來，自己是個在黑社會裡混混的人，老鴇那邊聽到自己的名頭，也不敢獅子大開口的。

他是個心浮氣躁的人，現在錢在手中，人面當前，希望三、兩語，快刀斬亂麻，把人帶走，此時，他眞有改邪歸正的念頭，假如翠花眞能跟他，他的確想帶着翠花到新界去，暫時可以安份一個時期，不想再在人身上吸血了。

「翠花！妳又不說話了，以前是沒有錢，不好辦事，現在錢擺在桌面上，妳把老鴇叫過來，當面點錢給他，一刀兩斷，我們來個乾脆，以後……以後妳就算是我臭虫的太太了！嘻！嘻！」

他展顏一笑，又露出他一嘴漆黑的牙齒。

翠花看得有點噁心，他的肚裡主意已打得差不多了，身子歪了過去，佯做親熱之狀，說：

「你以爲我不肯去找老板？那你是想錯了，我聽到你要替我贖身，心花都開放了，臭虫，你想想，我們當妓女的，成天到晚巴的什麼？歸結的說，還不是爲了想嫁人，跳出這個火坑，難得有你臭虫這樣的好人，錢放在桌上，又不是說假的，要是換在別人，

還不早把腿飛了起來，管它的，洗個澡，先把身子弄乾淨了再說，可是，我就不是這樣的想法，唉！說老實話，我吃這行飯也吃夠了，既然跟了你，就得朝遠處看，所以我在這個上面轉念頭呢！」

臭虫被他說得迷了心竅，忍不住地問道：

「那麼妳是在轉什麼念頭呢？」

「你猜猜我心裡在想什麼？」她把頭又倚了過去。

臭虫的心也眞在不停地打鼓，一陣幽香送進他鼻尖裡，人已轉了向，忙着問道：

「人心隔肚皮，妳心裡的事，叫我怎樣猜得透呢！」

「我還是在爲你打算麼？」

臭虫心裡甜甜地，說：「打算什麼，大不了是錢，多化幾個，一句話，我早就準備在妳身上化上一筆呢！」

翠花的頭一偏，臉上顯出極不高興的說：「你眞是狗咬呂洞賓，不識好人心，祇知道化錢，你可知道，一下子把錢化光了，以後我們還要過日子呢！」

臭虫從來沒有聽見這些知心的話，骨頭也軟了，兩張薄嘴唇已笑得合不攏邊，把翠

花摟得緊緊地，低低地說：

「我聽妳的，妳有什麼好主意，拿出來，祇要能省錢，那太好了。」

翠花用手指一算，說：「臭虫！你眞的打算同我做長久夫妻呀？」

「誰要有二心，我對天發誓。」臭虫急得直跺脚。

「那我就對你實說了。」翠花頓了一頓，又向樓梯口瞥了一眼，說：「你可知道，我的身子押在這裡已快滿期了，三萬六千塊押三年，當初講好的條件，在三年以內我替他做生意，滿期以後，任我的便，現在算算，下個月十五已到三年了，離開今天不過剩下一個月，如果這時你把他找來，那般吃死人不吐骨的傢伙，看着你臭虫發了財，一樣全把三年的賬堆起來算的，那又何苦呢，所以我在想，你臭虫的錢，又不是做强盜搶來的，多的日子已經過去了，還剩下個把月，何必讓他們發洋財，你臭虫肯做大爺，我還不甘願呢！」

她說了一套似是而非的理由，臭虫看看錢，又向她嬌嫩的臉上看看，心中暗忖着：「難得她替我打算盤，看在錢的份上，祇好再等她一個月了。」

翠花見他在猶疑，又接着說道：

「不要三心兩意啦，三十天的日子，挨也得把它挨過去呀，可有一點，這是我同老板的祕密，我同你的事决不能讓他們知道，千萬不要張揚出去，你把錢先收着，等一個月再來，臭虫，我現在已死心塌地等着嫁你了，你要是拿了錢，又去看中別的女人，把我甩了，那就可把我害苦了呢！」

臭虫發急道：「妳怕我看中別的女人，我還躭心妳會變心呢，妳叫我走，這一個月，叫我怎樣過？……」

翠花微微一笑，說：

「祇要你不去找女人，在烟舖上躺着，我會來找你的！」

「不成！不成！不要說一個月，就是一天，也難挨得過，我不想離開妳，再說，妳在這一個月內，假使找着好戶頭，妳能保險不把我甩掉嗎？」

翠花又是甜甜地一笑，說：「那就難辦了，我倒看不出你這個人是這樣死心眼，要不，那你就留在我這裡，不要走，那總該放心了吧！」

這句話正合臭虫的心意，不走，那是最好的辦法，包她一個月，最多化個三千五千的，也算不了什麼，他這時已是色令智昏，自已做不了主意。當下，一張臭嘴，向翠花

面孔上親了一下，說：

「我不走，我要守着妳，我們先來個實行同居，妳試試我臭虫的良心怎樣？」

「那你這許多錢怎麼辦？放在我這裡，到是靠得住，就怕你不放心我呢！」

「那有什麼關係，我的就是妳的，我不放心妳，放心誰？」臭虫慷慨地說。

她們的談判就此結束，翠花興頭頭地將一紮一紮的鈔票搬進櫃子裡，臭虫已安了心，喝了幾盅酒，醉醺醺地，口裡喝着：

「孤王酒醉桃花宮，韓素美生來好貌容……」

他拉着翠花堆倒在烟舖上，祗聽翠花格格的大笑，他這時已忘記自己的生辰八字，順手扭熄電燈，連衣服也來不及脫，就去拉翠花的褲子。

夜已深沉…………

翠花一看他睡得像死了一般，輕悄悄地走到樓窗口，向樓下做了一個手式，又輕悄悄地走到臭虫身邊，伸手在他腰間，替他將一柄手槍摘下，望着他一笑，人已下樓去了。

一陣脚步響聲，上來了四個彪形大漢，臭虫猛的驚醒，只見爲首的一人，手裡拿着

槍，照着他的面孔一揚，說：

「臭虫！你的事犯了，沒有說的，跟我們走吧！」

臭虫是何等人物，回頭一看翠花，人已不在，知道上了大當，他這時身子已軟得像一團棉花，兩手向上一抬，單肩向上一挑，說：

「有話好說，我臭虫也是線上的朋友，假如是短錢化，請坐下來談，我臭虫不是半吊子，可是，你們在我面前充傢伙，那算是走了眼了。」

他擺出一副黑社會混混的面孔，滿臉不在乎的神情。

照道理說，像他這樣在黑社會裡打過滾的人，來玩一個三等私娼，是不會出紕漏的，石塘咀私娼館裡，是一般牛、鬼、蛇、龍出沒之地，但是，臭虫是沒有把那般人放在心上的，那些不見經傳的小爛仔，在臭虫眼睛裡，還差着一大節呢！

所以他看着這幾名彪形大漢，視若無睹，他想用黑社會老大的派頭，嚇阻他們。

果然，那爲首的大漢，把槍向空中一摔，打了一個轉，又接在手中，說：

「那我就放肆啦，臭虫，你躺着，不用你費神，錢在櫃子裡，我們自己動手了。」

臭虫一聽急了，移動着身軀，準備要從床上躍起。

「不許動！」一柄槍又對準他的胸窩。

「好吧！」臭虫半倚在床上，說：「你們四位既然來了，不能空手囘去，我送你們四千，怎樣？」

那大漢哈哈一笑，一揮手，上來的三人已從櫃子裡把錢搬了出來。

臭虫一生是吸慣了人家血的，眼見自己昧心的錢財，拿在人家手裡，不但翠花弄不到手，自己以後的生活也成了問題，把心一橫，猛的一躍身，伸手去搶奪那大漢的槍隻。

這一着，他是拚命而發，用力奇猛，那大漢冷不及防，手彎向外一拐，一隻手槍把揑不住，被撞飛了出去。

臭虫聰明一世，糊塗一時，他把敵衆我寡給忘記了，對面站着的是四個彪形大漢，論人頭，講力量，那一樣也不是人家的敵手，他為了搶救自己的錢，不惜以性命相拚，也種下他今天的殺身大禍。

不知是蕭游龍的魂摸了他的頭，還是翠花把他的神智搞昏迷了，他在對方槍隻被撞落地之時，順手在床上摸了一隻烟槍，照着那大漢的頭劈了過去。

他這一出手，對方的身形連動也未動，已把他的腕脈扣住，順着他衝擊的力量，往囘一帶，祇聽「咚」的一響，臭虫被打跌在樓板之上。

「把他綑起來。」那大漢說。

那三名大漢早已預備好繩索，騎在他的身上，當時把他手脚綑上。

這時，臭虫腦子忽然清醒，知道把事情弄糟了，好漢不吃眼前虧，他伏在地上，哀求地說：

「朋友！有話好說，我臭虫是最講義氣的，請你們鬆下綁，我願意把櫃子裡的錢，送給你們一半，你們不叫我到這裡來，我以後不來就是！」

那四個大漢，等於充耳不聞，根本沒有答他的腔，他們忙了一陣，在樓下提着一隻蔴袋，先用棉花將臭虫的耳鼻塞住，找了一根黑帶子，矇上他的眼睛，將他倒裝在蔴袋裡邊，背着他下樓去了。

他人在蔴袋裡，彷彿還聽到翠花的聲音說，把他丟到海裡去喂大魚吃，不是可惜了嗎？

這個作惡多端的臭虫，以後就再也沒有聽到他的消息了。

藍妮妮坐在藍天夜總會跳舞場裡，手裡舉着一杯酒，一飲而盡，她自從華福死了之後，一到夜晚，她就呆在舞廳裡，藉酒消愁！

舞女大班趙老七走到她枱子面前，弓着身子，說：

「老板！少吃兩杯吧，我們場子裡最近新到了一個叫娟娟的舞女，人長得相當美，舞跳得好，叫她過來陪妳跳兩次，陪妳談談可好？」

藍妮妮雖然是不甘寂寞，但她對於女人一點沒有興趣，她對趙老七搖搖頭，說：

「老七！你還不知道我的脾氣麼？自從華福死了，我一點提不起興趣來，娟娟是我們請來伴舞的，叫她來陪我，不是擋着人家財路嗎？」

「老板，她這個人另有一功，交際廣，人緣也不錯，我叫她過來陪妳，說不定妳會感到興趣的！」趙老七揣摸她的心理，替她開路。

「啊！妳說她好，那麼就叫她過來談談，老七，你把鐘點記着，不要虧待人家。」

趙老七把娟娟領了過來，藍妮妮一看她就投緣，人長得清秀，談吐大方，不像是個風塵中人物。

「娟娟，妳今年多大了？」藍妮妮親切地問。

娟娟一笑，露出一口潔白牙齒，說：「二十一歲。」

「大班說妳長得很甜，很美，一點沒有說錯，不要說男人看見妳喜歡，就連我也非常的喜愛妳呢！」

娟娟很自然地一笑，說：

「老板長得才眞美呢！人家說妳是香港出名的美人，今天看到妳，果然名不虛傳！」

藍妮妮沒有想到自己稱讚娟娟兩句，反被娟娟說自己是香港的美人，這個名字她以前也聽見人家說過，那是多年以前的事，現在自己快三十了，就是美，也近於日落黃昏了。

但是，女人被人稱讚美麗，都是極願意聽的，所以藍妮妮聽得非常受用，也對娟娟起了一種莫名的好感。

「娟娟！妳是在那裡聽到人家說我是美人的？」藍妮妮問。

「我是在舞場裡聽見的呀！港九兩地舞場裡，祗要提到老板，都會說妳是美人的！」

「那麼妳呆過的舞場一定是不少了，最近從那一家轉過來的？」

「我是剛從九龍九三俱樂部那邊過來的！」娟娟爽直的說。

九三俱樂部這個名字，藍妮妮聽得異常觸耳，她知道那間俱樂部是方傑開的，可是，最近那邊的情形却很隔閡，她想起前些時在淺水灣看見金震，那時華福還活生生的要同金震火併，在當時，她認爲是一種偶然的遇合，是以把華福騙走了，金震究竟是不是方傑派過來對付自己，以後金震一直沒有露面，她也把這回事忘掉了。

現在聽娟娟提起，是由九三俱樂部過來的，不由地打動她對方傑的懷念，她同方傑的關係，究竟與其他的人不同，她想到過去與方傑認識的經過，以及共同建立基礎的事，不覺感到迷惘了。

此時此地，要塡補她的空虛，唯有像方傑那樣的人在她身邊，才夠刺激，藍天夜總會，也要方傑來主持，始能應付裕如！

可是，方傑現在已投入另一個女人的懷抱，而變成自己的敵人，她此時縱然有意想挽回那次決裂的局面，那不過是一種夢想，決不能成爲事實的！

她想，或者能從娟娟身上得到一點方傑那邊的消息，最低限度，可以知己知彼，不

使敵人乘虛而入，同時，她好安排陷阱，把敵人一網打盡。

「娟娟！妳在九三俱樂部做了多少時候？那邊方老板妳認識麼？」

娟娟天眞的一笑，說：「方老板這個人眞奇怪，他是從來不跳舞的，他祇會打架，前些時，他還自己動手打了一個姓蕭的，爲了這件事，我們老板娘還在罵他呢！」

「妳說的那個老板娘，是不是叫做黑寡婦的？」

「是的，我們方老板好怕她啊！」

「妳最近有聽說方老板派人來香港來的事麼？」

娟娟搖搖頭，說：「這些事我們是聽不到的，方老板那個人好像很神祕，九三俱樂部裡的人看見他，也不敢多說話，我們當舞女的更不用談了。」

「好吧！妳那邊還有客人等妳，我不躭擱妳的事，明天再找妳談！」藍妮妮向她笑着說。

娟娟見她和藹可親，很禮貌地向她告辭，走回自己座位上去了。

藍妮妮看着娟娟的背影，凝了一下神，當卽叫舞女大班趙老七過來，低低地說：

「等會散了場子，你叫娟娟到經理室來，我有話同她說。」

趙老七弓着腰，應了一聲：「是！」藍妮妮又在他耳邊說了幾句，始離開舞廳。

舞女大班在舞女面前是有絕對權威的，趙老七領了藍妮妮的命，把話轉達給娟娟，笑着對她說：

「娟娟！妳的運道來了，難得我們老板看中了妳，如果她有吩咐，妳可不要違拗她，有事我會代妳作主的！」

娟娟在舞場裡已混了幾年，她對藍妮妮的手段，以前也聽說過，可是，從今天同藍妮妮接近後的情形上看來，并無不良印象，趙老七沒有說出藍妮妮找她的原因。她在舞場打烊的時候，下樓向經理室走去。

藍妮妮在經理室，正燃着香烟，緩緩地吸着，她在打着主意，在她的想法，目前要消滅方傑，不是一件舉手可得的事，不能打垮他，先把他的情婦黑寡婦消除了，也是給方傑一個致命的打擊。

然後，她在安排次一個步驟，把方傑俘虜過來，她這種想法，在原則上無可非議，因為方傑失去了黑寡婦這個後台，很可能對藍妮妮俯首就範的。

因為，她想利用娟娟做這個眼線，去擔任這件工作，她希望這一次去同方傑鬥法，

能得到最後的勝利。

娟娟走進經理室，藍妮妮很親熱地拉着她的手，問長問短，把她的底細摸清了，悄後對她說道：

「我想委託妳去辦一件事，妳能夠為我幫忙嗎？」

「老板的吩咐，祇要我能辦到的，當然願意去做！」娟娟說。

藍妮妮雙眉一蹙，故作愁煩的神情，說：「妳不是原來在九三俱樂部那邊做的嗎？我仍想請妳到九龍去，妳的任務就是和黑寡婦打交道，用各種方法去聯絡她，最後，能把她約出來，其餘的事就不用妳管了。」

娟娟猶疑了一下，說：「那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吧！黑寡婦那個人非常倨傲，以前我雖然認識她，但很不易親近，再說，她的身份與我不同，假如把事情辦不好，不是就擱妳老板的事嗎？」

「當然這項任務，不是一蹴即成的，聽說黑寡婦雖然有錢，但她還是喜歡貪小便宜，妳檢她喜歡的去做，時間久了，她會對妳發生好感的！」

「老板，我很怕，我不想那樣樣做，萬一做得不好，被方傑知道，他會把我打死的

！」

藍妮妮把臉一沉，說：「妳怕方傑，就不怕我嗎？娟娟，妳不要糊塗，要吃這行飯，就得聽我的，我的話已說出口，答應不答應就是妳的事了。」

娟娟一看她的臉色，不由一陣發抖，眼眶一紅，把頭低了下去。

這時，趙老七已踱了進來，藍妮妮大發雌威，對趙老七，說：

「老七！你是活回來了吧！舞場裡那麼多人，你不推薦，單單把娟娟舉薦給我，偏偏她不識抬舉，我的話已說了出去，萬一走漏風聲，被方傑知道，這個責任是你當，還是我當呢！」

趙老七一回頭，向娟娟身邊坐下，說：「娟娟，妳是聰明人，藍老板吩咐妳的事，是不能推諉的，她叫妳去同黑寡婦是聯絡感情，又不是叫妳去殺人，儘妳的力量去做，要用錢，藍老板還會叫妳挖腰包嗎？妳不要再固執，考慮考慮，把藍老板交辦的事接下來吧！」

娟娟沉吟了片刻，用手帕擦着流出的眼水，抬眼四顧，已覺身處危境，祗得把頭點點，說：

「那我祗有去試試，能不能完成這項任務，我絕對沒有把握的！」

趙老七一看她鬆了口，笑着說：「不要緊！不要緊！祗要妳答應，沒有辦不了的事，我們會派人去協助妳的！」

藍妮妮的臉色也轉變了，她抿着嘴，從小櫃裡面取出三千元港鈔，親自遞給娟娟，說：

「不要哭了！我就是這個脾氣，說過就算了，這三千塊錢妳拿去先用着，不夠的時候，打電話來同我聯絡，要一萬我是不會給八千的！」

娟娟接過了錢，藍妮妮又用手撫着她的肩膀，說：「記住，妳回到九三俱樂部去，千萬不要吐露出我姓藍的半個字，以後也不要再到藍天夜總會來走動，聽到了嗎？」

一個當舞女的，本來是來去自由的，娟娟回到九三俱樂部，她原是那邊的紅舞女，也沒有人追她的根，她照舊的做下去了。

天下事往往是機緣湊合，方傑最近因探知蕭游龍被臭虫謀財打死，而他們兩個人俱不先不後的來找過黑寡婦，於是，他就疑心他們與林岫雲的案子有關，據他的爪牙向他報告，蕭游龍在一家紙行裡原存着一筆可觀的存款數字，被臭虫提走了，這些錢的來路

，更加引起他的疑心。

因爲這兩個在黑社會裡靠賭吃飯的苦哈哈，是不可能有那樣大數字收入的，最使他困惑的，就是他們到九三俱樂部裡來，必有所圖，又恰巧兩次俱被自己撞到，決定不是一個偶然的遇合。

黑寡婦心裡有鬼，她也怕方傑查出線索，使得自己的事露出破綻，她知道蕭游龍和臭虫把林岫雲刼持着，而來向她勒索，她一生沒有做個這樣虧心的事，是以她惶惶不安。

她平時對於方傑的行動，可以任意拘束，唯獨方傑藉口要找臭虫的時候，她祗好不聞不問，彼此心裡明白，黑寡婦當然知道方傑的心是在林岫雲身上，否則，這件案子是不需要方傑去偵查的了。

這天，方傑坐在酒吧裡間裡獨飲，小呂由香港趕來，對他說：

「老大！臭虫被人謀殺了，你知道嗎？」

方傑聽了一驚，他現在唯一躭心的就是找不到臭虫，假如臭虫眞的被人謀殺，那這件案子更變得撲朔迷離了。

「他是怎樣被人謀殺的？」方傑問。

「聽說他帶的錢被人黑吃黑吃掉，用蔴包把他丟在海裡，剛才警方已在青山海面上發現他的浮屍，正在追查兇手呢！」

「小呂，臭虫一死，林岫雲的案子有如石沉大海了！」方傑頹喪着說。

「老大！你準定知道林岫雲的案子是他們做的嗎？」小呂疑慮地說。

「那還有錯，案子主使人就在眼前，呼之欲出，可惜沒有抓到證據。」

小呂知道他所指的主使人是誰，勸慰着道：

「老大！不要爲了這件事，同她傷了和氣，據我推斷，林岫雲幷沒有死，祗要設法找着她，不就結了吧？」

方傑一皺眉頭，說：

「現在蕭游龍，臭虫兩個人俱死了，可說是殺人者應得的報應，但是，林岫雲這條線索，却硬生生的被切斷了。」

「老大，還有一個新鮮的消息你可知道？」小呂鄭重地說。

「什麼消息？」

「澳門那邊派了人來對付你老大了。」

方傑最近為林岫雲的事，忙昏了頭，忽然聽到澳門那邊派人過來，不禁一怔，問道：

「是華雲龍派來的？」

「不但是他派來的，而且派來了一個狠人！」小呂瞪着大眼說。

「是誰？」方傑驚訝地問。

「獨眼康太！」

「哦！這個人的名字很熟，他有那大的胆子來找我嗎？」方傑有恃無恐的說。

「狄二虎就是被他殺掉的，華雲龍的天下也是他打下來的。」小呂提醒他。

「你這個消息可靠麼？」

「聽說他窩藏在深水埗一帶，老大，這個人你可不能馬虎，假如他露了面，有一場硬戰要打的。」

「我不懂華雲龍為什麼要來找我的麻煩？他把我弄急了，我不會到澳門去找他，哼！人家提到他的名字會怕，我方傑是不會拿他當回事的。」

「暫時把金震調回來，藍妮妮那邊慢一步再動手，怎樣？」

「不用了，那塊毒瘤早遲也是要割去的，你回去香港去，各幹各的，獨眼康太我會去找他，準叫他把另外一隻眼睛留在九龍，我要叫華雲龍知道我的厲害。」方傑憤怒地說。

「老大，我留在這邊吧！深水埗那一帶我很熟，等我踩準了他的線，叫兩個人把他做了，還要老大你親自動手嗎？」

「不！小呂，這趟我要親自去找他，我要碰碰這個澳門的狠人，同時，也給華雲龍一點顏色看看。」

「那麼我去踩他的線，老大你親自去動手，你老大吩咐一句，我即刻去深水埗找他！」

方傑略加思索，一點頭，說：「看準着他們來了多少人，不要打草驚蛇，我會親自去把他們幹掉的！」

方傑說完話，走到黑寡婦房裡，沒有看見人，他又在賭場裡打了一個轉，繞到舞廳，祇見黑寡婦正在池子裡摟着娟娟臉貼臉，極為親熱地在跳慢三步。

這幾天，他對黑寡婦的行動異常注意，他偶然想起娟娟是離開九三俱樂部的舞女，彷彿聽到她已跳糟到藍天夜總會去，現在忽然又回來，令他起了疑心。

黑寡婦看見他，并沒有停止她的舞步，祇向他擠了一擠眼，仍舊摟着娟娟婆娑起舞，又不時向娟娟低頭細語。

黑寡婦精力充沛，全身都呈顯着一股活力，她平時又是個好動的人，幾乎無時無刻都在想動。

最近她的行動好像是被方傑監視着，她沒有走出九三俱樂部，也很少看到方傑，所以她每天到舞廳裡去消磨時間。

她看到娟娟一副甜美的面孔，人又長個文靜，舞步嫻熟，這兩天她差不多都是去找娟娟陪着跳的。

方傑對於她的私生活，一向是採取放任性質，他今天是看到娟娟去而後轉，所以特別向他盯了兩眼，也沒有停住脚，又轉回樓下去了。

方傑是個胆大心細的人，一時之間，他想着娟娟可能受人利用，接着，他又認為一個舞女，似乎不可能有特別力量來左右黑寡婦，於是，他在下樓之後，就沒有再想到娟

娟的身上了。

大敵當前，澳門華雲龍派來的獨眼康太，是個不好惹的傢伙，方傑在躊躇着，怎樣應付這個扎手的局面，他在小呂面前誇下海口，要親自出馬留下康太那一隻僅有的眼睛。

同時，他認為華雲龍欺人太甚，為了報復華雲龍，他準備把康太的事了結以後，自己去到澳門，做一次決定性的拚鬥，以了後患。

他這時反到沒有把藍妮妮放在爭鬥對象之中，他認為祇要遇到機會，縱然金震無法對付，到時自己一出馬，決不會費什麼手脚，就可以把她打倒的。

方傑此時的環境，內憂外患，四面受敵，他費盡心事，在應付這個多事之秋的局面，那知他的算盤還沒有打好，凶報已傳到他的耳中了。

10

小呂在離開九三俱樂部後，他同金震通了個電話，隨着搭上赴青山道的「巴士」，在大埔道下車，穿過汝洲街，走進深水埗碼頭，在一間騎樓下停住。

這是一座兩層的樓房，他在樓下掀着電鈴，裡面的主人是深水埗開烟窟的龐拐子，也是小呂換帖的弟兄，他爲了要找獨眼康太，所以先來拜會這個深水埗的地頭蛇。

龐拐子這兩年混得不錯，他是開烟館起家的，前幾年他同小呂合穿一件小棉襖過多，後來小呂貼上了方傑，他透過小呂的關係，在方傑手上借過一筆款子，在深水埗開烟館，至今他對小呂存着一份深厚的交情。

今天小呂來找他，又是方傑的事，龐拐子義不容辭，先招呼小呂吃過晚飯，然後搔着腦袋，說：

「兄弟，你這是個難題呀！深水埗不是個小地方，那獨眼康太隨便藏在什麼角頭裡面，叫我一時之間，在那裡去找呢？」

「我也是這樣說啦！不過我們方老大的性子太急，他還特地叮囑我，叫我見着大哥你的面，務必儘速把這件事辦妥，我知道你大哥在深水埗這一帶是吃得開的，所以我就滿口答應下來，不想裡面還有這許多過節，看樣子，大哥你一時是找不到那姓康的人了。」

小呂的話含着有激將的意思，他把方傑抬出來，先捧了龐拐子一下，逼得龐拐子去做，他知道龐拐子在深水埗有幾分潛在力量，眞要發動人力，去找一個外碼頭來的生面孔，是不會費多大勁的。

龐拐子這兩年手上多了幾文，關上門也可以吃上幾年，多一事，不如少一事，他怕不吃羊肉，沾上一身羶，惹出麻煩來，與自己沒有好處。

此刻被小呂拿話一緊，一抹下巴，說：

「人是可以打聽出來，兄弟，你得替我留一個脚步，打架、殺人的事，可沒有我的份，說實在的，我受窮也受得夠苦了，這兩年好不容易換得有口飯吃，我再不想在刀尖子上去打滾啦，你答應我，兄弟！一句話，我明天一天把姓康的行蹤打聽出來，對兄弟你有個交代就是！」

小呂哈哈一笑，說：

「大哥，你不是說歪了麼，我們方老大爲人你還不知道，敢作敢當，這回事，他連我也不許插手呢，更談不上牽着你了，就這麼說，我明天晚上來聽你回信。」

假如龐拐子讓他一走，也許會挽回小呂這次的命運，但是，龐拐子因爲同小呂的交情太厚了，事情既然答應他去辦，也就不想他卽刻離去，隨用手一拉小呂的臂膀說：

「兄弟，我們有兩年不在一起聚了，套一句俗話說：你來得就去不得，我把烟盤子擺出來，大家敍敍，深水埗有兩家暗門子有新到的貨，等會我陪你去逛逛，有沒有味口？」

小呂就是喜歡這一手，聽說有姑娘，脚步子已抬不起來了，龐拐子同他在一起混了十來年，一下搔到他的癢處，小呂索性把上衣一脫，向烟舖上躺了下去。

這一晚，他們談得非常盡興，龐拐子搬出他的私房雲土膏子請客，烟抽足了，又替他找了一個姑娘，總算盡了地主之誼。

第二天一早，小呂兩條腿輕飄飄地，由龐拐子陪着，在深水埗一家大中樓吃早茶，小呂頭一晚烟抽多了，又有姑娘陪夜，一宿未眠，人已渾淘淘的，端着一杯茶正想往口

裡送，祇見一個身着黑衫褲的小角色，走了過來，對着龐拐子作了個手式，又向後面點了一點，說：

「老太，你要找的那個點子，坐在樓口第三張枱子上，踩緊了線，不要讓他溜了。」

龐拐子順着那小角色的手式，向後看去，只見一個三十左右的壯漢，剃着光頭，鼻樑上架了一副黑色眼鏡，斜側着身子，面對樓梯口，彷彿是在等人。

從他的側面看去，幷無驚人之處，小呂也跟着仰起頭，向獨眼康太仔細打量。

「兄弟！不要再打聽了，人在面前，我的差事已交代了，你踩着線看着辦吧！」龐拐子低低地說。

小呂這時反而躊躇起來，見不到人，他在發急，現在人已亮了相，就在目前，他在考慮怎樣應付這個局面。

龐拐子這個老油條，早已把話說開，他是不會套進這個是非圈子裡的，他對那小角色丢了一個眼神，說：

「沒有你的事啦，回去吧！」

那小角色對龐拐子一弓身，轉眼就不見了。

他轉臉又對小呂說：「小呂，我不陪了，據我看，對方來的人不多，踩緊着線，好好應付吧！」

他說完，付了茶賬，下樓而去。

小呂打了一個呵氣，兩支眼睛目不轉睛的盯着康太，他在動腦筋，心中在說：「就憑他這副長相，還值得驚動方老大嗎？」

他又想起方傑對他說過，要親自出馬，而自己又是一夜未睡，精疲力盡，所以他決定踩康太的線，必要時再與方傑聯絡。

獨眼康太身子斜側坐着，面對樓口，對於龐拐子的動作，渾然沒有發覺，其實，他是一個耳聽四方，眼觀八面的人，那小角如何比劃手式，龐拐子怎樣下樓的，他已瞭如指掌，心裡正想，丟下一個小呂，更中下懷。

他這次到九龍來，完全是用以靜待動的方法，所以他沒有到九三俱樂去露面，敵來我寡，那是再愚蠢不過的事，他在深水埗呆了幾天，經常在茶樓酒肆露面，他想，方傑的耳目最靈，一定會找上門來，今天小呂到大中茶樓，果然不出他的所料。

他不認識方傑，他估量小呂決不是方傑本人，自然不是他的目標，是以他安若無事一般，一隻手托住下顎，連頭都沒有向後一偏。

小呂却緊張萬分，一面在盯着康太，一面準備打電話給方傑，生怕把這條線切斷了。

大約過了十來分鐘，吃早茶的朋友紛紛下樓，康太的身子站了起來，叫過茶房，把茶點賬付清，從桌上拿起氈帽，向光頭上一壓，緩步下樓。

他走到極慢，似乎怕盯梢的人跟不上，在茶樓下遲疑了一會，向青山道方向走去。

小呂當然不會放過這個機會，遠遠的盯着，大約相距兩丈左右，口裡刁着烟，眼睛却沒有放鬆前面的視線。

從小呂身上打扮看來，一套黑香雲紗短衫褲，領口敞開，兩隻袖口微微向上翻捲着，在加上嘴角上刁了一隻烟，一望即知是黑社會裡的派頭。

獨眼康太却沒有理會這些，他低着向青山道上邁進，忽地向右一轉，竟向田坎上走去。

這處地方，是九龍往青山道的起點，也是大埔道的盡頭，一塊空地，後面是山，山

下有幾間零落的木屋，不在行人道上。

小呂在後面「咦」了一聲，還當是他住在山脚下木屋之內，但不管怎樣，也要盯着，究竟看他是在那一間木屋內落脚。

那知康太在田垠小徑上，走了一半，彷彿已發覺有人在身後追踪，忽然身子向後一轉，向來路上看了一看，速度加快，跨着大步向前行進。

小呂被他一看，脚步稍停，兩手插在衣袋裡，凝神一想，又不自覺地盯了上去。

小呂藝高胆大，仗着自己手脚靈活，他已有所準備，萬一避不過去，正面相逢，也不惜同他硬拚一陣，事到臨頭，萬無退却之理。

他根本沒有知道康太是個什麼人物，他用手在貼身一摸，一柄利刃緊貼着腰間，再從遠處打量康太，身上好似沒有帶着武器。

胆子一壯，緊跟了幾步，兩人相距已不到丈許，他看康太繞至一間木屋身後，心裡一急，竄了上去。

「吠！往那裡走，是那條線上的，丢個字號，你知道這個地盤是不能隨便闖的嘛？」

他這追不及待的一喊叫，大出康太意料之外，他已將踩線不能驚動敵方的事，忘記得干淨了。

小呂年青氣盛，沉不住氣，以致錯了大事，假如緊盯着康太，探實了康太的落脚之處，假如他硬扯着龐拐子不放，多一條膀臂，康太既認定他不是目標，自然不會强行動手，那今天的情勢必不會糟到不可挽救的地步了。

康太原是不想在此時此地多惹麻煩，他的原意是想繞至山後，三言兩語，把來人打發走了，好使方傑出面來找自己算賬。

但是，人家在後面喊叫，又帶着威嚇語氣，就不能不把脚步停了下來，但他仍然沒有動怒，揚着頭，沒有答話，在觀看小呂次一步動作。

這時小呂腦子空空的，根本沒有考慮到自己的任務，也沒有估量對方的力量大小，只見康太停下脚步，騎虎難下，接着又是一聲大喝：「怎麼，不說話，你是那條線上的，報個字號不是結了麼？」

康太把眼鏡一下，冷冷一笑，「朋友，你是找我說話？有種嗎？我們到山後去談談！」

小呂兩眼一翻，說：「想來打架麼？」

「不敢！有理講理，我叫康太！」他用手一指左眼，說：「這是我的標記，來找你們方老大——方傑來的！」

「我們方老大是你找的，你也配……」小呂嗤笑着說。

「朋友，那麼你是方老大旗下的大將囉，想在我康太面前漏兩手嗎？」

「那就被你猜着了，你姓康的到這裡來，不叫你帶一點彩頭回來，不要說我們方老大啦，我小呂也覺得過意不去，把傢伙亮出來，我們過兩手再說。」

康太還不想同他動手，冷然一笑，說：「你把我的線踩緊了，回去報個信，不是得了嘛！要是一動手，把一條命白玩了，豈不可惜！」

小呂一聽，無名火起，欺前兩步，一抬手，劈了過去。

康太是個內家，見他一抬手，就知道他是個外行，身子一閃，仍舊規勸的說：

「朋友，你我都是吃人家飯的，賣命也要值得，我讓你一手，現在趕回去向方老大送個信，還來得及！」

「放屁，龜孫子，再接我一拳。」小呂一掌發空，接着一拳猛向康太前胸擊了過去

。

康太肩頭一滑，身子左轉，手臂托住他的腕肘，借力使力，一接一送，把小呂送出五六尺以外。

小呂勉强撐住身軀，稍一定神，知道自己不是人家對手，隨着在貼身抽出一把一尺來長的鬼頭尖刀，猛撲了上去。

康太見他抽出利刀，身形向後退了兩步，心中在說：「這小子是在玩命，可惜我同他素無恩怨，不如讓他兩手再說。」

心念轉動之間，小呂的刀子已向肩上劃了過來，他仍奮一側身，閃出三尺，「小子，你不要得寸進尺，丟下刀子，我們停手怎樣？」

小呂手持利刄，有恃無恐，一灣腰，向着康太下腹戳去。

康太向後一挫，抬脚踢出，脚尖正挑中小呂下顎，眼睛一花，仰跌地上。

康太原不想致他的死命，是以始終沒有打出煞着，在小呂跌在地上之時，反而兩手叉腰，站在一旁，哈哈大笑。

× × × ×

龐拐子與小呂究竟是患難之交，他在離開大中酒樓後，忽然靈感一動，心說要糟，小呂玩了一夜姑娘，平時又是浮躁之人，料定他要同康太正面衝突，自必凶多吉少，萬一出了毛病，以後對方傑無法交代。

他已抱定主意，不想加入這場是非漩渦，但又不能置身事外，想了一歇，他拿起電話接到九三俱樂部，找方傑說話。

方傑還沒有起床，他被電話鬧醒了，拿着電話，說：「是龐拐子！啊！小呂怎樣？」

「他盯着那個姓康的走了，怕不保險呢，老大，你能夠來一趟嘛？」

「好！你那邊門牌多少號，我馬上就來！」

「深水埗一七二〇號，靠碼頭樓房。」

方傑丟下電話，打開屜子，選了一隻快槍，匆匆下樓，駕着自用汽車，直向深水埗駛去。

龐拐子一見方傑，略事寒暄，就將大中樓遇見康太經過說了一遍，方傑一跺脚，問：「他們現在那裡？」

龐拐子說：「有人看見他們走向青山道方向，現在情況不明。」

「你能陪我去一趟嗎？」方傑說。

龐拐子尷尬地一笑，說：「我陪了小呂一夜，還沒有合眼呢，老大，不是我推諉，有你老大去足夠應付的了。」

方傑一搖頭，轉身出門，趕到現場，那知慘案已經發生，已無法挽救小呂的命了。

他的車子在青山道附近打了一個轉，揣摸着小呂盯康太不會太遠，他停下車子，已見着熱鬧的人紛紛向現場趕去，知道出了毛病，跟着人羣中向田埂走進，發現小呂身中七刀，躺臥在田埂上面，滿身血漬斑斑，慘不忍睹。

他在小呂身旁拾起一柄尖刀，拿在手中，他認識是小呂慣用的利刃，不想這柄刀竟了結小呂自己的性命。

警署已派人到現場來偵查，內中一個警探與方傑極熟，看着小呂的屍體問他：「方老板！你供給我們一點線索，警方會盡力去破案的！」

方傑搖頭苦笑，說：「小呂的仇家太多了，他這次被殺，是他自已防身的兇器，我不想追究這件案子，假如你們能把兇手逮捕，我當然不會反對的！」

警探無可奈何地向他看看，小呂被殺的案件就這樣沒有下文了。

方傑不顧警方追究小呂的事，當然他是想用自己力量去解決獨眼康太，這是方傑的個性，他對於警方原沒有好感，同時，他認為自己的仇人，如果假手給警方追捕，那是一件極丟面子的事。

他又不滿意龐拐子那種袖手旁觀的作風，小呂這件事，假如龐拐子稍稍盡一點力量，決不致被康太殺死的。

他駕着車子，又轉到龐拐子那裡，小呂死的消息，龐拐子已經知道，方傑一進門，劈頭對他說：

「龐拐子，小呂今天發生的事，你能說一點責任沒有嗎？」

龐拐子僵着臉，心裡在怕方傑，對他不利，尷尬的說：「老大，事情已經發生了，沒有說的，我想法子把康太找到，對你方老大有個交代就是！」

「早這樣辦，小呂也不致慘遭毒手呀！」方傑憤憤地說。

「老大，你歇歇抽口烟，我派人去找那個獨眼小子。」龐拐子一看時刻說：「現在他還不會離開深水埗，這趟我龐拐子，拚着不要命，也得替我們小兄弟報仇呀！」

他說完，準備叫他手下的爪牙開始行動。

「慢着！」方傑制止住說：「康太不會走遠的，你先派幾個人把小呂的後事料理妥當，龐拐子，這趟說不得要你破費幾個了。」

方傑料定康太的任務未完，一時不會離開深水埗的，如果這時龐拐子發動人馬，反而會把康太驚走了，所以他不要龐拐子立刻行動。

龐拐子體會他的意思，連聲地說：「對！就這麼辦。」

於是，他拿了兩疊大鈔，交給下面的爪牙，說：

「你們去警方聯絡一下，買一口上等棺木，先把我們呂兄弟的屍體裝殮起來，送到九龍公墓去！」他微微一頓，又加重語氣說：「這是替自己人辦事，不准混水撈魚，知道嗎？」

隨後，他又把方傑拉到烟舖上，拿出他的陳年雲膏子，殷勤招待。

方傑是個喜歡恭維的人，龐拐子替他裝上烟，又泡了一杯上等龍井茶，親自捧上，滿臉小心翼翼的神情，他的一腔怒火，已消了一半。

「龐拐子，聽說你這兩年混得不錯，腰包裡多了幾個，所以怕惹事生非，有這回事

嗎？」方傑問。

「還不是靠你方老大撐腰，外面說的好聽，其實，我是打腫了臉充胖子，死要臉，活受罪，外面還落下一筆不大不小的債呢！」

「你是怕我向你討回那筆款子，所以在哭窮，是嗎？」

龐拐子的臉更僵得厲害了，他就怕方傑提到錢，以前是靠着小呂的關係，賴着不還，現在小呂死了，看樣子是再拖不下去了。

「老大，錢是要還的，我龐拐子也不想背來生債，不過……」

方傑看他滿臉尷尬神情，制住他的話道：「不要往下說了，拐子，我不是來向你逼債的，有飯大家吃，我能讓你龐拐子在深水埗現眼嗎？」

龐拐子聽說不要還錢，頓時精神一振，一豎大拇指頭說：「老大，真夠義氣，我龐拐子祗要能在深水埗站住脚，以後你方老大一句話，我要說半個不字，就算不夠朋友！」

「不要說這些啦，我們研究研究，小呂的仇，是我去找獨眼康太，還是你去把它了結掉呢？」

這個難題，比要錢還來得厲害，龐拐子聽得頭皮發炸，心裡直在打鼓，想了一陣，結結的說道：

「老大，你……你是知道我的，這兩年我被烟揪得腰都伸不直了，去找康太，不是白白的去送死嗎？」

「好！那就煩你即刻去找尋他，我在這裡等你，不見不散！」

龐拐子被逼得走投無路，知道方傑是個翻臉無情的人，事情套在頭上，不還錢，就得去找康太，他權衡輕重，還是錢要緊，於是，他向方傑一頷首，說：

「限我兩天的時間，怎樣？」

「不成！今天找不到康太，龐拐子，我找你說話！」方傑沉聲說。

龐拐子一看他鐵青的臉色，心裡打了一個戰，側下身子，躺在他的下首，吸了幾口烟，提起脚步，說：

「老大，你在這裡歇歇，我去找他！」

龐拐子走出大門，在碼頭上兜了一個轉，兩眼望着碧綠的海水，凝視了一陣，又轉頭向回走去。

深水埗是他打窩的地方，人頭太熟了，他一時忙中無計，竟在馬路上兜着圈子。

「我不會去先找小馬，唉！把我轉糊塗了！」他自言自語地說。

小馬是深水埗開小賭場的，靠假眼混飯吃，人生得機靈，平常愛交朋友，消息靈通，外號人家叫他順風耳，是一個不折不扣的小流氓。

龐拐子一跨進小馬那間又髒又臭的小屋子，打了一個噴嚏，一皺眉頭，在小馬床邊上坐下。

「拐子，無事不登三寶殿，又是為了小呂的事來找我啦！」小馬開門見山的說。

「小鬼，又被你猜着了，怎麼樣，有情報麼？」龐拐子試探着說。

「小呂平時眼睛長在頭頂心上，看不起人，他的事，誰願意管，死了活該！」

龐拐子遞過一枝烟給小馬，嘻嘻一笑，說：「小馬，人死不記仇，看在我拐子的面上，替方老大出口氣，怎樣？」

「你是要我找那個獨眼小子，是嗎？」小馬斜瞟了他一眼說。

龐拐子一拍大腿，說：「小馬，眞有你的，怪不得人家說你是順風耳，我看你簡直是諸葛亮啦！」

「不要捧我！拐子，要叫我辦事，拿錢來。」小馬單眉一挑，一隻手巳伸了出來。

龐拐子知道他喉嚨管子的深淺，當下，一蹙眉頭，從腰包裡挖出三張大鈔，遞了過去，說：「小馬，錢少一點，先拿着，等事辦成了，少個一千八百的，我拐子決不含糊！」

小馬把三張大鈔在手上顚了一顚，向龐拐子懷裡一扔，喋喋一笑，伸出一隻手說：

「你同方老大去說，要叫我小馬辦事，這個數，少一個別談！」

龐拐子一伸舌頭問：「多少？」

「五千，先交錢，後辦事，人揑在我手裡，要怕化錢，另請高明！」

「小馬！這件事巳套在我頭上了，方老大不講理，逼着鴨子上架，找不到人，他要同我算賬的！」龐拐子苦着臉說。

「那是你們的事，拐子，你在深水埗巳混了幾十年，化一點功夫，還怕人找不着嗎？」小馬眞有一手，他把龐拐子拿揑着緊緊地，不肯鬆口。

「小馬，一個整數，幫幫我拐子的忙，怎樣？」

「這種事，三年兩不過，拐子，我小馬也是窮慌了，平時想到你拐子烟舘裡賒一口

烟吃，要看你的臉色，方老大請你辦事，能不給你的錢嗎？」

龐拐子一軋苗頭，用食中兩指一比劃，說：

「好！一句話，兩千，我卽刻兌現！」

小馬沒有再同他較量，龐拐子又在身上掏出一千七，補足兩千，送了過去。

小馬接過鈔票，裂牙一笑，說：「拐子，說實在的，你這趟吃了多少？」

「孫子王八旦騙你，這兩千塊不是我拐子掏腰包，天誅地滅！」龐拐子急得發誓。

「那麼你請回去了，下午三點鐘，聽我的回信。」小馬極有把握的說。

「這不是開玩笑的，小馬，下午找不着人，方老大那一手使出來，你我就不用想混了。」

「什麼人玩什麼馬，你就吃方傑那一手，我小馬同他井水不犯河水，他能把我怎樣？」

「小馬，我們不談這些，錢我是化了，事情你去辦，下午三點我在家等你！」

龐拐子把事情交代淸楚，始鬆了一口氣，他跨着大步離開了小馬那間矮屋子，揚長而去。

「不怕你不化，哼！找到我小馬，就得叫你化得心疼。」小馬看着龐拐子背影，喃喃地說。

他等龐拐子走後，換了一套短衫，正想出門，抬頭一看，祇見一個光頭大漢，平舉着槍，走了進來。

11

獨眼康太這次遠征九龍，他選擇深水埗這塊地方，是有道理的，深水埗雖是九龍的一環，這裡面的環境可太複雜，地痞流氓，混雜在這個小圈圈裡面，各幹各的，各行其事，完全是個下三流的所在，稍爲混得出了一點頭的人物，就不會蟄伏在這個地方了。

小馬是深水埗的賭混子，也是碼頭上的一個地頭虫，康太透過一個苦哈哈認識他，在他身上化了幾張大鈔，很容易地就把龐拐子與小呂的關係，打聽淸楚，小馬是個見錢眼開花的人，出賣朋友是他的拿手好戲。

小馬沒有想到在康太身上會有這大出息，他把龐拐子的錢收下，正想去找康太，那知康太已走到了面前。

「他媽的，小子，這筆買賣還不錯吧？」康太手舉着槍，神情有點不對！

「啊……啊……是康兄，你來得正好，我正準備去找你呢！」小馬的聲音有點顫抖。

「你找我，把我送給姓方的，是嗎？」

「不！不！我小馬不會那樣做的，我是找你報個信，好叫你有個準備呀！」小馬滿臉驚慌之色。

「諒你也不敢，小馬，你照直說，剛才龐拐子來送你多少？」

「那是我們私人在打交道，康兄，我對天發誓，我要收了龐拐子一張鈔票，叫我不得好死！」

「好吧！我不管你這些，那麼龐拐子來是怎樣說的？」康太態度已漸和緩，把手中的槍貼身藏起。

「康兄，我絕對不敢出賣你，可是，小呂這檔事，你做的也太辣了點，方傑已經找到這裡來了，逼着龐拐子找人，龐拐子在深水埗耳目最靈，他到我這裡來，也是爲了向方傑交差，我想……我想找你打個招呼，暫時避一避，你看怎樣？」

康太在鼻子裡哼了一聲，暗自忖着：『我來的目的總算達到了，難得方傑來找我，小馬這小子，鬼鬼祟祟，八成是拿了龐拐子的錢來出賣我，「明槍易躲，暗箭難防」，不如約個地方，一個對一個，要打，也得打個痛快！』

他原先的計劃，是想出其不意，暗中把方傑做了，現在情勢已變，看樣子小馬已被對方買通，而自己的形踪，已隨時控制在敵人的手裡了。

他舉腕一看時計，對着小馬說：

「得人錢財，與人消災，龐拐子的錢是不好拿的，乾脆，我成全你，你去向龐拐子送個信，今天夜晚十點正，我在深水埗七號碼頭等他們，死約會，不見不散！」

小馬聽了暗自一喜，臉上故意裝做正經的神情，左邊眉毛一揚，說：

「康兄，這是何苦，你再考慮考慮，假如還有轉圜的餘地，我看……」

「不要假惺惺的了，我不這樣做，難道你眞的能向龐拐子交差，難道你不怕方傑把你那個小榻榻的賭場搗毀了麼？」

小馬被他說得啞口無言，滿臉尷尬的神色，聳了一聳肩，向他無可奈何的一笑。

「現在還不到十二點，距離約會的時間還早！」康太眼睛盯着手腕上的錶，說：「你在我來後，即刻去通知他們，可有一點，就是不准釘我的梢，假如被我發現了，我這柄傢伙是認不得人的！」

康太又重行拿起那柄快槍，向小馬比劃了一下，然後，跨出大門，揚長而去。

小馬吓得把頭向脖子裡一縮，退回了兩步，眼看着那光頭的影子走遠了，把氈帽向頭上一頂，反手鎖上大門，疾步走到龐拐子的家中。

這個在賭場裡混的小脚色，是沒有見過大場面的，他早已聽說過方傑的大名，却一直沒有看見過方傑，他停留在龐拐子大門口，心裡直在盤算，龐拐子叫他做的工作是沒有做到，他怕方傑一翻臉，三千港幣吐出來是小事，挨了打，弄得不能下地，那就太不划算了。

他躊躇着，用手一摸袋子裡三千元，胆子一壯，終於揿着門鈴，挨身走了進去。

龐拐子從裡間走了出來，一見小馬，臉上露出笑容，又用手向後面一指，說：

「方老大在等你的消息呢，怎麼樣？人見着了嗎？」

小馬點點頭，龐拐子把他引到裡間裡去了。

這時，方傑正躺在烟舖上，合着眼，小馬朝着他一彎腰，口裡叫了聲：「方老大！」身子向前移了一步，沒有敢坐下。

方傑的譜可眞不小，沒有答腔，祇把眼皮一抬，打量了小馬一眼，又把雙眼合上了。

「你說呀，你把看見那姓康的事，向方老大照直說，胆子放大些，不准胡扯！」龐拐子在旁說。

小馬一瞄方傑，瘦小的個子，臉上沒有四兩肉，團在烟鋪上，像個蝦子，毫無驚人之處，心想：就憑這種人，也能混到今天的地步，眞是聞名不如見面了。

他看不出方傑有什麼驚人的地方，於是，他的胆子就大了，身子向後一移，坐在靠床的一張椅子上，掏出一枝烟，燃着了火，緩緩的抽着。

「拐子，說眞格的，我跑了一個上午，人困馬乏，到現在還沒過癮呢！」小馬看着烟燈說。

龐拐子一聽他要抽烟，打心裡就犯醋，臉色一沉，說：

「小馬，你沒有長眼睛嗎？這是什麼地方，方老大在鋪上躺着，有你的份麼？」

他說完，又向小馬使了個眼色，微微一頓，又道：

「要抽烟，等會我帶你到烟館去，方老大在等你的消息呢！」

他們兩個人的話，聽在方傑耳裡，方傑是過來人，知道犯了癮的苦處，他一睜眼，對龐拐子說：

「拐子，你讓他在下首抽兩口，不結了麼！」

龐拐子兩眼瞪着那缸雲土膏子，沒有出聲，小馬涎着臉，已向方傑下首躺下，一連抽了幾口，腦子裡在打着轉，方傑看他抽得差不多了，用手一揮，說：

「小馬，那個姓康的窩在什麼地方？」

小馬嘸了一口熱茶，又拿了一口氣，說：

「方老大，你們還以為他是在深水埗打窩，那你們就扭錯筋了，今天我找了他一個上午，人是被我找着了，就是拿不穩他的樁，後來……」

龐拐子聽得眼珠子快要暴了出來，急着說道：

「後來怎麼樣，你又把這條線切斷了，是麼？」

「不要急呀！」小馬慢吞吞地又嘸了一口茶，說：「我拿了你們的錢，把康太放掉了，這差我能向你龐拐子交差，方老大在這裡等着，能放我過得了門麼？」

「那麼你已經有把握掌握着他的行動了？」龐拐子急切的問着。

「康太像一隻狡猾的狐狸，他眞見了我，好像我臉上已刻了字，是方老大這邊派去的，他把我引到僻靜的地方，拿槍比着我，要不是我機警，我這條小命，怕不同小呂一

樣，早已保不住了。」

龐拐子見他話不對題，深怕三千塊落了空，咆哮着道：

「小馬，我們不來這一套，他拿槍比着你，我管不着，你今天不把姓康的這條線門攏來，哼！我龐拐子同你拚了。」

「線是斷不了的！」小馬四兩半斤的說：「好漢不吃眼前虧，在當時的情形，我要死盯着他不放，他回手給我一槍，怎麼辦？所以我拿話把他穩住，最後，我約定他今晚十點鐘，在深水埗七號碼頭見面，七號碼頭一到夜晚，連鬼的影子也看不見，到時，任憑你同方老大怎樣擺佈他，還怕他飛上天去嗎？」

「你保險他一定不會失約？」方傑問。

「假如他不來，我把頭剁在你方老大面前。」

「好！一句話，我相信你，咱們十點正，在七號碼頭見面！」

小馬鬆了一口氣，從烟舖上站了起來，望了一望龐拐子臉色，一溜烟地走了。

龐拐子三千塊總算沒有落空，獨眼康太這個死約會，他明明知道是怎麼一回事，但他對方傑已有了交代，方傑去不去，彷彿對他已無關緊要了。

月黑風高，深水埗七號碼頭上站着一個瘦小的人，他舉腕看了看時計，還不過九點半鐘，他在碼頭上來回的踱着，他在等獨眼康太前來赴約。

他今天沒有調動人馬，其實，他的手下爪牙，多如過江之鯽，他不想以多取勝，他要用自己的力量去爲小呂報仇，這就是方傑的個性，也是他在黑社會中叱咤風雲受人推崇的原因。

可是，今天這個對手不是一個尋常的角色，當年澳門之虎狄二虎就是死在康太手中的，他沒有考慮這些，他要爲港九兩地黑社會重整聲威，當然，他已把自己的生死置之度外了。

十點已經過了，碼頭上仍是死沉沉的，康太沒有來，小馬的影子也沒有看見，晚風吹襲着他的衣角，使他身上微微起了一陣寒意。

「媽的，這個小鬼他敢戲弄我嗎？」方傑喃喃地罵着：「我不會剝他的皮！」

他再次舉起左手，一看腕錶，已經十點十分，他想這回真的被小馬戲弄了，因爲康太沒有理由要同小馬做這個約會。

一陣海風，掀起了浪潮，他不再想在海岸上空等，他摸了一摸腰間的手槍，舉步正

欲向來路上走去。

「站着，死約會，不見不散，難道小馬沒有向你說清楚了麼？」

聲音係發在他的左邊，黑夜之中，他怕中了對方的暗算，一擰身，向右面方一閃，迅速地把頭掉了過來。

他兩眼發直向對面看去，月影之下，一個光頭大漢已站在距離自已約有兩丈左右遠近，雙手叉腰，并沒有持着武器。

他不認識康太，這次康太來找他尋仇，在他意識中不過是受華雲龍的指使，了結老么那段舊案，不想小呂出師不捷，先遭了康太的毒手，仇人見面，分外眼紅，他們已到了短兵相接的階段了。

在月色朦朧中，他看不清楚康太的面目，祇看見一顆光亮亮的腦袋，不用說，來人已是康太無疑，他在思考如何應付這場局面，對方既然沒有拿着武器，自已當然也不想掣出腰間的手槍。

他環視四週，冷靜靜地，對方沒有帶着幫手，是條好漢，果然名不虛傳。

他站定身形，冷冷一笑，道：

「姓康的，你同誰約會？你想上門欺人，小呂被你宰了，這算是那門子的道理？」

「你以為小呂死得寃枉麼？」康太的脚步已在向前移動。

方傑當然不甘示弱，也向他迎面走近。

「血債血還，人已被你殺死，沒有說的，我來向你討命來了。」

他們雙方越走越近，看看已距離不到三尺光景，康太忽地停住了脚，這是雙方俱已看清面目，康太一隻左眼凹了進去，論個頭，方傑顯然已矮了一截，可是，他一副有恃無恐的形色，已把康太鎭壓住了。

康太的心中在暗暗納悶，方傑這副長相，人瘦得像一隻猴子，居然被他打出了天下，他不懂他憑藉什麼會有那股狠勁。

這兩個狠人，互相聞名，互相在打量着，兩人俱沒有出聲，海裡的風浪在翻動，這是大風暴來臨的前奏曲。

忽然間，方傑一陣哈哈大笑，康太一凝神，方傑隨着這陣笑聲，身子一矮，猛然撲了過去右肘去撞康太小腹，左手上揚，一拳已打中對方的下顎。

方傑的手頭靈活，是出了名的，快如迅雷一般，使康太措手不及，上下兩處俱被打

中，踉蹌地跌了出去。

康太久臨大陣，沒有想到這次却遇到了勁敵，他在仰面傾跌之際，原以為還有出擊的機會，那知方傑是個摜跤的專家，跟着一躍身，穿騎在他的腰上，抽手掣出一柄短刄，狠命照他的右眼戳去，祇聽「嚓」的一響，接着聽到一聲慘叫，康太一隻僅有的右眼，被短刄插進去兩寸，血流如注，人已昏迷過去。

一個人的雙目失明，再也沒有打的價值，即如不死，已成了廢物，方傑把短刄抽了出來，用手指抹去刀上的血痕，隨手向地上一擲，他站起身子，望了望躺在地上一副可怕的面容，也不想再置康太於死地了。

他沒有想到對付這樣一個狠人，居然毫未費力，大出意料之外，以小呂一條性命，換取康太一隻獨眼，也還值得，他想把這個殘廢的人，送回澳門，使華雲龍看到朋寒，同時自己的聲名亦可揚威澳門，叫澳門「龍社」子弟知道他的厲害。

這時，龐拐子出現了，小馬也跟在後面，方傑一看到小馬，無名火起，賞了他一記耳光，把小馬打得半處臉火辣紅腫，大聲罵道：

「狗娘養的，龜孫子，現在你跑來幹什麼？老子的命差點送在你的手裡！」

小馬是想來討好的，這一記把他打得兩眼金花直冒，吓得身子向後一轉，沒命的狂奔飛去。

「拐子，你說他該打不該打？」方傑氣憤地說：「不是我手脚快，現在早已被康太拋到海裡去了。」

他的話聲甫歇，「砰！」的一聲，一粒子彈由方傑頭頂上飛過，接着又是砰！砰！兩響，槍彈向他們發話的方向打來。

他們迅即分散，再看康太的手已垂了下來，一柄手槍仍然揑在手中，顯然，他又已昏了過去。

「他媽的，這個傢伙臨死還在發威！」龐拐子在怒聲罵着。

「把他槍拿過來！」方傑命令地說。

龐拐子抄在康太的頭頂後面，一隻脚搭住康太持槍的手臂，一彎腰，把手槍取到手中，又狠命地在康太頭上補了一脚。

祇聽一聲悶哼，也是康太最後的一次聲息，早已魂歸地府了。

龐拐子用手一探康太鼻息，冷冰冰地，又用脚尖踢他肩膀一下，再沒有看到他轉動

，回頭對方傑道：

「方老大，這個人不中用了，怎麼辦？」

「媽的，你把他踢死了麼？」

「死了活該，正好替我們那個呂兄弟償命！」

「好吧！把他拋在海裡去吧！」

龐拐子一隻手牽着康太的一條左脈，狠命一拖，心裡有點胆怯，一陣陰風，拂到他的面上，他嚇得把手一鬆，竄了出生。

「死不饒人，方老大，快來，這……這傢伙……」龐拐子抖顫地已吓得面無人色。

「是烟癮發了嗎？媽的，連一個死人都拖不動！」方傑走了過去。

「不……不是，他在顯靈呢！」

「見他媽的活鬼，他顯靈也找不到你龐拐子呀！」

方傑彎下身子，兩手一掀，給康太的屍體來了一個大翻身，跟着兩脚幷動，「咚！」的一聲，一個光頭大漢的屍體，霎眼之間，被風浪捲入海底去了。

「老大，辛苦了，回到我那裡抽兩口，歇歇，可好？」龐拐子戰戰兢兢地說。

方傑舒了一口氣，兩隻銳厲的目光向龐拐子臉上一射，龐拐子又打了一個寒戰。

「你去關照小馬，今天的事，不准向外面洩露，假如被警署知道，假如有個風吹草動，我找你算賬！」方傑沉聲地說。

龐拐子一拍胸脯，說：

「這是我的事，準沒有錯，老大，你安心吧！」

方傑整了整衣襟，轉頭離開了七號碼頭。

藍天夜總會裡，熱鬧喧天，藍妮妮一個人獨坐在經理室內，口裡刁着一枝象牙的長烟咀，看着吐出的烟霧，直在出神。

她是個不甘寂寞的女人，除了錢，勢之外，身邊從來少不掉男人的。

現在華福死了，華雲龍的影子，有如幽靈一般，時常繞在她的左右，心腹之患未除，貼心的人還沒有物色到手，使得她焦灼難耐。

聽說這兩天華雲龍已到香港，人是沒有照面，但也不是捕風捉影的事，她的爪牙已在皇后大道中，看見過華雲龍，她迷惘地在想着華雲龍一副標準紳士模型，儀表、風度

，夠得上是一個理想的男人。

可惜，他是一個有缺陷的人，他不能人道，他有變態的色情狂，令人難以忍受，她回憶着往事，紅頰上飛起兩朵紅暈，一副潔白的牙齒，緊緊咬着下唇，眼睛斜瞟着，越想越不是滋味。

「要不是他少了半段，那該多好！」她自言自語的說着。

於是，她不禁又淡淡地一笑。

一個妖冶的女人，淫蕩成性的藍妮妮，心理上也有着變態，她此時忽然的想着，在沒有男人的時候，像華雲龍那種餓虎赴食，力不從心的舉動，也能過癮，也夠刺激，那不比沒有男人要强的多麼？

她想到這裡，恨不得派人去找華雲龍，重修舊好，祇要她這樣去做，她料定華雲龍是求之不得的。

此時，她已想入非非，烈熾的火在她心裡燃燒着，她已不能支持，她站起身子，在房裡來回的踱着，她走到沙濾前，注了一杯冰水，一飲而盡，然而，也無法澆熄她心中一盆烈火。

再去找方傑，或者是金震，那是不可能的事，於是，她想到一個人，那就是在跳舞廳裡的時常見到他，在每次見面的時候，那個人的兩隻眼睛一直在盯住她，從來沒有把她放鬆過。

那個人太難看了，禿頂、濃眉、鼻子彷彿也是偏平的，其中有一點可取的，就是那個人體格結實，舉止之間，并不令人討厭。

她現在委實感到孤枕獨眠，是一種令人難以忍耐的寂寞，同時，她又感到大敵當前，華雲龍、方傑這般人，俱都對她虎視眈眈的，而自己孤掌難鳴。

假如那個人也同方傑一樣，能代替自己抵擋一陣，從他外形上看來，或許是可能爲自己効命的。

她胡思亂想，香烟一隻接一隻的吸着，終於，她有了決定，不管怎樣，這個人既然不討厭，聊勝於無，總比曹拐子要强多吧！

於是，她按鈴把舞廳裡女大班牛阿嫂找來，先把那個人底細摸清了，再作進一步打算。

她倚坐在沙發上，微微一招手，讓牛大姐坐下，輕輕一笑，指着几上的聽頭香烟，

說：

「牛阿嫂，妳抽烟，自己拿，不要客氣，我悶得很，找妳來談談！」

藍妮妮平常是個極難說話的人，今天的態度顯得客氣，牛阿嫂受寵若驚，伸手在烟罐那取了一隻烟，燃着了火，笑盈盈地，說：

「老板，有兩天沒有看到妳在舞廳裡了，成天悶在經理室裡，當然是太寂寞了，祇要老板高興，我隨時可以來陪妳談談的！」

「我想打聽妳一個人。」藍妮妮開門見山地說：「有個穿灰色西裝，禿頭、濃眉的人，他每天俱是找海華跳舞的，他是誰？」

當舞女大班的，每天常來的客人，雖然不會完全摸清底細，差不多也知道個幾成，藍妮妮這樣沒頭沒腦的問下來，牛阿嫂眼珠轉了兩轉，已猜透她問的是誰，但是這個人，確實有點來歷，不過，他在香港究竟做些什麼事，就不大清楚了。

牛阿嫂吞吐了一下，笑着道：

「老板問的那個人，他姓馮，名字叫無秦，聽說他老子是個軍閥，官做的還不小呢！」

「噢！無情，怎麼好好一個人叫這樣的名字？」藍妮妮愕然的問。

「老板，她不是情感的情，而是秦朝的秦，所以有人誤會着，叫他做無情漢子呢？」

「啊！他同海華有交情麼？」

「這兩天他已不叫海華做枱子了，海華嫌他頭頂禿，當着好多人面前罵他，頭上巴不住蒼蠅，又說得鼻子太偏，馮無秦打了海華一記耳光，已不來了。」

藍妮妮聽了，臉上毫無表情，隨口說道：

「舞女是要客人捧場的，怎麼好罵人呢，海華也太不懂事了，牛阿嫂不是我說妳，妳們當舞女大班的遇到這種事，就得要儘量約束舞女，不要讓她們放肆，要不，人家還以為她們倚仗老板的勢力欺人呢！」

她微微頓了一下，又說：

「那個叫馮無秦的，要找他方便嗎？」

牛阿嫂察言觀色，知道藍妮妮的意思，微微一笑，說：

「老板要找他麼？他就住在南屏酒店，打個電話他就會來的！」

藍妮妮略爲沉吟了一下，說：

「妳替我向他道歉，說海華的事，就說我聽到這件事，大爲光火，又把海華開除了，請他今天來，我再當面同他談談。」

「老板的意思，是要海華離開這裡嗎？」

「當然要這樣做，我們做的是生意，客人至上，像海華這樣舞女，如果不把她辭掉，妳當舞女大班的也有責任呀！」

老板的話，就是命令，牛阿嫂沒有好還價的，她楞了一下，陪着笑臉，說：

「打電話去給馮無秦，請他晚上來，海華的事，我也會照辦的！」

牛阿嫂很恭敬地向藍妮妮辭退，藍妮妮在她走出房門的時候，又把她喊住，說：

「妳在那個姓馮的來了的時候，就說我請他到經理室來談談，記着，我吩咐的事，可不許隨便同人亂說，知道嗎！」

馮無秦是個耍光棍的，他老子的確是個軍閥，他起先打着老子的旗號，還吃得開，最近兩年，錢已花光了，仗着是青幫的大爺，東拉西借，專門想在女人身上吃血，他早已想在藍妮妮身上打主意，現在難得有牛阿嫂打電話給他，剛好合上油瓶蓋，簡直是喜

出望外。

不到九點，他已整裝待發，他今天還是穿了那身灰色西裝，喜氣洋洋地搭上北角的電車，在他跨進藍天夜總會的時候，舞廳裡還是冷靜靜地，牛阿嫂一眼看見他，向他招招手，隨着把他讓在一張角落裡枱子上坐下。

「牛阿嫂，兩天不見，妳越發的漂亮了。」馮無秦打趣地說。

「少說廢話，談正經事，海華那天得罪了你，給我們藍老板知道了，大發脾氣，現在海華被辭掉了，又叫我打電話請你來，向你道歉，老馮，你這個面子可要足了呢！」

牛阿嫂說完，又掃了馮無秦一眼。

「海華果眞是被開除了麼？該死！該死！那是我不好，不能怪她，那天她罵了我，我已打了她的耳光，兩相抵消，打了就不該再罰她，妳帶我去見見妳們藍老板，代她求求情，要不，人家會眞的罵我這個馮無秦，是無情無義了。」

「你要見我們藍老板？」牛阿嫂舌頭一伸，說：「你可知道我們藍老板的厲害？」

「我是代海華求情，去向她說好話，她厲害不厲害，對我來說，是毫無關係的！」

「我看你省省吧！老馮，你看你這身行頭，我們藍老板看見你，不會噁心？」

「怎樣？」馮無秦一指衣襟，說：「這套衣服，還是當年我們老頭子在北京去晉見袁大總統的禮服呢，是到到地地的英國華達呢，穿這套衣服能晉見袁大總統，就不能見妳們藍老板麼？」

牛阿嫂噗嗤一笑，說：

「她見不見你是一回事，我帶不帶你去見她是一回事，嗯！待我考慮考慮。」

馮無秦知道牛阿嫂在賣關子，心想，當舞女大班的沒有一個好人，但是，人到屋簷下，誰能不低頭，現在要利用她，說不得就要化上幾個。

「牛阿嫂，我的好大班，這當事全靠妳大力支持，我見了妳們藍老板，有了好處，我第一先要謝謝妳？」馮無秦還是一毛不拔。

「你准知道見了她就有好處麼？」牛阿嫂揚起兩道柳葉眉說：「假如她怪我多事，罵我不該帶你這種人去見她，我這個飯碗給你砸碎了，你能替我兜着麼？」

馮無秦一別苗頭，已到非化不可的時候了，他拿準藍妮妮這次因爲海華罵他，而辭掉海華，又叫牛阿嫂打電話來道歉，必然大有文章，他平時揣摸女人的心理，百發百中，反正他心裡已有了打算，他見了藍妮妮多少總有點甜頭，決不會落空的。

他對牛阿嫂瞥了一眼，開空頭支票是沒有用的了，他用手在袋子裡一摸，僅僅剩了兩張百元大鈔，那是他吃飯的本錢，再說，這兩張大鈔，一齊攢出來，也不擋眼，也不會把牛阿嫂打倒的。

他一狠心，硬着頭皮，把兩張大鈔掏了出來，笑嘻嘻地往牛阿嫂手中一塞，說：

「我今天出門太匆促了，支票本子忘記帶了出來，這兩張票子如果妳牛阿嫂不嫌棄，買點脂粉，我老馮說一不二，明天開張支票替妳換季，牛阿嫂妳不要小看我老馮，祇要我能同妳們藍老板搭擋上了，借她的力量捧我一下，哼……」

「好了，好了！」牛阿嫂不想再聽下去，她揑着兩張鈔票，收下又太少，棄之又可惜，想來想去，還是往袋裡一塞，說：「老馮，你在這裡等一等，我去替你通報一聲，如果藍老板願意見你，那就看你的造化了。」

馮無秦知道是兩張鈔票生了效力，眼看着牛阿嫂扭着細腰，搖擺而去。

牛阿嫂匆匆地來到經理室，藍妮妮正在端着一杯威士忌，一人獨飲，借酒消愁，大約是酒吃得多了，彷彿把剛才說的話，已忘得一乾二淨，她看見牛阿嫂一副得意的神情，反而問道：

「牛阿嫂，舞廳裡的事，妳去問劉總管，不要來麻煩我，好嗎？」

牛阿嫂聽了一楞，知道事情要糟，平時已聽說藍妮妮是個反覆無常的人，但也不能變得這樣快，今天她說的話，言猶在耳，難道她眞的會變了卦，這樣說來，自己的好是討不上了，老馮花了錢，怎樣向他交代。

她到底是個能言會說的人，心機一動，湊在藍妮妮耳邊，低低地說道：

「藍老板，我替妳的事辦好了，那個姓馮的現在舞廳裡等着妳呢！」

藍妮妮酒意盎然，用一隻手指支着太陽穴，想了一下，說：

「是我叫他來的嗎？」

「沒有妳藍老板的吩咐，我敢這樣做嗎？」

「好！妳把他帶來，我同他談談。」

牛阿嫂轉身來到四樓舞廳，看見馮無秦正襟危坐，目不斜視，像座泥菩薩似的，在靜等佳音，不覺暗暗發笑。

「喂！老馮，你在想什麼？」牛阿嫂在他肩頭上拍了一下，格格地笑了起來。

馮無秦冷不防被她一拍，吓得把腦袋向脖子裡一縮，再看牛阿嫂笑盈盈地，忙着問

道：

「事情辦得怎麼樣？」

「跟我去呀！看你這副獃相，我再不來，恐怕你要入定了。」

馮無秦又重行整了整衣領，跟着牛阿嫂轉向藍妮妮的經理室走去。

12

牛阿嫂把馮無秦領到藍天夜總會經理室門口，嘛了嘛嘴，說：

「你自己進去吧！恕我不奉陪了。」

馮無秦正要去拉她，牛阿嫂身子一滑，已轉了彎，上樓去了。

他站在經理室門外，乾咳了一聲，鼓着勇氣，在門上敲了兩下，又向後退了兩步。

「是誰，進來！」那是藍妮妮的聲音。

房門一推，馮無秦畏縮地走了進去。

「啊！是馮先生，裡邊坐！」藍妮妮在看見馮無秦後，做了一個手式說。

馮無秦平時對於女人是有一套的，不知怎地，他今天看見藍妮妮居然手足無措起來，彎着腰，把一個禿頭連點了幾點，說：

「藍老板，冒昧得很，我叫馮無秦，特地來拜侯妳的。」

藍妮妮牙齒上咬着一隻象牙烟嘴，口裡吐着白霧，瞟了馮無秦一眼，覺得他並不討

厭，於是，很自然地笑了笑，說：

「我們是自己人，不要客氣啦，照說，像你這樣一個普通客人，我是沒有理由和你見面接談的，可是，誰叫我們舞廳的舞女駡了人，這就是我們理屈，我們應該向你道歉，希望你不要以為我們會仗勢欺人！」

她這一套話，說得冠冕堂皇，又像似同他拿近乎，又掩蓋自已找他來的卑鄙心理，這就是藍妮妮耍手腕的決竅，她要在談話中摸清對方的底細。

其實，她可以單刀直入，隨便她怎麼施為，馮無秦是毫無抵抗，而會向她就範的。

要是換在前兩年，那時她的經驗不夠，閱人不多，一定會迫不及待的向馮無秦施展出她的那套媚功，向他進攻的，可是，今天她沒有這樣做，她要看看馮無秦是怎樣一個人，她怕又會上當。

經驗告訴她，男人是最不可靠的，她當初在認識方傑的時候，一見傾心，決無任何條件，就向方傑懷中倚了過去，當時，她還怕方傑不愛她，怕方傑遠着她，她的防線自被方傑突破以後，像在戰場上作戰一樣，一敗塗地，而使她的事業計劃全盤失敗。

她過去因為情感脆弱，凡是她接近過的男人，俱都與她的理想太遠，而自己在不知

不覺中就處於惡劣的情況中了。

她現在又是在需要男人的時候了，偏偏選中了這個在女人圈子打過滾的馮無秦，如今，儘管她是在沉着應付，表面上一點沒有露出不莊重的神情，然而，她的一舉一動，甚至心裡在想什麼，早已被馮無秦看得透底了。

馮無秦看着她一副矜持的態度，明知她是在欲迎又拒，她的過去的一切，來龍去脈，馮無秦摸得透熟，乘虛而入，稍縱即逝，馮無秦焉能放過這個機會。

於是，馮無秦在接過她遞給一隻香烟後，燃着了火，完全裝出一派紳士模樣，表現得極爲大方，微微一笑，說：

「海華的事，太不值得提了，不想藍老板還記在心裡，我正在後悔不該打她呢！」

藍妮妮輕輕一笑，笑得那麼甜密，瞟了馮無秦一眼，說：

「那麼這兩天爲什麼不來照顧我們的生意呢？」

「哦！我的事情太忙了，前天是賀通爵士請我吃飯，昨晚又趕上花旗銀行的一個華人經理萬大哥的壽辰，這些人都是我們老頭子過去的好友，他們知道我在這裡，到處派人找我，祇怪我們老頭子的名望太太了，其實，論我目前的地位，眞也高攀不上他們這

般大亨呢！」

他吹了」一氣，藍妮妮好似聽而不聞，沒有理會這，臉上毫無一絲表情，顯然，她是沒有感到興趣！

「馮先生，你現在不是住在南屛那家小酒店裡麼？成天窩在房間裡，不會悶得發慌，唉！在香港這個地方混，也實在不是一件容易的事，你們老頭子名聲大，有什麼用處，又不能當飯吃，我這個人喜歡講實在的，不要說像你這樣一個過時軍閥的後人，即如是不久以前當過什麼主席，軍長的，現在爲了生活，替洋行裡跑腿一天找上十塊八塊的，也正多着呢！」

藍妮妮一針見血，把他的紙老虎戳穿了，馮無秦一臉尷尬的神情，結結地說：

「那不能一概而論，我……我馮無秦還沒有到那種地步……」

藍妮妮又是淺淺地一笑，說：

「馮先生，我看你這個人，到還老實，有經驗，有能力，風度麼……嗯！也還不錯，嗯！……」

她把兩手抱着膝蓋，脚尖不停的搖動，忽然合上了眼皮，腦子裡在打着轉。

馮無秦先是聽她連譏帶諷地說了一通，屁股坐在沙發上，已經如坐針氈，自己的西洋鏡被她看穿，看看已說不下去，不想她又忽地改變語氣，捧了上來，簡直不知道她葫蘆裡賣的什麼藥丸，一時之間，有如丈二和尚摸不着頭。

他此時才知道藍妮妮的厲害，不可以等閒視之。

他看她合着眼，沒有把話說下去，局面僵持着，有點難過，於是，他狠命地把烟吸了一口，說：

「啊！好說！好說！藍老板妳太誇獎了，我這個人什麼都不行，文的不能動筆，談武的，也是一塊廢料，惟有一點被妳說對了，就是我還誠實，不會欺騙人，尤其是……呃！尤其是對於女人……嘿！哈！哈！哈！」

他這兩句話，果然打破了沉寂，果然打動了藍妮妮的心，她的腦子裡，並不希望在此時找到一個玩弄她的人，祇要能誠實，能聽她的話，那麼，其餘的條件差一點，就不放在心上了。

她的精神忽地一振，兩隻疲困的眼睛忽然明亮起來，她隨着馮無秦的笑聲，睜大了眼睛在看着他，她覺得他的話，有幾分可靠，或許，她這次不會再次的被人欺騙了。

她彷彿在沉醉中醒了過來，對着這個自命為老實的人，心曠神怡，於是，她不禁地格格大笑起來。

馮無秦心裡有鬼，他這種口不應心的話，是在女人面前說慣了的，但是，他再也不會想到藍妮妮會識穿了他的謊話，他心中暗想：「那麼，她是在笑什麼呢？」

「憑良心說，我這個人並不是個壞人，世間上比我壞到不可收拾的人，不是正多着麼？」他暗自地說。「以前我在上海，雖然騙過幾個女人，那都是她們咎由自取，誰叫她們看到我是了不起的大少爺，那她們是想我的鈔票，不，那是我們的緣份，是她們都欠我的！」

他不敢正面的去看她，他被她兩隻眼睛盯得渾身發刺，他不知道她在笑什麼？也許是笑裡藏刀。

他紅着臉，紅得像隻龍蝦，說實在的，他現在是千瘡百孔，身上的僅有兩百元，已被牛阿嫂塞進袋子裡，假如今天就這樣毫無結果的回去，偷雞不着蝕把米，那簡直是走投無路。

「難道自己的底細已被她摸清楚了麼？」他心裡發慌，牛阿嫂會出賣我？不會的，

牛阿姨也不知道我過去的事呀！」

他胆子一壯，默默地說：「這沒有什麼大不了的，就算我和旅舘裡那個下女的事，被她們知道了，頂多我是用了她幾個錢，現在事過境遷，早已和她一刀兩斷，今生來世決不會再來往了。

「不錯，我以前住在天國飯店大旅舘裡，也欠了點房租，和飯錢，但是，我已把老頭子遺下來的一幅黃石谷的古畫抵給他們了，那幅古畫是我傳家之寶，我在挨餓的時候也捨不得賣呀！」

他想來想去，覺得自已沒有存心害過人，他又想到他被天國飯店被逐的醜事，像藍妮妮這種在黑社會裡混混的的人，或許早已有所聞了。

於是，他坐立不安，眼睛盯着鼻子，始終不敢把頭抬了起來。

藍天夜總會經理室裡靜寂了一陣，馮無秦始終認爲藍妮妮這一笑，祇少是不懷着善意，要是換在當年，他會一提脚，唾她一口吐沫，拂袖而去。

可是現在他英雄氣短，走投無路，但能在她身上找着一線希望，他還是想挨下去。

說實在的，藍妮妮是個聰明人，她要是對這個男人動了心，她的作風是再漂亮也沒

有，她會不顧一切，不聽任何人的勸阻，去攏絡他，而把那個男人玩弄於掌握之中。

馮無秦雖然想到自己一些醜事，生起了自卑感，但是，眼前的局面，不能讓它僵持下去，這一手，當然他應付俗如，於是，他也隨着藍妮妮笑聲，嘿，嘿，嘿大笑起來。

頓時，房裡一團和氣，兩人的笑聲，冲破了房裡的沉寂。

終於，藍妮妮開了口，道：

「馮先生，我們這邊少個經理，一時也物色不到人選，我想請你屈就這個位置，不知道你的意思怎樣？」

「什麼？經理？」馮無秦如晴天打了一個大雷，耳朶一陣亂響，摒住了氣，吞了一大口唾涎，把身子向前湊了湊，問道：「藍老板，妳是說要請我來當經理？問我願不願意……」

他一時摸不着頭腦，這個女人是永遠會開人家玩笑的，他不是不相信自已夠不夠格，當年老頭子在世之時，他也在護軍使衙門裡面過副官長，總比一個夜總會的經理要高得多，他是怕藍妮妮同他開玩笑，天下那有這樣的奇事，一個不相識的人，何況對方是個女人，一見面就請他當經理，難道眞是鐵樹開了花，太陽從西方出麼！

「哦！」他頓然若有所悟的想了起來，前個月他抱着窮算命，富燒香的念頭，走到大笪地，去找了一個香港有名的命相專家，楊半仙，他報了時辰八時，經那個楊半仙推斷之下，說他什麼寅戊戊金火局，今年要交大運，八、九月間要遇到貴人，並肯定地說，那個貴人是個陰性，說不定要交桃花運，在女人身上發筆大財。

照這樣說來，楊半仙眞不含糊，給他算對了，假如自己眞的當了藍天夜總會的經理，那不是鴻運高照，從天上掉下來的事麼！

藍妮妮看見他一副滑稽的神情，口裡又唸唸有詞，不知他想什麼，以爲有貶他的身份，怕他眞的不願意，那事情就難辦了。

「嗯！我是這樣打算的。」藍妮妮一本正經的說：「其實，一個夜總會的經理，並不算了什麼，難得你在閒着，別人想謀這個差事，還謀不到呢！」

這就愈扯遠了，經理這個名詞，是多麼的悅耳，多麼動人，在他的想法，不要說是經理，跑檯子，打雜，都不壞，祇要有吃有住，好漢不提當年勇，還計較個什麼名份。

於是，他怕把事情弄拙了，萬一藍妮妮把話吞了回去，那可不是玩的，性命交關，一跤跌進了金窖子裡去，他那裡敢鬆這口子氣，於是，他脹紅了臉，又重行向藍妮妮一

哈腰，，結結的說。

「難得蒙妳藍老板抬舉我，我還敢說半個『不』字麼？祇是……」

「祇是什麼！」

「祇是我這塊料，恐怕幹不好，丟妳藍老板的面子，那不是罪該萬死麼！」

「不要緊地，你儘管去幹，有應付不了的事，有我在後面，能叫你坍台嗎！」

「藍老板，妳……妳眞是我的知己，士爲知己者死，我姓馮的一輩子，不……轉世投胎，也不會忘記妳這番好意的！」

他說得滑了邊，把藍妮妮也鬥得哈哈大笑。

「好吧！你把行李搬來，二樓那邊有間空房，從明天起你就接事，不過這裡的事煩一點，上上下下都要你招呼，我想，你們做過官的人，應付這些事，大概不會差到那裡去的。」

「是！是！藍老板，我會好好去幹的。」馮無秦像下屬見到上司，站起身子，恭恭尊尊地向藍妮妮鞠了一個躬。

「嗯！」她是喜歡人家聽她的話，藍妮妮揚起了兩道秀眉，顯見地，馮無秦這種恭

敬而帶諂媚的舉動，果然奏了奇效。

「那麼我吩咐你的事，你是會去做的了？」

「赴湯蹈火，在所不辭！」

「你也說得太嚴重了，嗯！我的眼光的確不差。」藍妮妮喃喃地說。

她微微一皺眉頭，從烟罐裡取出一支香烟，馮無秦趕趕緊替她劃着火，又小心地把半截火柴用口吹滅，放在烟缸裡，裝做一副恭敬而又謹愼的樣子。

她把香烟吸了一口，很自然地將她習慣用的一隻象牙嘴子拿起，把香烟裝在上面，咬在牙齒上，凝視了馮無秦一眼，說：

「剛才是誰把你帶到我這裡來的？」

這不是明知故問嗎？話已說了這半天，經理的頭銜已套在自己頭上了，忽然又掏根問底起來，馮無秦不禁一楞，想起方才托牛阿嫂的事，臉上一紅，期期艾艾地說：

「是那個舞廳的大班的牛阿嫂，」

「是她把你領來的？」

馮無秦當眞給她問糊塗了，難道牛阿嫂帶我來，沒有事前向她說明，難道她會不知

道？這就奇怪了。

他腦子裡很快的打了一個轉，怪不得牛阿嫂祇把他領到房門就撤了腿，這個女人眞有一手，早知如此，我那張大票也不會跑到她袋子裡去。

他在心疼那兩張鈔票，藍妮妮却瞪大着眼睛，在等他的回答。

「是！是阿嫂領來的！」

藍妮妮忽地臉色一沉，說：

「牛阿嫂的胆子也太大了，今天幸虧把你領來，要是領來的是個敵人，這個局面不是就糟了麼？」

馮無秦沒有料到她會算回頭賬，大出意料之外，但是，她的話又委實說得有理，但又不便說出這件事是自己請托牛阿嫂辦的，想了一歇，祇好順着她的口氣說：

「牛阿嫂是要看人來的，她知道我馮無秦是個好人，可以……」

「不要講了，」藍妮妮制住他的話，說：「牛阿嫂是個什麼東西，胆大妄爲，哼！我恨透了這種人，我要叫她知道我的厲害！」

這是下馬威，藍妮妮要試試馮無秦的胆量，更要看看他對於自己是否忠誠，於是，

她不得不在牛阿嫂身上開刀了。

「馮經理，你替我把牛阿嫂處分掉她，這女人是個危險份子，爲了我的安全，我命令你便宜行事。」

她這個口氣，不是撤換牛阿嫂，而單直是要牛阿嫂的命！」

借刀殺人是藍妮妮的看家手段，同時不想把自己醜事捏在牛阿嫂手裡，那將來牛阿嫂會騎到她頭上撒嬌的。

馮無秦聽了一凛，第一件差事，就叫他去殺人，這可不是鬧着玩的，當年老頭子在台上的時候，抓着土匪，梟首示衆，的確是家常便飯，但，那是軍法，也曾做過爲非作歹的事，自己也經手幹過不少，却還沒有親手殺人。

然而，藍妮妮現在是他的頂頭上司，衣食父母，比軍法還要厲害，自己好容易挨了這麼多年，活了半輩子，老頭子的骨頭已打了鼓，也沒有混出啥個名堂，眼看着就要進棺材，居然無巧不巧的被藍老板看中了，聘請他當了夜總會的經理，這個差事，不大不小，簡直可以大大的出一下風頭。

不想經理的帽子還沒有帶上，頭一筆，就是一件扎手的買賣，答應下來，牛阿嫂與

自己無怨無仇，怎樣下得了手，眞正的把牛阿嫂幹掉了，一旦手脚不干淨，被警方查到，自己的頭就不會長在腦袋上了。

馮無秦在想，現在祇要一搖頭，那很簡單，不用捲舖蓋，也會滾蛋的，換句話說，那就是不想當這個人人羨慕的藍天夜總會經理。

他又懊惱方才不該百依百順，說什麼赴湯蹈火，在所不辭，殺個把人，總要比赴湯蹈火，事得多話出如風，再也收不回來了。

馮無秦想來想去，覺得夜總會經理的滋味太美了，坐上這個寶座，也好給那般卑視他的人瞧瞧，出口怨氣，祇要沒有說的，祇要一點頭，答應去幹掉牛阿嫂，立刻揚眉吐氣，登時身價就不同了。

他用手拍着腦袋，喃喃地說：「這又不是什麼難事，牛阿嫂又不是銅金鋼，鐵羅漢，對！對！我把她宰掉了！」

「你說什麼？馮經理，你是答應了？」藍妮妮看他嘴裡嘰哩咕嚕的，彷彿已聽到「宰掉」兩個字，拿準他是下決心。

「老板，妳吩咐的事，我能不接下來麼？」馮無秦一臉嚴肅的神氣，說：「我馮無

秦一生沒有宰過人，覺得這個玩意頗新鮮，到想試試，不過……」

「不過什麼？」

「不過要等我接了事，把這邊環境摸清楚了，再下手，再說，我那時有了地位，人家就不會疑心到我頭上來了。」

「這樣也好，事情又正交給你去辦，要機密，更要毒辣，俗語說，『無毒不丈夫。』馮經理，你懂得這句話麼？」

馮無秦的頭像雞子吃米般，連連的點着，他到此刻還不知道藍妮妮究竟為了什麼要宰掉牛阿嫂，藍妮妮沒有對他說出原因，他也沒敢細問，他謹記住老頭子臨終對他說的話，「天下無不是的父母，世界上沒有不對的上司。」他認為藍妮妮現在已經是他的老板，老板等於上司，上司的話，是絕對沒有錯的。

他抖了下衣襟上的烟灰站起身子，畢恭畢敬地，說：

「謝老板的委，如果沒有事，我要辭退了。」

藍妮妮看他一派迂腐之氣，不由嗤地一笑，說：

「看不出你這個人到真是誠實，以後對於我隨便一點好嗎，我們幹這行的，不比官

場，老板伙計，都是一樣，是不講俗禮的！

「不能！妳是老板，經理見着老板一定要有規矩，要不，下面的人見了我經理，兩隻眼睛望天，那還成個什麼體統，不以規矩不能成方圓，我馮無秦既然吃了老板的飯，一定要這樣做的！」

藍妮妮見他一本正經的神態，反而弄得不好下手，好在今天是初次見面，先叫他回旅館去，把行李搬來再說。

「那麼你就回去吧！」藍妮妮發出命令說：「明天午後三點鐘來看我，我當衆宣佈聘你當經理！」

她頓了一下，又說：

「牛阿嫂那邊不要去照面了，記着，我對你說的話，要保密，知道嗎？」

馮無秦又再向藍妮妮一哈腰，走出了藍天夜總會經理室。

他這時渾身骨頭都輕了，三脚兩步的下樓，他走到電車站，看見站上人擠人，一想不對，自己現在是夜總會的經理了，當經理的，還在擠電車，那不是笑話。

他看到過街的一部「的士」，正要舉手，偏然一摸袋子裡，只剩下兩張散紙，從北

角到南屏酒家，最少也得化上三塊，於是，他又把手縮了回去，擠上電車，轉往大道中去了。

牛阿嫂把馮無秦送到藍妮妮的房門口，當舞女大班的最是識相，尤其是替老板辦事，不能馬虎，所以她就悄悄地走了。

她還怕馮無秦的禿頂難看，一身褪了色的灰西裝，不當老板的意，她的心一直不放下，偷偷地了經理室的門口繞了兩次，知道馮無秦呆在房裡沒有出來，大概是談得入了港，她自信這回差事辦得不錯，藍老板一高興，說不定要提升她，祇少，鈔票裝進袋子，是不成問題的。

她在等馮無秦，她想他在離開經理室後，一定會來報個喜訊，那知舞廳快打烊了，還沒有看見馮無秦的影子。

「這個人眞混賬！」牛阿嫂在罵着：「過河拆橋，怎麼！見着藍老板，就認不得我牛阿嫂了麼？好！走着瞧，不要說你馮無秦啦，哼！不買我的賬，我叫你上夾棍，看誰厲害。」

這個死到臨頭還不知道牛阿嫂，一看舞場裡的人都走光了，馮無秦不照面，藍妮妮

也沒有傳喚，她是在風塵中打過滾的人，在她的想法，藍妮妮雖然是老板，可是這回事，是由她穿針引線的，她好像藍妮妮已然捏在她的手中，說什麼，也不能不給她一點好處。

曲終人散，舞場裡祇剩下她一個人，她正想衝到經理室去，那知她剛一抬頭，一個可怕的面孔，把她嚇得倒退了兩步。

13

藍妮妮在馮無秦走後，心裡感到一陣空虛，別看她同馮無秦是一種表面上寒暄，其實，她早已看透了馮無秦是個什麼人物，連他的幾根骨頭，她已數清楚了。

要提拔人，要對方能服貼的依順，像馮無秦這種徬徨無主，而又無辦法的人才是對象。她儘管此時如飢如渴，沒有男人陪她，在擒縱之間，她還是極有分寸的。

對馮無秦這種人，她不能太失身份，如果一不小心，被馮無秦看出自己是吃幾碗飯的女人，以後不但無法駕馭他，生怕還要蹈以前的覆轍。

另外，還有個牛阿嫂在虎視眈眈地看着她，當舞女大班的，成天把女人盤在手裡玩，她怕玩到她的頭上，受牛阿嫂的挾制，假如馮無秦再同牛阿嫂勾結起來，那不是活見鬼！

藍妮妮是個極富機智而又深沉的人，手段毒辣，做事澈底，絕不畏首畏尾，做錯了，她也錯到底的。

她的祕密從來不願意給人知道，她在利用對方的時候，儘量利用，一旦大功告成，論功行賞之後，再來個大開殺戒，把功臣殺了滅口，怕這般人翻她的底子。

這個人，大有歷史上女皇帝武則天的作風，她在香港這個黑社會小圈圈裡，叱咤風雲，的確是個了不起的狠角色。

她靜靜地坐在經理室，口裡咬着象牙長烟嘴，冷靜的在沉思，於是，她起身打開保險櫃，取出一叠美鈔，很輕鬆地向四樓舞廳走去。

舞廳裡已經打烊了，她知道牛阿嫂是會等她的，她一跨進舞廳的門，臉上顯出一股陰森可怕的神情，果然，看見牛阿嫂，披着風衣，正在池子裡徘徊。

她們打了一個照面，牛阿嫂看見她，先是一驚，接着滿臉堆出笑容，迎了上去。

藍妮妮目光在舞廳裡四下一掃，彷彿在搜尋什麼似的，然而，她的臉色稍稍的轉變，始終沒有露出一點笑容，找了一張拾子，徐徐坐下。

「牛阿嫂，這裡還有人麼？」她又向四週掃了一眼。

「舞女，客人都已走光了，我不放心，正在仔細地檢查！」

「啊！今天的營業情形怎樣？」

「很好！很好！抬子都沒有空着，鐘點費已滿了分，我忙得兩條腿都發酸了。」

藍妮妮這時才擠出一點笑意，點點頭，說：

「辛苦妳了，牛阿嫂，劉總管呢？」

「他老早走了。」牛阿嫂乘機下讒言，說：「劉總管是不過問這邊事的，他這個人喜愛吃兩杯，每天來打一個轉，把責任統統堆在我的身上，忙得我馬不停蹄，連喘氣的功夫也沒有，所以我剛才……」

「我不怪妳！」藍妮妮知道她要說什麼，截斷她的話，說：「妳好好的幹，改天我把劉總管掉開，嗯！我看妳很有當總管的才幹！」

牛阿嫂到底是個簡單的人，這顆空心湯圓給她吃得心花怒放，她當真以為藍妮妮要她當總管，格外想討好，把個身子湊了過去，低低的說道：

「那個姓馮的怎麼樣？」

「還老實，嗯！還能夠做點事。」

牛阿嫂似乎鬆了一口氣，讚揚着說：

「我早就知道他會當老板意的，他這個人真不平凡，父親做過大官，他還是個不折不扣的公子哥兒呢！」

「妳以為她這個人很可靠麼？」

「當然可靠，他是見過世面的人，藍老板，妳放心，我不能瞞妳，我推薦的人準保沒錯。」

「假如我請他到藍天來當經理，你看他能不能勝任！」

「請他來當經理！」牛阿嫂聽楞住了，假如馮無秦果真當了夜總會經理，那不是爬到自己頭上去了？以後不是要聽他的使喚，他以後不是可以直接去同老板打交道，那麼，自己在中間的價值不是等於零了麼？

牛阿嫂存着私心，她始終想操縱這回事，腦子裡不停地轉動着，像馮無秦這塊料，居然會蒙老板青睞，平步登雲，做了自己的頂頭上司。

她又後悔方才不該拿他兩張大鈔，將來被他抖出去，總管升不成是小事，在老板面前一輩子也抬不起頭來。

繼又一想：「這樣的大事，老板居然來徵求自己的意見，不用說，老板對自己是另眼看待，」不如順水推舟，成全了他，老馮說不定以爲是我推薦的，他一定會感激我，自然不會再提那兩張鈔票的事了。」

說實在的，她捧了馮無秦半天，現在也不能改口說他不行，她受寵若驚地說：

「我看這個人還不錯，長得一表人才，（這是她違心的話），人家是做過官的人，老板要請他當經理，他會不會肯屈就，我想……」

「妳想怎樣？」

「我想由我去說說看，大約他是不會推辭的！」

「那就是了，牛阿嫂，妳的眼光不錯，我已叫他明天來接事了。」

這不是徵求她的意見，她們已經把事決定了，牛阿嫂睜着兩隻大眼，腦子一陣混亂半嚮沒有出聲。

藍妮妮接着又解釋說：

「馮無秦是個生手，他又是妳介紹來的，妳要好好的同他合作，在暗中指點指點他，妳放心我不會疑心妳們搞什麼花樣，將來我會重用妳的！」

她說完，把一疊美鈔遞在牛阿嫂手中，滿臉鄭重的神情，說：

「這是我酬勞妳的辛苦錢，妳接下來，可不許對別人說，知道嗎？」

老板賞賜的錢，跟馮無秦兩張大鈔不同，牛阿嫂感到無比的光榮，她覺得藍妮妮太好了，她感激得差點要流出淚水來。

這個成天把女人盤在手掌心的牛阿嫂，一點不知藍妮妮是臨陣磨槍的殺着，她把藍妮妮當做是一個善良的人，她又自居功高，這回馮無秦是她拉的線，所以她對藍妮妮感激萬分，趕快把錢塞在緊身袋子裡。

藍妮妮給牛阿嫂行刑前的酒肉餵飽了，任務已畢，一看手錶，已經是午夜之時，不由兩手向上一伸，打了一個呵欠，表示極度疲乏的神情。

「老板，妳忙一天，該休息了，我送妳回去！」牛阿嫂見景生情地說。

「我今天不想回到香港飯店裡去了，櫃上的賬還沒有交來，明天一早馮經理來接事，還得替他料理一下，人是妳介紹來的，以後妳要好好的幫助馮經理，他是一個生手，不要給他把這台戲唱砸了，知道嗎？」

藍妮妮的話交代完了，又伸了一伸腰，然後，她姍姍地走出了舞廳，牛阿嫂等她走

後，又把袋子裡美鈔掏出來，點了一下，心想：「老馮這個傢伙眞不夠味，他當了經理，也不到我這邊來謝一聲，藍老板已暗示我，叫我幫助他，哼！諒他也不敢不買我的賬！」

馮無秦回到南屏酒店，今天的架子可不同了，伸直了頸子，特地從賬房櫃台上走過去，這是稀有的現象，往日他怕見賬房的面，不是繞着道回去，就是拿報紙遮着臉，習慣如此，當然是怕問他討房錢。

儘管他腰無分文，可是他已當了藍天夜總會的經理，於是，他腰桿挺直着，口裡刁着烟，踱着方步，在櫃台上踱了過去。

奇怪，沒有人喊住他，這就奇上加奇了，難道他們已得到了消息，不會的吧！可能是他們沒有看見我，可能是知道我沒有錢，給我留面子，馮無秦一路想着，走回到自己的房間。

他剛剛跨開房門，賬房先生已跟踪進來，他今天可沒有像以前那樣哈着腰，陪不是，反而向沙發上一坐，左腿蹺在右腿上，一陣亂晃，揚起頭，說：

「老劉，你也太不識相了，我忙了一天，還沒有接事，那裡有功夫同你囉嗦！」

他這種口氣，是南屏的賬房老劉從來沒有聽過的，不過，他出去謀事，找工作，是老劉聽慣了的，老生常談，老劉毫未注意，可是，他今天居然趾高氣揚，帶着申斥的口氣，使老劉大吃一驚。

「姓馮的，你忙不忙，與我無干，你做了香港的總督，我還得要錢，你算算，房租已欠了一個多月，今天推明天，好意思麼？」老劉一臉皮笑肉不笑，連損帶罵地說了出來。

要是換在平常，馮無秦會吃了下去，今天，他當了藍天夜總會的經理，這種氣，他再也吃不下去，兩眼向老劉一瞪，說：

「你是成心要下我的面子，你知道我現在當了什麼差事，一個當賬房的，招子可不小，也不懂得規矩，哼，眞他媽的混蛋！」

「嗨！你不要罵人，姓馮的，今天不給錢，就不能讓你過門！」

「怎麼樣？」

「把你的衣服剝了，再送你到差館去！」

馮無秦見他不買賬，心裡到眞有點發慌，眼看着就要丟醜，自己雖然已得到藍妮妮

口頭邀請擔任藍天夜總會經理，那不過是剛才的事，並沒有接任，卽如現在打電話打到藍天去，不但夜深人靜，一個未上任的經理，被旅館裡逼着要房錢，那還成話？

他又惱恨藍天夜總會到底是個賭場，假如是衙門，手上此刻有了委任狀，說來也好給老劉相信，此刻空口無憑，何況話已說僵了，老劉要眞的一翻臉，把自己送到差館去，以後的事，就難以想像了。

好在，見風扯蓬，是他的看家本領，當下，他來了一個一百八十度的大轉彎，從沙發上一躍而起，滿臉堆出笑容，向老劉雙手抱拳，深深一揖，說：

「劉管事的，我們是老朋友了，當眞你會見怪，我一時高興說油了嘴，該死！該死！大人不記小人過，請坐下來，我老馮向你道歉，至於房錢多少，明天一早掃數算清，決不短少，老大哥，請多多原諒！」

老劉被他按在沙發上，氣得臉上發青，說：

「早這樣說，不是結了麼，我老劉在旅館裡混了十多年，像你這種白吃白住的人，見過的也太多了，你打聽打聽，結果怎樣？大概我不說，你也會知道，我看你老馮是個斯文人，替你留點面子，現在長話短說，明天你不給錢，可不要怪我姓劉的做事手段辣

了。」

馮無秦一見他鬆了口，忙着遞上一支烟，又替他燃着了火，嘻嘻一笑，說：

「劉老兄，實不相瞞，我今天也是太高興了，你猜猜看我接下的是個什麼差事？」

老劉見他答非所問，冷冷一笑，說：

「老馮，不是我狗眼看人低，像你這種人，在香港能夠做樣事，打石子，做苦工，你不是那塊料，在皇家做事，你連ABC也不懂，嗯！我看呀！……」

老劉吸了一口烟，用眼睛瞟了他一下，接着說道：

「大不了，在公司洋行裡當一名茶房，倒還對勁，老馮，我猜得大約有個八九不離十吧？」

馮無秦嘿嘿一笑，說：

「劉老兄，那裡是看錯了人，我老馮的出身，你不是不知道，當年老頭子在世之日，我雖挨不上舉世聞名的四公子之一，好多人爲我打抱不平，後來我也做了一篇文章在上海新聞報上發表，總算是天不負苦心人，引起社會上一致反應，把我列在第五名上，來個後補，祇要四名一出缺，那我就堂堂正正的成爲中國四公子之一了。」

他吹了一大套，剛剛老劉是個十足香港土生土長的人，滿腦子俱是英國皇家轟轟烈烈的故事，從來沒有知我中國還有什麼四公子，五公子的，聽得好不入耳，於是，以不屑的神情看着他，問道：

「我不懂這些事，老馮，我倒要問問，方才我猜的對不對？假如你榮任了那個洋行的茶房，或者是跑街的，你那幾個錢就一輩子還不清我們的房錢了。」

馮無秦格格一笑，說：

「這樣鼎鼎大名的事你都不知道，劉老兄，怪不得你不認識我了，好！我現在告訴你，我已當了藍天夜總會的經理了，明天一早就去接事，你想想，我們當宦的，對於這種差事，原是看得一文不值，可是，藍老板，藍妮妮，她偏偏看中了我，一再堅邀，還托了許多人轉彎抹角地來同我說好話，我想了又想，才答應她，屈就下了，她怕我住在外面不方便，特地在二樓闢了一間精室，為我下榻之需，對不起，我明天就要搬走了。」

老劉一聽他要搬走，一把扯着他的衣領說：

「那麼你欠我們的房錢怎麼辦，想開溜麼？」

「我當了藍天夜總會經理，決不會拖欠你的房錢，劉老兄，急什麼？鬆開手呀！」

老劉將信將疑地看了看他，心裡真不相信他會走上這個好運，當下，已拿定主意，就是派人監視他，不給錢，不讓他走出大門。

藍妮妮辦事也真週到，第二天一早已派了兩個人來旅館裡替他搬運行李，這兩個賭場裡的爪牙，狐假虎威，來到南屏酒店，一進門，就走到賬房裡找馮無秦，老劉一見他們來勢洶洶，以為他們是來向馮無秦要賭賬的，對着那兩個爪牙，說：

「那個姓馮的耍無賴，白住我們的房子，還沒給錢呢，要賭賬，改天再來，我替他擋駕！」

「放屁！他是我們新任的經理，會欠你們的房錢，少嚕嗦，我們是來替他搬運行李的！」

老劉一聽也傻了，果真馮無秦的話不假，當了藍天夜總會的經理？這個位子可不小呀，腦子一轉，不要錯過拍馬皮的機會，於是，轉變口氣，說：

「是！是！我怕你們找錯人，馮經理在樓上，我去請他下來，他昨天夜裡睡得晚，

兩位不要驚動他！……」

老劉三脚兩步的走到馮無秦房門外面，輕輕地敲了兩下門，祇聽裡面有咳嗽的聲音，問：

「誰？」

老劉不敢大聲，低低地答道：

「是我！賬房的老劉。」

馮無秦怕他帶着差人來找他，急得在房裡團團亂轉。

「馮經理，開門呀！我是來問你道喜的！」

「什麼？道喜！」馮無秦仍舊沒有勇氣打開房門。

忽聽一陣喧嚷之聲，那是藍天夜總會兩個爪牙已上了樓，馮無秦以為是差人到了，嚇得直打抖索。

老劉掉頭對那兩個爪牙說：

「馮經理在睡覺呢，兩位請稍待，不要驚動他！」

馮無秦這才聽出果然是藍天派來的人，胆子一壯，整了一整衣領，終於把房門打開

了。

那兩個爪牙見了馮無秦，不但沒有囂張之態，反而哈着腰，向他一鞠躬，齊聲說：

「藍老板吩咐我們來接經理的，請經理上車，這邊的事交給小的們辦，不用勞神了。」

馮無秦這時官派十足，揚着頦子，點了點頭，用上司的口吻說：

「你們就是來了兩個人麼？」

那兩個爪牙，還當他的行李多，嫌人手不夠，又恭敬地囘答道：

「經理的行李，不要緊，我們會照呼卡車搬運的！」

馮無秦頓時顯出尷尬的神情，說：

「嗯！箱子確實很多，嗯！有二三十個……」

老劉替他揑着一把汗，以為馮無秦會變魔術，一夜之間，會把箱子變出來二三十個。

祇聽馮無秦接着說道：

「我在前兩天已把箱子行李運到山頂上朋友家裡去了，那些東西暫時還不需用，好

！好！我這就走，我還有事和藍老板商量呢！」

他瞟了老劉一眼，滿臉嚴肅地神情，跨步就要出門。

老劉用手一招，想阻止他，下意識地又把手縮了回去。

馮無秦是個什麼人物，他怕老劉開口向他索賬，於是也用手向老劉揮了一下說：

「你以前同我說，在這裡沒有出息，我很想提拔提拔你，可惜沒有機會，現在藍天那邊範圍大，人手不夠，我過去以後，人事要大大的安排一下，你的事，包在我身上，三五天之內，我會派人來通知你的！」

老劉嘴唇微啓，正要說話，馮無秦止住他道：

「不用說了，我那邊有電話，你隨時打電話來同我聯絡，要是短錢化，你開個數目，我派人送來。」

老劉以前是怕他開溜，現在情形可不同了，人家當了藍天夜總會經理，決不會短這幾個房錢，既然老馮示意派人送來，也就不敢多說，心照不宣，看着馮無秦下樓而去。

照理，藍天夜總會經理，一定是權勢很大，用錢絕無問題，其實，適得其反，滿不是那回事，一切經濟，人事大權俱操在藍妮妮一個人手內，經理不過是個管理員，大小

的事，不經過藍妮妮點下頭，絕對行不通的。

好在馮無秦不計較這些，他在藍妮妮陪同下，與夜總會的人見了面，隨後藍妮妮又特別叮囑他，儘速去辦牛阿嫂的事，並限他在三天以內，完成使命。

是晚，深夜二時，藍天夜總會已經打烊，馮無秦坐在他的臥室裡，猛吸着烟，看了看錶，口裡「咦」了一聲，喃喃地說：「這麼晚了，怎麼還不來？」

正當他等得不耐煩的時候，房門推開人，牛阿嫂緩緩踱了進來。

她今天打扮得非常入時，臉上容光也顯得格外煥發，她是應約而來，一進門，笑着說道：

「馮經理，抱歉得很，來遲了，有事吩咐嗎？」

馮無秦點頭一笑，說：

「牛阿嫂，我們自己人，不要客氣，我想請你來商量一件很要緊的事！」

牛阿嫂自以爲功勞不小，藍妮妮一再對她說，馮無秦是她推薦的，要她儘量協助他，所以她對馮無秦毫不拘束，笑嘻嘻地向籐靠椅坐下，說：

「你覺得這邊的事容易對付麼？經理的滋味怎樣？」

「我這個經理還不是妳賞賜的，滋味好不好，妳還不知道！」

「喲！不要這樣說啦，你一接事，外面就造我的謠言，說我被你買通了，又說我受賄，收了你一大筆美鈔呢！」

「那是太寃枉妳了，照這樣說，我眞該好好的酬謝妳，妳說，妳需要什麼？」

她是個名利心極重的人，此刻，她腦子裡憶起藍妮妮對她說的話，要升她做總管，馮無秦是一條很好的橋樑，祇要經理一提，舞廳的總管，是會穩穩的拿在手中了。

她遲疑了一下，心想，要接受他的酬勞，這正是大好的機會，她也想到，以前曾經接過他二百港幣，也應該還給他，不要落一個貪圖小利的名義。

「馮經理，你要酬勞我，可不敢當，我祇想借重你的金口，幫我一個忙，把我已經定規了的事，提前實現，那比你送我多少錢，或是更好的禮物，更實惠呢！」

「啊！你定規了什麼事！」馮無秦裝做不知道問。

「藍老板沒有對你提起過嗎？」

「這兩天我忙着接事，賭場裡，舞廳裡，頭緒紛煩，妳知道我是一個做官的人，到這種地方來，一切都不習慣，但是，既然答應下來，就要把事情幹得像個樣子，所以對

妳的事，一直沒有同藍老板談起呢！」

牛阿嫂扭捏了一下，說：

「其實，這件事，藍老板已答應我了，我怕她貴人多忘事，有你在她面前一說，那不是可以早一點實現了麼？」

「藍老板究竟答應妳什麼事？牛阿嫂，妳說出來商量商量，妳的事就是我的事，我一定替妳去辦！」

「那天在你走後，藍老板說我推薦的人很好，對我大加讚賞，說要升我做舞廳的總管，可是，事情已經幾天下來了，祇聽樓梯響，不見人下來，我怕夜長夢多，事情『黃』了，不是叫我空喜歡一場嗎？」

「妳托我就是這件事麼，那太容易了，妳不找我，我還要找妳商量呢，我這次來藍天夜總會，第一件事，就想在人事上調整一下，劉總管那個人辦事馬虎，我看得就不順眼，早就應該要換了，劉總管一走，這個位置，除了妳，還有誰能接得上呢！好，明天我去同藍老板說，要她即刻換人，這個忙我幫定了，牛阿嫂，妳安心等着，準保妳不會落空，不過……」

牛阿嫂聽了先是一喜，最後看他蹙起雙眉，欲言又止，以爲裡面尙有什麽難題，忙着問也：

「不過什麽？你是怕劉總管那個人不好對付麽！」

馮無秦搖搖頭，嘆息一聲，說：

「我有一件事，要請妳幫忙呢，妳升了總管，我想保舉一個人來當舞女大班，然而，這個人是最難說話的女人，除非妳去勸得，才會打動她，否則，她會說我吹大牛，自討沒趣！」

「她是個什麽樣的女人？」

「妳見了面就會知道的，至於，她同我的關係，非比尋常，總之，妳要代我把這件事辦得適貼週到，還有，藍老板那方面，還得煩妳說幾句好話，我們以後要密切合作，，魚幫水，水養魚，這樣做下去，妳我的地位不是就穩如泰山了麽！」

牛阿嫂巴不得新任經理有事差遣，滿口答應，她原是怕自己升任總管後，新任舞女大班不同她合作，現在既然經理推薦人，正合心意，於是，她自告奮勇地說：

「你的那位朋友住在那裡，現在去看她，把話敲定了，明天就請她來見藍老板，事

不宜遲，愈快愈好。」

馮無秦還故意看了一看錶，說：

「妳忙了一天，該回去休息了，我不敢勞累妳，再說，這樣深更半夜的，我同妳出去，也不合適吧！」

牛阿嫂把眼睛向馮無秦斜睨了一下，說：

「你這個人眞是舊腦筋，我們出去是辦正經事，誰敢說話，同時，我又是個性急的人，說了不做，我這一夜就不用想睡了。」

馮無秦哈哈一笑，站起身子，說：

「想不到妳是這樣一個爽氣的人，說做就做，眞是難得，怪不得藍老板會器重妳，以後妳升了總管，我相信妳會把舞廳辦得有聲有色，我那個朋友年紀青，沒有幹過這一行，還得請妳多多指點她呢！」

她們走出了藍天夜總會，馮無秦攔住一部街車，兩人跳了上去，汽車直向銅鑼灣駛去。

在此午夜時間，路上行人稀少，她們在銅鑼灣下車，馮無秦看了一看方向，把牛阿

嫂領向一條僻靜的巷子內，找到一間樓房，裡面居然燈火通明，大門也未上鎖，馮無秦很熟悉地偕着牛阿嫂走了進去。

那是一座兩房一廳的樓面，客廳裡面坐着一個二十歲的女人，見了她們兩個人進來，並沒有站起身子，祇向牛阿嫂淡淡地一笑，對馮無秦說：

「現在都快二點了，你再不來，可沒有那耐心在等你們了！」

「抱歉得很，阿萍，我替妳介紹！」他指着牛阿嫂說：「這位是我們藍天夜總會的總管牛阿嫂，她是我們藍老板的紅人，我特地請她來同妳談談的！」

他又轉過臉，對牛阿嫂做了一個眼色，說：

「她是阿萍，是我的朋友，人非常能幹，以後妳們可以多多接近些，在工作上還要請妳多加指導！」

牛阿嫂在阿萍身旁沙發上坐下，在燈光之下面，看了阿萍一眼，祇見她烏黑的細髮，一對深黑而又智慧的眼睛，嫵媚之中，又嫌顯得冷靜，是個漂亮的女人，心裡在衡量她，一定是個很好的助手。

牛阿嫂對她的印象甚好，於是就湊了過去，同她攀談起來了。

「阿萍姐，我聽見馮經理說，要想請妳到我們舞廳裡去工作，叫我來勸妳，那邊的事，麻煩一點，有我在妳身邊協助，不會使妳爲難的，馮經理的好意，我看妳還是屈就了吧！」

阿萍似乎不如馮無秦講得是一個難說話的人，她把頭微微的點了一下，說：

「我現在正在考慮這件事，我怕不能勝任，既是妳來說，我就先去試試，好在我們也不要立什麼合約，幹得好，我留下去，幹不下去，妳們也不會擱住我，到時我會自動走的，有妳牛阿嫂在裡面幫忙，我還能不放心嗎？」

牛阿眼聽得一喜，想不到三言兩語把事情解決了，忙笑着說：

「阿萍姐，像妳這樣漂亮的人，假如到了舞廳裡，客人對妳一定會生好感，比我要強得多呢！」

阿萍笑了一笑，說：

「我這個人就是不會應付客人，尤其是舞廳當大班的事，我聽了就怕，我現在祇答應妳去客串幾天，做得好不好，我眞沒有把握呢！」

牛阿嫂一拍胸脯，說：

「一切有我包辦，我牛阿嫂在舞廳裡混了十多年，能叫妳吃虧麼？妳放心好了，我會替妳捧場的！」

馮無秦見她們已談得入港，趁着牛阿嫂不注意的時候，悄悄的轉到後面去了。

「那麼要仰仗妳牛阿嫂幫忙了！」阿萍說。

「一言爲定，我牛阿嫂說話從來沒有不兌現的，明天我來接妳，先帶妳去見藍老板，妳見了她的面，少說話，多點頭，她要問妳誰介紹的，妳就把我抬出來好啦！」

「牛阿嫂！難得妳這麼熱心，將來我能夠混出了頭，不會忘記妳這番提攜的！」

牛阿嫂拉着阿萍的手，站了起來，說：

「今天太晚了，妳早點休息，養好精神，明天好做事，我也該回去了！」

她正想同馮無秦說話，再一回頭，那裡看到有馮無秦的影子。

14

牛阿嫂祇顧同阿萍說話，一轉眼，馮無秦已溜走了，她不禁「咦」了一聲，說道：

「馮經理呢？」

阿萍搖搖頭，說：

「我看到他下樓去了。」

「這個人眞奇怪，他會走了麼？」牛阿嫂說。

「我不知道呀！他不是同你住在一起麼？他怎麼會先走呢！」阿萍茫然地說。

牛阿嫂發現阿萍的話，說得有點蹊蹺，心想：「我會同馮無秦住在一起，那不是活見鬼，難道阿萍不知道我們的關係，他事先沒有同他說淸楚麼？」

於是，牛阿嫂又問了一句：

「他會回來吧！」

阿萍嗤的一笑說：

「他回來不回來，我怎麼會知道，我又不認識他！」

牛阿嫂一聽語音不對，板着臉說：

「妳不認識他，那怎麼會叫我來請妳到藍天舞廳去當大班呢？」

「我不過同他見了一次面，他要怎麼說，我就怎麼聽，其實，我們幹這行的，還不是受人擺弄，從天上掉下來的好事，我有什麼理由拒絕他，當然，我也希望換換口味，嚐嚐當舞女大班的滋味！」

牛阿嫂越聽越不對頭，把臉一沉，說：

「那麼妳是幹什麼的？」

阿萍嘻嘻一笑，說：

「我呀！我是這邊的『暗門子』，（私娼），那個姓馮的說我長得不錯，要叫我改行，我看他的人還老實，又說是在藍天夜總會當經理，昨天一來，就把我包下了，叫我不准接客，我想在他身上找一筆，假如他眞能夠介紹我到藍天去當大班，幹個十天半月的，洗個澡，再出來混，身價不是高了一些麼？」

牛阿嫂是在三教九流裡邊打滾出來的人，知道上了馮無奏的當，她一時摸不着馮無

奏何以要捉弄他，一看苗頭不對，她不想再同阿萍多說，準備趕回去同馮無奏算賬！

「好！算我瞎了眼，找錯了人，阿萍，不管妳的事，再會！」

她說完，氣虎虎就轉身要走，阿萍一把拉着她，說：

「妳就這樣走了嗎？錢呢？」

這一下，可把牛阿嫂惱火了，順手一記，打在阿萍的臉上，說：

「不要臉的東西，妳不睜開了眼，姓馮的包了妳，問我要錢，眞他媽的混賬！」

「啊喲！妳打人！」阿萍用手撫着面頰大叫。

這時，從後面湧出兩條大漢，左右包抄，把牛阿嫂夾在當中，在左首的一個大漢，兩道濃眉，一雙凶睛，左頰上一道三寸長的疤痕，一望而知，是個職業兇手模樣，他伸出一隻粗大的手，指着牛阿嫂的鼻子，說：

「妳在撒野，好！老子給妳一點顏色看看。」

牛阿嫂的頭向後一仰，好漢不吃眼前虧，勉強陪着笑臉，說：

「朋友，有話好說，我不該打人，算我無禮，我向兩位道歉，明天我送錢來替妳掛紅，怎樣？」

「妳他媽的胡說，阿萍是吃什麼飯的，妳觸她霉頭，她要這一輩翻不起身來，妳姓牛的能包得她了麼？」那個疤痕大漢怒吼着說。

「殺人頭落地，我認錯了，難道叫我抵她的命？」牛阿嫂不甘示弱地說。

「妳他媽的混蛋！」劈！拍！兩下，一隻粗壯的手掌已把牛阿嫂打得後退了兩步。

牛阿嫂也眞能忍住氣，臉上被打得火辣辣地，仍舊不敢吭氣，她心裡抱定打已被挨上了，賬要算在馮無秦的身上。

她這時身陷重圍，孤立無援，腦子冷靜了一陣，凝思片刻，她知道在這種場合，無理可喻，唯有錢才能解決問題，要想不挨打，要想離開這個危險之地，祇好忍痛犧牲幾個錢了。

於是，她打開手提包，掏出了大約有十張港紙，遞交給阿萍，說：

「妳剛才不是要錢嗎？這十張大鈔送給妳壓壓驚，我們不要傷和氣，山不撞，路撞，以後還有見面的時候，請妳同他們兩位說，把事情解開了，讓我回去，我有空還會來找妳的！」

阿萍還眞不敢接她的錢，兩隻眼睛在看着那兩個大漢，嘴唇嘛了一嘛，說：

「放不放妳是他們的事，我做不了主，妳同他們商量吧！」

牛阿嫂的鈔票又轉向，站在遠遠的，伸手一送，說：

「朋友，這幾個錢請你們打酒吃，我牛阿嫂不是半吊子，兩位幫忙，改天請到藍天夜總會，我請客，決不含糊。」

「去妳娘的臭東西。」那刀疤大漢暴喝一聲，左手一揮，把她的錢打在地上，右拳已到她的下顎，這一下，可把牛阿嫂打慘了，祇聽她一聲狂呼，人已栽跌下去。

阿萍一看她口鼻流血，吓得直打哆嗦，那刀疤大漢手也眞辣，跟着一脚踏在牛阿嫂胸口之上，身子伏了下去，雙手環抱，扼住她的頸項，往裡一緊，圈子縮小，牛阿嫂的舌頭伸出來了。

「媽的，怕妳不死！」那個刀疤大漢鬆了手，又用脚踢了她一下，一個能言會說，八面玲瓏的牛阿嫂，無端的死在那個職業兇手的手裡。

他們兩個人，連阿萍在內，當然是馮無秦買動好的，不過，牛阿嫂死得太慘了點，她爲了想討藍妮妮的好，引鬼上門，被馮無秦出賣了。

就在牛阿嫂被勒斃之時，馮無秦輕悄悄地走了過來，驗明正身，牛阿嫂是斷氣了，

他還不放心，又用手在她胸脯上按了一下，點點頭，在腰包裡取出五千港幣，往桌上一扔，指着牛阿嫂的屍體，說：

「隨便你們怎麼處置吧，如果做得不機密，被警方偵查出來，我可不負責任呀！」

第二天下午，藍妮妮坐在藍天夜總會經理室裡，馮無秦很恭敬地坐在她的對面，藍妮妮吸香烟，吹了一口烟霧，說：

「老馮，事情辦得怎樣？會出毛病麼！」

「毀屍滅跡，辦得乾淨俐落！」馮無秦說。

「這樣很好，我就是怕人家拖泥帶水的，嗯！老馮，你很能夠辦事，我沒有看錯人！」

馮無秦兩手交搓，聽到藍妮妮讚賞他，一副受寵若驚的神氣，心裡有說不出的高興。

「你這次用了多少錢？」藍妮妮問。

「嘿！嘿！沒有用多少，前後一共化了兩萬元。」馮無秦在報花賬。

「祗要事情不出毛病，這幾個錢也不算什麼，你到賬房去支，好了。」藍妮妮說。

馮無秦心黑手辣，殺了一個人，又發了一筆小財，心花都開了，連連答應兩個「是」！字，他把藍妮妮看做天人一般，一個腦袋忽然垂了下來。

「我聽見人家說，你在外面有女人同你拚着，有這回事嗎？」藍妮妮瞟了他一眼說。

「不敢，不敢，小的從來不喜歡女人，看見女人就嘔心………」

他忽然發覺話說油了口，連忙補充着又說：

「藍老板，我喜歡是喜歡的，不過不喜歡牛阿嫂那種女人，所以我見了她就嘔心，所以………」

「這兩天我也悶得發慌，老馮，你陪我到外面散散心，好嗎？」

「啊！啊！當然可以，我早就該陪老板出去玩玩了，我怕我不能稱職，又怕………」

「又怕什麼？」

「不是，不是，我怕老板不喜歡我，嘿！嘿！」

藍妮妮聽他的話，好像有語病，她是過來人，上次在澳門遇到華雲龍，外表看來，

彎合自己的口味，不想他竟是個不能人道的繡花枕頭，中看不中吃，他凝神的一想，不要老馮也是同華雲龍一樣，那就倒足味口了。

但是，老馮是她培植起來的人，不比華雲龍，萬一不合自己的心意，儘可一脚把他踢了出去，就憑自己眼前的這點勢力，要打垮老馮這樣的人，還不會費什麼手脚的。

「嗯！你這個人很識相，做了事不居功，這就夠我滿意的了。」藍妮妮微微一笑說。

「什麼話，我吃老板的飯，就應該替老板做事，老板叫我死，我不敢活，我們當軍人的祇知道服從命令，所謂『鞠躬盡瘁，死而後已，』這就是我們當軍人的天職。」

他這兩句話，勾起了藍妮妮的興趣，笑着問道：

「你幹過幾年軍人，打過仗麼？」

「打過，打過，當年我隨老頭子出陣，前線砲火連天，我本來是想帶一隻隊伍衝上去的，老頭子說我胆子小，硬阻擋着我，幸虧我那次沒有親到前線，藍老板，妳猜猜，那一仗打得怎樣一個慘法？」

藍妮妮瞪着一對大眼睛，看他不知所云，心裡又覺好笑，搖搖頭說：

「大不了，是死了人吧！」

「對！對！老板眞是神仙，猜得一點也不錯，那一仗我們出去的弟兄，全軍覆沒，連一隻狗都沒有逃出來？」

他顯出悲天憫人的神情，又說：

「後來，仗打完了，人也死光了，我實在熬不住，跑到前線去參觀了一陣，才知道敵人並沒有到，是我們自己兩團弟兄，彼此不認識，連番號也沒有認清楚，一陣亂戰，糊裡糊塗地打起來，我回來向老頭子報告，以爲老頭子一定會發急了，唉！那知老頭子另有一種看法，他聽了我的話，連連點頭，稱讚不已！」

藍妮妮聽了格格大笑，問道：

「你們自己的人火併，損兵折將，你們老頭子讚賞個什麼？」

「我也是這麼說啦，我問老頭子爲何讚賞，他老人家把大拇指一豎說，這才是我的好弟兄，他們能夠一上戰場，六親不認，拚死打戰，將來如果眞正遇到敵人，那還會臨陣退却麼？他老人家這番話，說得極有道理，所以我至今念念不忘！」

藍妮妮聽得差點笑掉了牙，也不想再問下去，於是，舒了一舒腰，說：

「聽說你的舞跳得很好，五點鐘我在『哥羅士打』等你，不要遲到！」

大老板的約會，他那裡敢遲到，匆匆回到自己臥房，換了一套新製的西服，在賭場裡打了一個轉，走出夜總會，直向畢打道而去。

他跨進「哥羅士打」，抬頭一看鐘，剛好五點，藍妮妮已坐在迎樓口一張抬子上，安閑的在吸着烟，馮無秦走過去一鞠躬，做了一個立正姿勢，恭恭敬敬地垂手侍立，把鄰坐的客人看得大笑起來！

「老馮！請坐！」藍妮妮說：「這種地方洋人太多，來的人都是洋派，你這副軍閥派頭，會被人笑話的！」

馮無秦還要辯白，藍妮妮向他使了個眼色，用手一招，僕歐過來，說：

「來一瓶白馬威士忌，另外來兩杯咖啡！」

「老板，妳會喝酒嗎？」馮無秦低低地問。

「嗯！我今天很想同你喝幾杯！」藍妮妮輕輕一笑。

「老板，不成，我喝了酒會發酒瘋的，這種地方如果被我鬧起來，那多不像話！」

「不要緊，少喝兩杯，忍住一點，我會送你回去的！」

馮無秦不敢再說，僕歐送來兩杯咖啡，又另外替他們斟上兩杯酒，退了下去。

藍妮妮舉着酒杯，對馮無秦說：

「來！我們先乾一杯！」

馮無秦胆子一壯，反正是老板的命令，舉起酒杯來，說：

「老板，這杯算我敬妳的，請乾杯！」

藍妮妮一飲而盡，回手又斟了兩杯，向馮無秦擠了擠眼，說：

「那一杯是你請我，現在呢，算我回敬你，乾吧！」

馮無秦紅着臉，一口氣把一大杯飲乾了，兩杯下肚，腦子已經不聽使喚，兩眼發直，瞅着藍妮妮說：

「老板，我不能再喝了，等一下，我真的失了理智，發起酒瘋來，那會不好看的！」

藍妮妮睨了他一眼，又把他的杯子斟滿，笑着說：

「又該你敬我了，反正我今天也準備醉了，同時，我還沒有看見過有人發過酒瘋，你發一下給我看看也好！」

「那不能，那不能，老板，我這個瘋是發不得的，我會……」

「你會怎樣？」

「不能說，我怕老板會見怪！」

藍妮妮又舉着杯子，說：

「你剛才不是要陪我出來玩玩，現在我們出來了，就應該玩個痛快，你偏偏又大脚小脚起來，是不是你不願意陪我？」

「不！不！我不敢，我萬分的願意……」他說着，把面前的一大杯酒又嚥了下去。

三大杯下肚，一瓶威士忌已乾了，馮無秦酒量本不甚好，已有了八分醉意，便怔怔地望着對面座上的藍藍妮，似乎是個極美的美人，腦子一糊塗，他已忘了她是老板，默默地向她一笑，說：

「美人，我的美人，我已經醉了，妳當眞的要看我發酒瘋麼？」

藍妮妮聽到他的呼喚，並未生氣，嬌媚的看着他，心房在跳動，她自己許是有點醉意了。

音樂悠揚，池子裡的人俱在慢步輕舞，藍妮妮格格地笑起來，說：

「老馮，你醉了麼，我陪你去跳一次『華爾滋』好麼？」

「不！我不想動了，美人，我想躺着，我想……」

藍妮妮心神盪漾，渾身細胞都在跳動，委實她已怨曠得太久了，她看見馮無秦的頭已仰在椅背上，不禁心猿意馬起來，她把僕歐叫過來，付了酒帳，親自挾着馮無秦走出「哥羅士打」大門，右首就是香港大飯店，於是，她把馮無秦帶到她的香閨裡去了。

香港伯爵飯店七層樓上，有個不平凡的聚會，華雲龍召集他當年結拜的弟兄圍坐在一張圓桌上，他們結義兄弟十人，死的死了，遠走海外去的，杳無音訊，今天到伯爵飯店的僅剩下九頭鳥孫老大，穿山甲曲旡量兩個人趕來赴會。

華雲龍滿臉沉痛地向他們說：

「我們么兄弟死在誰人手裡，不用說，你們是知道的了，當時我在外碼頭，聽到這個消息，就準備替我們么兄弟報仇，這是我們江湖弟兄的義氣，後來，我因澳門的事分不開身，對方又是有名氣的狠人方傑，不是隨便派兩個弟兄可以濟事的，所以一直遲到前個月，才決定叫『龍社』的開山門大弟子康太到九龍去了結這筆帳。」

孫老六，曲旡量兩個人似乎還不知道這件事，齊聲詫道：

「不錯，派對了人，康太是夠種的，方傑未必是他的對手？」

華雲龍長長嘆息一聲，愁着雙眉說：

「不幸，康太已悲壯的死去了，有人說，他是被方傑親手打死的，屍體已被葬在海內，舊仇未了，又添新仇，所以我請你們兩位弟兄來提出這個問題，我們除對么兄弟和康太的死感到悲慟外，我們要不顧生死，不顧一切的去爲他們報仇！」

「對的！」曲旡量首先發言，說：「華大哥不請我們來，我們同老么是同生共死的結拜弟兄，也應該爲他復仇，可是，對方的勢力大，又在風頭上，我們感到孤掌難鳴，今天，華大哥顧念義氣，有什麼好辦法，準備怎樣去做，我們決定追隨你，把方傑幹掉了，剜出他的心，到么兄弟墳墓上祭奠一番，好叫香港，九龍地界的江湖朋友，知道我們十兄弟的厲害！」

九頭鳥孫老大蓄有兩片八字鬍鬚，接着說道：

「我附意我們曲大哥的說法，我年紀雖然大了點，但是我決不服老，方傑那小子，近來是猖狂得令人髮指，我這老頭子倒要同他碰碰，也希望華大哥這次來香港，澈底的

把方傑打垮了，爲我們么兄弟出這口怨氣。」

他們這般人，當可號稱十弟兄，在港九兩地是赫赫有名，後來起了內鬨，各自分散，祇有華雲龍遠征澳門，在澳門打出天下，成立「龍社」站住了脚，老么曇花一現，剛剛弄得有點眉目，在九龍搞起一點家當，就被方傑幹掉了，穿山甲曲旡量，是個一字不識的人，近幾年混得不大好，在沿海碼頭上，找點出路，九頭鳥孫老大，原是九龍塘一帶賭場裡抱檯脚的，晚年收了幾個偷鷄摸狗的徒弟，就靠着徒弟孝敬他過活，當然是不得意，談到港九兩地的世面，是沒有他的插脚的地方了。

這兩個人，今天被華雲龍找來，老弟兄見面，格外顯得親熱，所以華雲龍一提到爲老么報仇的事，他們義不容辭，挺起胸脯，在爲華雲龍撐腰。

「華大哥，你近來混得很不錯吧？」曲旡量帶着羨慕的眼光，向華雲龍看。

「有什麼好呢？」華雲龍又嘆了一口氣，說：「這幾年在澳門面子上是說得過去了，提起我華雲龍三個字，總算有點名堂，可是，驢子拉屎外面光，我自己有苦說不出，唉，我這個人已經被毀掉了。」

他說話時臉上顯出無比的愁容，兩道濃眉緊縐着，成了一個一字形狀，似乎內心有

說不出的苦痛。

「華大哥！這是從那裡說起，一個打天下闖江湖的人，混到你這步田地，也是我們弟兄的光榮，人在台上，不如意的事，大小總有一點的，你現在的年齡又在當口上，前程是未可限量呢！」曲旡量說。

「曲大哥，你們還不知道我的苦衷呢，我在三年前，人已經報廢了。」

曲、孫兩人聽了相顧驚愕，不知他說話的含義，齊聲笑道：

「華大哥，你是同我們老兄弟打哈哈，像你這樣的人，說出報廢兩個字，不是離題太遠了麼？」

華雲龍舊恨難消，用手在桌上一撞，憤憤地說：

「要是整個的人報廢，那有什麼話說，唉！老天不睜眼睛，要叫我華雲龍絕嗣，偏偏把我最緊要的所在——給打掉了，你們兩位代我想想，這個傢伙，如果沒有了，一個人活在世上，還有個什麼勁呢！」

他滿臉悲憤沉痛的顏色，難以形容。

孫老六、曲旡量兩人，又不禁地同時「哦！」了一聲，齊用同情的眼光向華雲龍看

着。

「我現在功名利祿一概沒有了。」華雲龍縐着眉頭，說：「我這次決定把方傑解決了，為我們的老把兄老么，為我的徒兒康太復仇，然後，我也不再想在江湖上混了，萬一不幸死在方傑手裡，那是我華雲龍命該如此，兩位大哥，可要記着，在我墳上立下一塊碑，通知『龍社』子弟到我墳前祭奠一番，我華雲龍也就心滿意足。」

這是他的讖語，後來果然應驗了他的話，這位一世人雄，結果是死在方傑手裡，至於，曲旡量、孫老六兩個人，有沒有代他立碑，那就無法知道了。

「華大哥，我們還是把當年的勇氣拿出來，不要灰心，找方傑是替我們么兄弟復仇，死！我也要死在你的前頭，等把這件事辦下地，我找一個醫生，替你治病，我孫老六活了這把年紀，還沒聽說過有這種事呢！」孫老六寬慰着說。

「這個病是醫不好的，不用再提了。」華雲龍說：「我們還是談談方傑這檔事，要怎樣才能把他請出，我們同他來個明打明鬥，叫他死而無怨！」

「他不見得肯這樣做吧！」曲旡量說。

「衝到他三九俱樂部去，拿槍比着他，不結了麼！」孫老六說。

「這些都不是辦法，方傑那小子會有那樣服貼，我們的人衝到九三俱樂部，那不等於羊入虎口！」

「那麽就照袁大哥的辦法，叫人通知他，找個地方同他決鬥！」孫老六說。

「萬一敵不過他，怎麽辦？」曲无量說。

「現在不是談敵得過敵不過的問題，我們是要把方傑找出來，同他算賬，不是他死，就是我亡，曲大哥，你放心，這檔事，我姓華的承當的，衝鋒陷陣，肉搏火併，是我姓華的事。」華雲龍慷慨激昂地說。

曲无量被華雲龍說得滿臉尷尬，一時之間，面子轉不過來，把腰裡雪亮的刀子向桌上一插，入木三分，怒聲說：

「華大哥，你不要小看我，我這柄東西就是夠對付方傑的了，你不要拿話激我，九三俱樂部也不是閻羅殿，我今天晚上去就闖他一闖，叫他死在我這刀口上面。」

他原是個粗人，經不起三句話，他已暴跳起來，孫老六怕他們鬧僵了，連忙一按他的肩膀，搖搖手示意着，要他停止說話。

由於曲无量一鬧，孫老六不得不挺身而出，他同方傑有過幾面之緣，那時方傑還沒

有發跡，老么和方傑的事，他曾經替他們跑過腿，在中間穿插過幾次，終因雙方俱不讓步，後來老么被方傑打死，他眼看着方傑坐牢、發跡，一直未同他見過面。

「華大哥，你約個地點，訂上日子，我到九三俱樂部去一趟，探探方傑的口氣，他這個人的脾氣，我摸得透熟，是個吃敬酒不吃罰酒的人，我拿話打動他，祇要他一點頭，我們再從容佈置，還怕他不上圈套麽？」

華雲龍正中心意，一揚眉說：

「那太好了，孫大哥，你能去和他打交道，他看到你幾根鬍子份上，也不會過份掃你面子的！」

「地點和時間還要你決定呀！」孫老六說。

「這就使我爲難了，我們定下的地點，他去不去，大成問題，你說他會上我的圈套，那更是值得研究的事，我的人都在澳門，而你們兩位大哥，又俱是息隱多年，不要說搬不出像樣的人，卽令叫你們出面向方傑動手，你們爲了要在九龍繼續混下去，對你們來說，是一種極值得愼重考慮的事呢！」

他這番話，果然打在曲无量和孫老六兩個人心坎裡去，他們兩個人照目前的地位，

是經不起風浪的，假如他們這趟與華雲龍同謀，而目的是爲替老么報仇，是要成心與方傑作對，這個風聲，如果被方傑知道，那無異是以卵擊石，方傑會毫不費吹灰之力，將他們兩人置之於死地的！

現在除非華雲龍到澳門去搬動人馬，用以多敵寡的方法，事先佈置，可能有取勝的把握，方傑的力量並不弱，他的爪牙密佈，他決不會那樣傻，事先不作安排，同時，方傑的情報，也不會那樣不靈通的。

孫老六對於方傑的性格，摸得非常清楚，要想同方傑火併，要用激將法，一對一，激他單人匹馬赴約，不過這樣做，那就要看雙方的智力，決定勝負，華雲龍取勝的機會就不多了。

孫老六這趟自告奮勇去當說客，是含着幾分冒險性質的，他不能欺騙方傑，假如他所說不實，被方傑知道，方傑那個人是個殺人不眨眼的魔王，這一點孫老六不能不事先考慮着，所以他要華雲龍把時間和地點先告訴他，這是他站住脚步的一個辦法。

「我看這件事，最好還是由華大哥親作決定。」孫老六摸着他那幾根鬍鬚說：「我同曲大哥倒不是怕方傑，實在我同曲大哥的力量太軟弱了，這幾年來，我們一直沒有出

頭，那還不是懾於方傑的那股氣燄，其實，我這幾根老骨頭，死也死得了，我怕死得沒有名堂，死了還是於事無補呢！」

華雲龍掃了他們一眼，又沉吟了片刻，然後，沉痛地說：

「好漢做事好漢當，這回事由我華雲龍一個人擔代，明天下午三點鐘，在鑽石山見面，我決不多帶一個人，事不宜遲，煩你孫大哥即刻過海去傳達這個約定，方傑如果是條好漢，到時，由你曲大哥，孫大哥兩人作證，誰死誰活，那就要看各人的造化了。」

孫老六一翹大拇指，說：「華大哥，你眞是一條硬漢，想不到你還有十多年前的勇氣，希望這次約會，你旗開得勝，馬到成功，我們么兄弟在天之靈庇護你，把方傑毀掉了，那時，我們還歡迎你到九龍來打天下呢！」

華雲龍苦笑一聲說：「以後的事，以後再說吧！在江湖上闖道兒的人，總是要講義氣的，我不能讓老么死不瞑目，我也不能讓我的徒弟康太的血白白的洒了。」

「好！就這那說，我這就去九三俱樂部，華大哥，你等着我，我會連夜的趕回來，向你報信的！」

孫老六說完，帶着沉重的心情，一轉身離開了伯爵飯店，逕赴九龍找方傑去了。

孫老六去找方傑，委實是一時的衝動，華雲龍既然願意出面與方傑火併，看在老弟兄情面上，如果不來這着，在人情道義上，也有點說不過去。

但是，他離開了伯爵飯店，又有點後悔，要他去見方傑，簡直比上刀山還要費事，自己臉上早已貼字，掛着招牌，一面孔是澳門「龍社」華雲龍派來的人，方傑如果不講交情，一翻臉，就不想走出九三俱樂部的大門了。

他一尋思，該不該去賣這條老命……

「媽的！反正豁出去了。」他自言自語地說。

他確實認爲去見方傑，當作是一件性命相關的事，方傑的那一手，在江湖里道中的朋友，在港九兩地賭場裡混混的脚色，有誰不聞名喪胆，現在無緣無故的臨到自己頭上，爲了老弟兄老么的事，曾經同方傑打個交道，幸虧那時方傑還沒有發跡，而當時自己手上也有相當的份量，總算面子上還說得過去，彼此留着幾分交情。

現在華雲龍要同方傑碰命，情況大不相同了，華雲龍那個人的野心太大，盡人皆知，當年他去澳門，也是看着在港九兩地混不出頭，後來居然被他在澳門站住脚，紮了跟，拿他自己半條命換得了現在的地位。

「他有了地位怎麼樣？這幾年來對於我們老兄弟就從來沒有照顧過！」孫老六望在輪渡上自語着。

此時，在孫老六腦筋裡忽然泛起了另一個念頭，認爲這次華雲龍派遣康太來找方傑，是想回到九龍來打天下，決無半點替老么報仇的意味，不料康太竟死在方傑手裡，於是華雲龍不得不親自出馬，否則，他的名譽會受到極大的挫折，所以他就想到我們老兄弟頭上來了。

「打出天下來是他的，媽的，把方傑打垮了，又不是我孫老六的面子。」孫老六又不禁的喃喃的說着。

於是，他衡量着雙方的力量，他不想照原來的意思做了，他想起這幾年來，華雲龍在澳門得意忘形，不要說老兄弟見不到他的面，連一句好話也沒有聽見他說過，什麼江湖上的道義，孫老六想起往事，不由地咬牙痛恨起來。

頓時，他把剛才義憤塡膺的胸襟，忘得一乾二淨，假如此去不是爲華雲龍去舖路，不是去做說客，見了方傑，就不用怕了。

信還是要去送的，但是他改變了立場，不想就在他一念之差的情形下，把華雲龍的一條命斷送在方傑手裡了。

這幾天，方傑已料定澳門那邊必有舉動，他派了許多爪牙，在各方面打探消息，同時，他自己在警戒着，準備應敵。

孫老六一到九三俱樂部，果然門禁森嚴，賭場門外把守着好幾名打手，每個人虎視眈眈的注意進門的賭客。

孫老六曲着背，當作沒有看見，一步一步的緩緩向裡面走着。

他是在九龍吃賭飯出身的，他的臉上好像掛了金字招牌似的，凡是在賭場裡混過的人，沒有一個不認識他，而且，他今天這副打扮，一套黑色短衫褲，兩隻袖口捲着，一望而知不是來賭的。

他在往賭場裡走着，已有一個打手從裡面穿出，胸脯對着他一挺，剛剛把他迎面攔住。

「你是來幹什麼的？」那名打手惡狠狠地問。

「呵！小兄弟！」孫老六抬頭向那打手一看，微微笑着，「我叫孫老六，同你們方老板是朋友，這幾年我的事太多了，沒有來看他，所以……」

那打手見他說話嚕嗦不屑地向他掃了一眼，仍舊惡狠狠地截住他的話，說：

「不要廢話，我是問你來幹什麼的？」

「呵！呵！」孫老六又連連地呵了兩聲，說：

「我有一件機密的事，要想見見你們方老板，小兄弟，你提到我孫老六的名字，他會發話給你，叫我上樓說話的！」

打手中有兩人是認識孫老六的，其中一名已走了過來，說：

「孫老六，我看你還是請回去歇歇吧，這兩天我們老板心情不好，在風頭上，不會客，你有事改天再來，或是對我說一聲，我代你轉達怎樣？」

孫老六抬頭向那人一看，一把拉着他的手道：

「阿狗，多年沒有看見你，想不到你已長得這麼大了，大概有二十了吧？」

阿狗過去是孫老六的鄰居，恐怕自己的弟兄對孫老六出言不遜，所以搶上來同他對

話，顯見的在迴護孫老六。

他見孫老六叫着自己的小名，點點頭，說：

「是！我叫阿狗，因爲我認識你，才特地關照你，叫你回去的，要不，我們弟兄會把你轟出去的！」

「阿狗，難得你還記得我，那就好說話了，我今天來是有重大的事向方老板送信的，你放心，決不難爲你，煩你給我通報一聲，這件事對你們方老板來說，是有極大關係的！」

阿狗又打量了他一眼，跟着，又回身向他們弟兄低低地說了幾句，再轉頭向孫老六說：

「你果眞的有口信要向方老板說麼？這可不是鬧着玩的，假如你有半點不實，你看我們這般弟兄，那有一個都會把你砸扁了的！」阿狗指着那般打手說。

「不會的！不會的！」孫老六搖着手說：「我這幾根老骨還想留着多活幾年呢，阿狗，你信任我，方老板聽見我的名字，不會拒見我的。」

阿狗同那般打手，俱是後輩，以前孫老六同華雲龍的事，根本沒有聽說過，既然他

來見方老板報告消息，又同阿狗認識，他們就沒有爲難他，有兩個人把他監視着，由阿狗上樓去向方傑報告。

方傑正躺烟舖上，對這次康太被自己打死的事，在轉動腦筋，阿狗把孫老六求見的話，向他說了，他在凝神靜聽，又在回憶着孫老六這個人，於是，他忽然想起一連串的事，老么、華雲龍、孫老六他們不是結拜弟兄嗎？他估料着孫老六此來，必是與華雲龍有關，他沉吟了一陣，向阿狗道：

「你去盤查他一下，如果確實是單身來的，如果身上沒有帶武器，你把他引來見我！」

阿狗沒有想到他決定得這麼快，答應了一個「是！」字，轉身下樓，向孫老六說：

「你今天好運氣，我們方老板聽見你要見他，毫不考慮地就答應了，不過，我得先問問你，後面有沒有埋伏，說實話，你帶了多少人來？」

孫老六嘿嘿一笑，說：

「我對你阿狗能開玩笑麼，人是一個，命有一條，你如不信，請派人到左近搜查，借我一個胆子，我也不敢那樣做呀！」

「好！那麼請老前輩恕我不客氣了。」阿狗欺近身子，手已伸了出來。

「你要打算怎樣？」

「老板的命令，要我看一看老前輩有沒有夾帶！」

孫老六一揮了，說：

「不必勞駕了，我孫老六活了這把年紀，身上還沒有被人搜過呢！」

他滿臉不悅之色，手指迅速地將衣鈕解，一件上衣已脫下就在臂彎上，光着脊背，一隻巴掌向前胸後背一拍，說：

「再要着，裡面就是幾根老骨頭了！」

阿狗滿臉尷尬地點點頭，說：

「這是差事，請老前輩原諒！」

說完，把孫老六領上了樓！

方傑今天可沒有擺譜，一見孫老六，由烟舖上一躍而起，連聲的叫着，「六哥哥」又替他燃着烟，態度却異常親熱。

「六哥哥，你這幾年混得怎樣了」方傑笑着問。

「唉！自從那年同你分手以後，一直就沒有抬過頭，這幾年靠着收幾個徒弟過日子，再磨兩年，就差不多了。」孫老六嘆息着。

「哦！六哥，你怎地不來找我呢？」

「唉！方老弟，我是怕你誤會那件事，其實，老么同我名義上是換帖弟兄，在本業上，我們可從來沒有攜手合作過，各幹各的，如今，他的屍骨已寒，我也該來看看你老弟了。」

「剛才你對阿狗說，有消息向我傳遞，是誰的消息？我們是老弟兄了，不必兜圈子，要說老實話，要是你被人利用，做好圈套，要我去鑽，六哥，被我查實了，我們這份交情就算完蛋，我的箭頭不會指着別人的，你先考慮考慮。」

孫老六一聳肩膀說：

「方老弟！我沒有那大的胆子，假如我對你耍花槍，所報不實，縱然我孫老六在你手中逃過，我的子孫能離開九龍麼？我對天發誓，這趟來找你，是誠心誠意的向着你，倘有半點虛情假意，我願意留在這九三俱樂部做人質，決不含糊！」

方傑哈哈大笑說：

「那也不必了，六哥，你說說，是不是華雲龍那邊派你來的？」

「一點不錯，被你說對了，華雲龍叫我來通知你，約你明天午後三點鐘，在鑽石山見面，準備同你決鬥呢！」

「就是這樣簡單麼了」

「華雲龍他這個人詭謀多端，他這趟來香港，究竟帶了多少人，我同曲旡量曲大哥．一直被矇在鼓裡，他拿話激動我和曲大哥，說是要替老么報仇，其實，他是想到九龍來打天下，方老弟，你是知道的，他這幾年來在澳門總算是混得不錯了，卻從來沒有在我們老兄弟頭上照顧過，他祇望利用藍妮妮來對付你，可是，那個女人不但沒有被他利用，反而使他損兵折將，現在，康太又死在你手裡，這着棋，是他最後的一記煞着了。」

「嗯！你說得對，這是他最後一記煞着。」方傑在思考着說。

「華雲龍的手段是夠毒辣，」孫老六說：「這一次，他是下了決心要把你打垮了的，當然他不會那樣簡單，爲了安全着想，方老弟，你得仔細安排一下，同他那種人，不是稱英雄，道好漢的時候！」

「他人在那裡？」

「香港伯爵飯店！」

「曲大哥曲旡量也在那邊麼？」

「大概他也會走的，華雲龍的祕密是不會讓他窺伺的。」

「你這囘拿了他多少錢？」

孫老六想不到方傑會有此一問，這眞是天大的寃枉，於是，他扳着臉，說：

「我孫老六不是錢可以買通的，俗語說『拿人錢財，與人消災』我拿了他的錢，再倒他的戈，那我孫老六是個什麼玩意，方老弟，那你是小看我了。」

「老實同你說，明天的約會我是不會去的，你拿不拿他的錢，與我無關。」

「老弟，你打算怎樣？」

「我先去找他，給他來個措手不及，你認爲對嗎？」

「恐怕那邊人多，不方便吧，再說，到伯爵飯店去殺人，也不是理想的地方，萬一被警方知道，兩敗俱傷，那就划不來了。」

「依你之見呢！」

孫老六被他一問，顯然想不出一個妥當的辦法，方傑已說明不去鑽石山赴華雲龍的

約。還在伯爵飯店等着回去是無法向華雲龍交代，索性狠到底，把華雲龍出賣了，以後靠着方傑還可以混下去，於是，他一抹唇鬚，說：

「方老弟，我倒有個主意，就是太狠了點，惡人做到底，我孫老六交情是賣定給你就是對象難以物色！」

方傑不知他想的什麼主意，凝神的向他看着，心裡另外打着算盤，因為華雲龍是個難對付的人，孫老六這趟找上門來，虛實難測，現在既然孫老六向自己賣交情，不用說，他是為了鈔票，祇要自己肯化幾個錢，假孫老六的手，把華雲龍幹掉，豈不是上上之策。

意念之間，正在觀察孫老六的動靜，是以沒有即刻出聲。

祇見孫老六皺了一皺眉頭，接着說道：

「華雲龍這個人疑心太大，正得好好地編個詞，要使他相信我，同時，我為了你方老弟，已經想好了一個令他束手被擒的方法，但是，這齣對我只能唱上半段，以後的事，就要你方老弟自己出馬了。」

方傑見他說得認眞，似乎不是在故玩弄玄虛，揚眉問道：

「六哥哥你把主意拿出來，這齣戲是怎樣地唱法，祇要你向着我，我願意同你合作！」

「華雲龍這個人，什麼也打不動他，但有一件事，必定會使他動心，他這個人，自已有了缺陷，是一個性變態的人，下身已不健全，只剩下一點，還不老實，專門在女人身上打主意，找發洩，他這幾天在香港，找了許多女人，都不合適，所以我想對症下藥，找一個對他味口的浪漫女的，去纏住他，等他上了鈎，下手就容易了。」

孫老六說得眉飛色舞，把方傑也聽傻了，他早已聽說藍妮妮在澳門的時候，同華雲龍有一腿，又利用華雲龍的關係，帶了一票私貨，到香港來重整旗鼓，後來居然把華雲龍甩了，他對於這回事，始終是個謎，猜不出其中的原因。

這時，他始恍然大悟，原來華雲龍是個不能人道的銀槍鑞槍頭，藍妮妮在倒足味口之下，才會把華雲龍甩掉的。

「照你這樣說，女人是不會喜歡他的了。」方傑微笑着說。「那麼要找一個什麼的女人才合道呢？！」

「貨色倒是有一個，人長得不錯，又夠風騷，祇怕要化上一筆代價還得我親去一趟

，這個女人如果答應下來，華雲龍的問題就解決了。」

「好吧！你去辦，要多少錢，我卽刻照付。」方傑慷慨地說。

孫老六伸出五個指頭，說：

「少了不中用，最少要這個數！」

方傑沒有還價，轉身轉身從櫃子裡面取出五千港紙，交給孫老六，道：

「你把事情安排妥當後，卽刻來通知我！」

孫老六把五千港紙向腰包裡一塞，站起身子，向門外走去。

金巴倫道一所精緻樓房裡，住着一個風姿綽約，嬌媚絕倫的女人，她的名字叫崔英，在交際場中是活躍而有名氣的，孫老六透過一個朋友的關係，同她把條件說好了，又把她帶到伯爵旅館去見華雲龍，然後，對華雲龍說：

「這位崔英小姐，是我們九龍鼎鼎大名的交際花，她聽我說，華大哥是澳門那邊的老大，特地來向華大哥請安問好的！」

華雲龍是個色中餓鬼，他一見崔英妖媚動人，已是魂不附體，向孫老六一拱手，說

「眞是個美人，我先向你孫大哥道謝，等我回去澳門，我一定把孫大哥接回去，住一個時期，謝謝你這番美意！」

他一手拉着崔英，在他身邊坐下，又向孫老六道：

「方傑那邊的約會敲定了沒有？」

孫老六打了一個頓，說：

「約會是談好了，地點也沒有問題，就是明天他沒有空，我怕你華大哥發急，所以請崔英小姐來陪你。」

華雲龍當然不會疑心孫老六，接着問道：

「那小子是胆怯？他成心在躲避我吧！」

孫老六聳了聳肩，搖搖頭說：

「在先，我也是這樣想法，以爲他聽到華大哥的名頭，不敢應戰，後來才聽他說，是因黑寡婦的事，把他羈住了，最後，他叫我帶個信給他華大哥，三天之後，隨你華大哥定個日期，他決赴約。」

華雲龍原是個性情急躁的人，要是換在平時，他會急得暴跳如雷，可是，今天他聽

說方傑要改期，並沒有發急，他兩眼盯着崔英，笑謎謎地說：

「我有了這樣的美人陪我，就等他三天吧！」

孫老六乾笑了一聲說：

「有我們崔小姐陪你，就是天大的事，也應該把它擱下來才對呀！」

崔英在旁插口道：

「那可不敢當，華大爺，你們可是說的那個開九三俱樂部方老板麼？唉！那個人太壞了，我正要找他算賬呢！」

華雲龍聽了一楞，說：

「妳是不是吃了他的虧？」

崔英小嘴一噘，嘆口氣說：

「我的虧吃得眞不算小呢！」

華雲龍聽得一肚子彆扭，酸溜溜地罵道：

「方傑那混小子，簡直是個色鬼，崔小姐，妳怎麽會上他的當，像妳這樣的美人，遇見他，被他糟塌了，唉！眞可惜，眞……」

崔英臉上一紅，截住他的話道：

「不是的，不是那回事，你們不要亂說好嗎？」

「那妳是怎樣吃他的虧呢？」華雲龍急着問。

「你們男人家心裡老是想歪心事，我不說了。」她的小嘴一嘟，越發顯得嬌甜可愛。

「妳說！妳說！我華雲龍代妳找他算賬就是了。」

「唉！」崔英又幽幽地輕嘆了一聲說：

「那天我悶得發慌，正好有人存在我手裡一筆錢，我一個人就溜躂到九三俱樂部去了，我到那邊原是想贏幾個的，那知他們俱樂部裡好像賭假的一樣，我在單雙枱上坐了不到一個小時，不想他們寶盒裡一連出了十三個單，不但把錢輸得精光，連我手上一隻三克拉的鑽戒也押在他們櫃上去了，照說，我拿錢去是應該把鑽戒贖回的，不想，那個姓方眞不講理，不承認有那回事，把我給轟出來了，我的華大爺，你說我的虧是不是吃得太大了？」

華雲龍氣得哇地大聲叫道：

「眞他媽的扯亂蛋，方傑的人頭大了，賭假的不算，還騙人的東西，崔小姐，妳輸了多少？算我的，那隻鑽戒值多少錢，我照樣買一隻來送給妳！」

孫老六在旁也打着哈哈說：

「我們華大哥有的是錢，這不算什麼，妳祇要說個數字，華大哥會立刻補償給妳的。」

「那怎麼好意思呢！」崔英向華雲龍丟了一個媚眼說：「輸了該我倒霉，不過，那隻鑽戒被方傑吞沒下去，眞有點不甘願！」

「錢不是人家存在妳手上的麼？」孫老六進一步逼着問。

「誰叫我上了當呢，我同華大爺初次見面，一張口就是錢，那太說不過去了。」

「不要緊，不要緊！」華雲龍朗聲地說：「祇要妳崔小姐一句話，我卽刻照數奉上！」

崔英格格一笑，說：

「恭敬不如從命，華大爺，我……我那天輸了一萬多呢！」

華雲龍在女人身上化錢，從來沒有吝惜過，他一伸手在屜子裡取出五百元二十張大

鈔，遞在崔英手裡，說：

「這個妳先拿着，明天我帶妳到紅寶公司去，選一隻五克拉的鑽石戒子，至於方傑那混眼小子，三天以後，我會去找他算賬的。」

崔英接過鈔票，瞟了華雲龍一眼，低着頭，輕輕的說了一句：「謝謝你，華大爺！」

此時，華雲龍兩隻色眼，已瞇成了一條線，身子已向崔英那邊湊了過去。

孫老六也眞識相，仍然打着哈哈說：

「崔小姐，妳好好伺候我們華大哥吧，我還有事，恕不奉陪了。」

孫老六走後，華雲龍迫不及待的把房門關上，拉着崔英的手，說：

「崔小姐，我的美人，天不早了，我們上牀休息一下好麼？」

「不！我今天不……不方便……」崔英顯得嬌羞萬狀，結結地說。

「什麼？妳要走麼？」華雲龍一副失望的神情。

「不是的，人家的身子不舒服……」

華雲龍哈哈一笑，說：

「那有什麼要緊的，我……我會不讓妳吃虧的！」

崔英半推半就，華雲龍已把她推到牀上去了。

第二天一早，華雲龍顯得精神煥發，崔英軟綿綿地倚在他的懷裡，說：

「你這個人怎麼搞的，眞不老實，要不是我人不舒服，你的肩上的肉，怕不早被我咬下一塊來呢！」

「我的寶貝，我的美人，都是我不好，那是不能怪我的，我已盡了我的最大能力了。」

「不要說啦，不管你怎樣，我總是喜歡你的，因爲……」

「因爲什麼？」華雲龍聽得心裡癢癢的。

「因爲你呀，因爲你不是還有………」崔英噗嗤一笑，頭已鑽到華雲龍懷裡去了。

華雲龍被她柔得渾天淘地，六神無主，他自從大勢已去之後，還沒有聽見女人贊美過他，今天崔英是第一次，心裡實在受用。

「我們該起來了，我陪妳到紅寶公司去，好麼？」

崔英嘟着小嘴說：

「你當眞的要買鑽戒送我麼？急什麼，日子長呢，改天再買不是一樣嗎？」

「那麼我請你到香港仔吃海鮮去！」

「那多乏味呀，我就是不喜歡吃海鮮！」

「妳說，妳喜歡什麼，我的寶貝，我奉陪就是啦！」

「我呀，我想到新界去，那邊空氣好，找一個清靜地方，看看郊外的風景，不是蠻有意思嗎？」

「好，我們到沙田去，那邊有一個法源寺，聽說素菜很出名，我們到那邊去吃飯，晚上我再陪妳到麗池跳舞，可好？」

崔英遲疑了一下，點點頭，從床上起來，到浴室去了。

門上有噠噠的敲門之聲，華雲龍大着嗓音問：

「誰？」

「是我，華大哥，起身了麼？」那是孫老六的聲音。

華雲龍在崔英身上找到了樂趣，又從她口裡得到了從來沒有聽到過的甜密言語，這

一切，都是孫老六的功勞，他一面由床上起來，一面在想，這回把方傑的事解決了，一定請孫老六到澳門去，把他安置在賭場裡，當一名總管，孫老六這個人，的確是難得找到的朋友。

他替孫老六打開了門，哈哈大笑，說：

「孫大哥，你來得正巧，我正準備打發人請你來呢！」

孫老六見他滿面春風了，知道崔英大功告成，暗中一喜，笑着說：

「那個女的怎樣？」

「妙極！妙極！」華龍龍的手已搭在孫老六肩膀上，說：「老大哥眞是我的恩人，我這一輩子算是沒有白活了，但話又說回來啦，要不是你老大哥代爲物色到這樣的妙人，我華雲龍那有這份享受，論功行賞，我得大大的酬勞你呢。」

孫老六這種話聽得多了，以前也曾經找過華雲龍，那是在他得意的時候，華雲龍拍着胸脯說過好聽的話，但是他說過就算了，口惠而實不至，這就是華雲雲龍失掉人心的地方。

「我怕她年紀青，不懂事，伺候華大哥不週到，我就心了一夜，到現在還未合上眼

皮呢！」

「一切一切都好，溫柔、體貼，嗯！最要緊是不嫌我不中用，眞是個善體人意的妙人。」

孫老六向四週掃了一眼，又指指沐浴間的門，嘻嘻一笑，說：

「華大哥，眞是你前生修到的，好造化，我平時聽到人說，她是目空一切，最不容調度的女人，不是你華大哥有一手，她不會那樣服貼的！」

華雲龍向孫老六做了一個會心的微笑，天曉得，自己的的確確是個不中用的人，那祗能說是前生有緣，硬被崔英看中了，也可算是天大的奇跡了。

「你今天準備帶她到紅寶公司去買鑽石戒子麼，說話要兌現，好讓她死心塌地的跟着你，像她那樣的人，到天上去也難得找到呀！」

「說來你不相信，我起先認爲她是看上我的錢，那知不會那麼一回事，我當然記得答應她的話，所以我一早就提議帶她去買戒指，她連連搖頭，還發我的脾氣，說我對她不眞心，要拿錢買動她，你說天下有這樣的奇事，她簡直是愛上我了，嘻！哈……哈……

……哈……」

華雲龍的笑聲，把這沐浴室洗澡的崔英驚動了，她在裡面嬌滴滴的說：

「是誰來了呀？華大爺，可不準你胡說八道，你當心我出來撕你的嘴皮！」

華雲龍舌頭一伸，向孫老六做了一個鬼臉，又對沐浴室崔英說：

「崔小姐，不是外人，是孫大哥來看妳來了。」

「啊！那麼請他坐一下，我就出來陪他……」一陣水聲，把她的話沖得聽不清了。

「華大哥，那麼你今天打算麼樣請請她，記着，她的年紀青，有朝氣，要順從她的毛摸，不要弄翻了她。」孫老六向他建議。

「我也是這樣說啦！所以她要我到新界去玩，換換空氣，我一口就答應她了。」

「新界的地方大啦，要找一個休息的處所，女人家是經不起太累的，要陪她玩，就要玩得痛快，還要給她舒服才對！」

「對！對！孫大哥，你想得週到，我已同她說好，到沙田去玩，那邊有廟宇，可以吃素菜，玩累了，還可以在廟裡睡一覺呢！」

孫老六忽然眼皮一合，似乎在想什麼，又慢慢地燃着一隻烟，說：

「可會說定了？答應女人的事，是不能不兌現的！」

「到沙田去玩，算個什麼稀奇，孫大哥，你要有興趣，我請你一道去，不過………

「他頓了一下，嘻嘻一笑說：「不過我們在休息的時候，你可以先回來，我還想在法源寺盤馬彎弓大戰她一番呢！」

孫老六很識相，站起來說：

「我不想打擾你們了，晚上回來我們再談吧！」

華雲龍沒有再留他，看着孫老六的背影，又是得意地一笑。

16

大約又過了半個小時，崔英始從沐浴室裡走了出來，華雲龍見她已化粧完畢，彎彎地兩道長眉，一雙明亮烏黑地眼珠子，一個不大不小的鼻子，放在她的鴨蛋形的臉盤上，剛剛合適，小口一張，露出一排潔白的貝齒，令人越看越愛，渾身的骨頭已被軟化了，恨不得張大了口把她吞了下去！

「傻瓜，看你這副饞相，還在看什麼？昨天晚上不是都給你看了嗎？」崔英媚態橫生，嗲聲嗲氣的輕輕一笑。

「妳眞是個天仙下凡，百看不厭，崔英，我的寶貝，來！來！我們再親一下。」華雲龍的身子又湊了過去。

崔英很快的一閃，嗔聲說：

「不要再胡鬧了，人家剛剛化粧好了，不來啦，大白天的，不怕害臊嗎？」

華雲龍的一雙手已合攏來，將她摟住，說：

「我的美人，我看見妳就軟了，我們今天就在旅館裡玩一天，明天再陪妳到沙田去，好麼？」

華雲龍說着，兩隻手已經不老實起來。

「不！不！那不成，這間房子裡空氣太壞，我的頭都悶昏了，你不陪我去，那就算了，我也不是沒有長着腳，我不會一個人去的！」

她兩手用力一推，跟着就要走出房外。

華雲龍當眞的怕她生氣，一把拉着她的手，說：

「我陪妳！我陪妳！我是同妳說着玩的，妳等等，我穿件上衣即刻出發！」

「你這個人眞是橡皮糖，扭來扭去，我都快被你扭死了！」崔英白了他一眼，轉身坐下。

華雲龍從櫃子裡取出一件上衣，又拿了一條花色領帶套在脖子上，慢慢的結着，然後，由櫃屜裡拿出一隻簇新加拿大手槍，上了六粒子彈，用手在槍上摸了一陣，似乎在欣賞着那隻新槍。

崔英看在眼裡，目光向他瞟去，極不耐煩地說：

「這是做什麼？嚇死人的！」

華雲龍哈哈一笑，說：

「這柄槍是我最心愛的東西，是隻新槍，還沒有發過利市呢！」

他把槍向崔英亮着，崔英已吓得縮作一團，用手矇着眼睛，嬌聲大叫：

「我最怕這個東西，眞吓人，我不准你帶在身邊，我見了它，汗毛都會豎起來的！」

「這有什麼，藏在我的身上，又不叫妳看！」華雲龍邊說邊將手槍向腰間一插，人已走了過來。

崔英隨即把臉一沉，嘟着嘴，說：

「好！你不聽我的話，我要走了，沙田改一天再去玩吧！」

她這回眞的發氣了，兩邊粉頰上白裡泛紅，一雙手似乎已在發抖。

「幹嗎生這大的氣呀？」華雲龍說：「妳不知道，到九龍那邊去，這柄傢伙是不能不帶的，爲了我的安全，爲了保護妳，帶了它，我就放心了。」

「我不是同你說了麼，我不想同你出去了，今天我還有事，你要高興帶槍，我也不

能攔住你，各走各的，再見！」

華雲龍色迷心竅，當眞怕她走了，一去不回，好容易得到這個又體貼，又嬌媚的美人，不帶槍有什麼關係，把美人氣走了，那可不是鬧着玩的！

他遲疑了一陣，一柄槍又從腰間取了下來，他覺得沒有那樣巧，新界又不是方傑的勢力範圍，爲了博取美人的歡心，這種小事，是不應該把她毛搞翻了的。

他把槍仍舊放回原處，崔英嘟着嘴笑了，華雲龍精神一振，一隻手摟着她的腰，把她帶出了伯爵飯店。

他們從尖沙咀碼頭過海，在九龍車站購好到沙田去的車票，坐在候車室裡，崔英悠閑地吸着烟，一口一口烟霧向華雲龍臉上噴去。

華雲龍一雙尖銳的目光，却在四面掃射，他的精神不定，有點恍惚，彷彿看到的人，都是方傑，他此時又深悔把自衛手槍丢在旅舘裡，一個闖江湖，走碼頭，到敵人地界的人，聽信女人的話，把一柄防身武器棄置不用，這是他大大的失策。

他遊目四顧，心不在焉，身子靠在牆角上，謹防有人暗算。

「爲什麼不坐下來呀？」崔英滿臉不高興的神色，說：「依在牆角上，像個苦哈哈

，叫人家一個人冷冰冰地單身坐在這裡，眞不是味道！」

華雲龍站在老遠的，向她以目示意，一面幷用手指着站外的鐵道上，意思是說火車就要到了，身軀却是紋分未動。

火車進站了，人潮向進口卡擁去，崔英早已感到不耐煩，搶前兩步，用手向華雲龍揮着，自己先進了站。

華雲龍看看上車的人，已剩下無幾，他這才三脚兩步的跨進站，追上崔英，擠到車上去了。

「你這個人眞是莫名其妙，到沙田去玩，要鬼鬼祟祟的做什麼，又不當小偷，是怕差人來捉你嗎？」崔英埋怨着說。

華雲龍向她噓了一下，低低地說：

「妳不知道，我這邊有個仇家，我怕遭他暗算，還是小心一點的好！」

「那才怪呢，他又不是神仙，會算出你今天坐火車到沙田，站上那麼許多人，偏偏會來暗算你，請你不要大驚小怪的好麼？」

鈴聲一響，火車開動了，華雲龍在座前座後看了一眼，心中稍定，笑着對崔英說

：

「從現在起，已離開危險之地了，我們這趟到沙田去，玩個痛快，那邊廟裡有房間，可以留宿，妳的興趣濃厚，我陪妳在那邊住兩天，妳看可好？」

「我眞想到郊外淸靜淸靜，難得你能陪我，不要說兩天，卽如是住上十天半個月的，我也願意！」崔英一副興高采烈的神氣。

「那就太好了，我有了妳，什麼事都會拋到九霄雲外的，這趟我們好好的玩幾天，等我這邊事情結束，我把妳帶到澳門去，我在澳門有五家賭場，中央酒店我也是大股東，妳去當現成的老板娘，這一輩子妳就吃喝不盡了。」

崔英揚着頭，眼皮一眨說：

「誰要做你的老板娘，你這個人是個色鬼，喜新厭舊，過兩天有了新人，一脚把我踢出來，我去找誰？」

「那才是笑話呢！我一生之中，就沒有遇到過像妳對我這樣溫柔體貼的人，除非天仙下凡，還要不嫌我那個……」

崔英怕他說下去，話不入耳，趕緊一拉他的腕肘，嗤了一聲，說：

「少說廢話，在火車上不怕難爲情，再說下去，我可坐不住了。」

她把身子貼得他緊緊地，華雲龍滿心喜悅，腦子裡就想火車快點開到沙田，最好連飯都不要吃，先找個房間就下，好盡情在她身上發洩一番。

汽笛兩響，火車到了沙田，這回，華雲龍的胆子大了，昂首挺胸，偕着崔英踏進沙田車站，直向街道上走去。

郊外的風光，果然不同，兩旁綠樹成蔭，行人也比較稀少，依着華雲龍卽刻就想去法源寺，崔英扭着他的手腕說：

「忙什麼你看這裡的空氣多好，我們在街人兜兩個圈子，在路邊石橙子上坐一息，欣賞一下沙田的風景，再去法源寺吃午飯，你先聽我的，飯後的事，由你的隨便，你要怎樣擺佈，就怎樣擺佈吧！」

她說得極爲柔順，華雲龍心裡雖急，也祇有勉強的點着頭，崔英圈着他的膀彎，兩人緩緩地向街道上行進。

一羣烏鴉飛過，崔英一低頭，向他懷裡亂鑽，華雲龍唾了一口吐沫，說：

「我們難得出門，遇見這羣不祥的東西，眞他媽的倒胃口。」

「你眞迷信，我聽見人說，出門看見烏鴉，是大吉大利的好兆頭呢！」

華雲龍苦笑了一聲，覺得有點心驚肉跳，他憶起多年前，被人砍了幾刀，那一天事前也是烏鴉當頭飛過，結果自己的本錢却被人砍掉了一半，他越想越感到不是好兆頭，於是，停住脚步，在路旁一張石橙上坐下。

崔英兩脚一拐，倚了過去，似乎已走得疲乏不堪，掏出手帕在粉頰上擦着香汗。

她們剛剛坐定，崔英忽的用手一指，說：

「你看，那個不是孫大爺嗎？」

華雲龍順着她手指看去，遠在三丈開外，一個背影，正往田埂處走去，那不是孫老六是誰！

他忽的震愕住了，孫老六，他怎地會到這裡來，難道他先到了，故意在開我的玩笑！

華雲龍一生機警，這次可把他弄糊塗了，他猜不透孫老六何以會到沙田來的理由，既然是來了，爲什麼又一個人背着自己向田埂裡走？

天下相同的人太多了。他不相信那個人是孫老六！

正當他猶疑不決，猜不透的時候，驀地，那個像孫老六的人，一回頭，向華雲龍回顧一眼，滿臉冷漠的神情，只當是不認得，又朝前走去。

「噫！」華雲龍驚訝的叫出一聲，以爲孫老六年紀大了，老眼昏花，沒有認出自己，但他此時已認定那個人是孫老六無疑了。

於是，他站了起來，提高嗓子叫道：

「孫大哥！孫大哥！」

任他喊破了嗓門，孫老六却始終沒有再回頭，崔英拉着他的手臂，說：

「不是的，不要亂叫，孫老六不會來的！」

「眞見他媽的活鬼！」華雲龍重行坐下。

猛然間，祇見身後有脚步的聲音，華雲龍正要回頭，已有人在他身後發話！

「華雲龍！好小子，你到底是來了。」

這一下，可把華雲龍驚嚇呆了，他很快地用手向腰間一摸，人已向前竄出數尺。

「不准跑，他媽的，夠種嗎？」

華雲龍很快的掉轉頭，一看來人，兩隻眼睛都發直了，不禁雙手抖顫，知道已中了

孫老六的詭謀。

他此時還顧慮到崔英，怕她首當其衝，吃對方的虧，那知他在舉目看時，崔英反而溜到來人身後去了。

他怒火中燒，眼看着四面受敵，連崔英那個臭女人也是出賣自己的仇人，這是他始料所不及的。

但是，華雲龍是經過大陣的人，見多識廣，事到臨頭，不是一跑可以了事，祇要他一動脚，後面的槍彈就會從他背心上射到。

他這時才悟到在伯爵飯店崔英不讓自己帶槍的理由，陰溝裡翻船，想不到竟栽在崔英的手上。

但他仍然沉得住氣，他看見對方沒有舉槍威脅，心中稍定，冷冷的哼了一聲，說：

「姓方的，論你的名頭，在九龍算得上是提得起的人物，想不到你竟利用女人來對付我，祇要你不怕被江湖黑道中人恥笑，今天我姓華的就算被你宰了，你能稱得上是一條好漢嗎？」

站在距離華雲龍約有五尺左右地方，正是方傑，他忽地從腰中掣中一把明亮亮地牛角尖刀，向空中一擲，刀尖子懸空打了一個轉，又接在手中，陰森森地一笑，說：

「你說話好聽點，滿口的女人，你大約是被女人搞昏了頭，沙田這個地方，既不是我姓方的地盤，我今天隻身前來，和你一個碰一個，即如我利用女人把你請來，又怎麼樣？」

華雲龍嘴唇一動，又把話嚥了回去，他本來想說崔英不讓他帶手槍的事，那是自己不好，被美色迷糊住了，與人何干，啞子吃黃蓮，有苦說不出，祇好惡狠狠地向崔英盯了一眼，似乎他的憤恨，已經兩道眼神中射到崔英的身上。

一個人在危急生死關頭之時，求生是他的本能，華雲龍當然不能例外，他腦子在轉動，希求如何地能避過此一關，他要向崔英報復，更是要把孫老六置之死地不可了。

他在鼻孔裡輕輕一哼，故作輕鬆地一笑，說：

「你說得對，一個碰一個，我久仰你是個技擊的能手，今天我陪你徒手打一場架，領教你的鐵掌，如果我敗在你的掌下，死而無怨！」

華雲龍異想天開，在這種場合，方傑會同他徒手肉搏那不是緣木求魚，徒生妄想

！

方傑是個什麼人物，他手中雖祇拿着那把牛角尖刀亂晃，可是，從他腰間隆起部份看去，足以致華雲龍死命的傢伙，顯然還沒有拿了出來。

「嗯！徒手肉搏，我怕太費事。」方傑嗾嗾地一笑，說：「假如你答應我，從今以後，不再踏上港九兩地，讓我戳三刀，我放你回去！」

「姓方的，你不要欺人太甚！」華雲龍發出怒吼的聲音說：「你有本領施展出來吧！」

「先禮後兵，華雲龍你的傢伙呢？」方傑明知故問。

華雲龍有如龍困沙灘，手無寸鐵，兩隻凶眼佈滿了紅絲，突然間，一躍身，猛向方傑撲了過來。

他的動作極快，在他猛撲之時，用足全身力量，準備將方傑撞倒，挽回自己的生命！

方傑身形靈活，向左一側，華雲龍用力太猛，撲了一個空，身子向前衝了出去，收不住脚，竟然撲倒在地上。

這時，如果方傑稍一舉手，他就無法再起，但是方傑沒有那樣做，側立一旁，觀察他次一步的舉動。

華雲龍近幾年來養尊處優，再加上昨晚與崔英纏綿了一夜，身軀已是空空地，那裡經得起這一猛跌，伏在地上，一時竟沒有爬了起來。

「老弟！不要再同他嚕嗦了，在他後背上打一槍，不結了麼！」

那是孫老六的口音，華雲龍聽得心胆俱裂，想不到自已混了一輩子，闖江湖，打天下，叱咤風雲，到頭竟被自已結拜弟兄出賣了。

方傑還在猶疑，華雲龍已翻了一個身，從地上躍起，他這次沒有再向方傑猛撲，他冀圖兩條腿，如果跑得快，或能逃出性命。

於是，他在脚剛站穩之時，一轉身，沒命的背着敵人的方向，竄了出去。

「媽的，沒有種！」方傑口裡罵着，一枝槍已對準華雲龍打出，砰！的一響，子彈已射中華雲龍後腰，那是致命之處，華雲龍悶哼一聲，已倒下去了。

這個殺人不眨眼，一生做惡多端的華雲龍，從此就沒有再起了。

崔英嚇得兩隻手矇住了眼睛，方傑回頭向他撫慰着道：

「崔小姐，這次多虧妳協助，妳那隻鑽戒，還有輸了的錢，我回去叫孫六爺送還給妳，但有一件，今天的事，是不能對任何人說起，倘若風聲外漏，被警方知道，那妳是幫兇，也逃不了干係的！」

方傑說完，又指揮孫老六將華雲龍的屍體，移置在山脚下面，然後，他們三個人急行至沙田車站，轉回九龍去了。

（全書完）

星月書系③

藍妮妮

著作者：東方客
發行人：林紫耀
出版者：星光出版社
經銷者：星光書報社
臺北市寧波西街一一六號
郵政撥滙：一四二四三號
電話：三〇三四八一二
印刷者：建昇彩色印刷品行
臺北市東園街73巷80號
電話：三〇一三五五〇

中華民國七十年元月初版

定價70元

行政院新聞局出版事業登記證：局版臺業字第零壹陸玖號